

A decorative border in red ink surrounds the central text. It features stylized floral motifs, including five-petaled flowers and leafy branches, arranged in a repeating pattern along the top, sides, and bottom edges of the cover.

隨 國 全 集

小 倉 山 房 外 集

株 式 會 社

博 文 印 書 館

集 全 國 隨

集 外 房 山 倉 小

社 會 式 株

館 書 印 文 博

會員費額 1028

承認番號 い-1171

承認部數 5000

康 德十一年 九 月 十 日 印 刷
康 德十一年 九 月 十 五 日 發 行

全 國 小 倉 山 房 外 集

所 版
有 堂

④ 定價國幣貳圓七角整

編校者 王 金 封
新 京 市 西 三 馬 路 一 〇 四

發行者 劉 金 印
新 京 市 西 三 馬 路 一 〇 四

印刷者 齋 藤 龍 吉
新 京 市 東 三 馬 路 二 一 〇 一

印刷所 第一印刷株式會社
新 京 市 西 七 馬 路

總批發所 滿州書齋配給株式會社
新 京 市 大 馬 路

發行所 株式會社 博文印書館
新 京 市 大 馬 路

振替新 京 三 四 六 七 番
電 話 ④ 七 八 八 二
二 八 二 二 八 七 番

題隨園駢體文

飛書用枚臯，典冊用相如。子雲實有言，兼者其誰與？文章有儷體，六經開權輿。凡物比奇耦，整散爲密疎。取材各有宜，載道無差殊。揚馬盛西京，班張冠東都。典論推七子，繼美稱庾徐。皆伸七襄手，共握璇璣樞。袁公秀江東，珥筆游蓬壺。是古制誥才，學士同中書。顧以沈宋身，出曳龔黃裾。仕宦忽不樂，買山賦閒居。栽花作友朋，列屋成畫圖。發揮巧匠心，結構隱退廬。萬卷圍一身，才氣橫太虛。位卑乃著作，李翱言有諸。詩文積三篋，億萬光明珠。談笑出五能，霑漑卿大夫。戶牖筆研陳，瓶甕楮墨儲。皇皇四六文，雲霞相卷舒。百家入箴縷，羣史供庖廚。一索貫萬錢，任沈顏謝俱。文律一動搖，宮商即奔翹。詞源一沃蕩，河海咸灌輸。趣昭事益博，慮周藻相敷。手持注水箭，放溜決川渠。思風鼓言泉，造化不得拘。武夫與悍卒，願爲老鐵奴。序傳祖十翼，表啓根三謨。銘志列俎豆，廟碑肅瓊琚。以意立真宰，以氣爲匡扶。彩繡赴纂組，英華恣含咀。花骨屬天稟，綺靡亦其餘。翡翠戲蘭茗，鴛鴦立芙蕖。纏綿風月懷，曲曲相縈紆。此體有正宗，不收歐陽蘇。何況陳迦陵，碌碌章與吳。我胥無書箴，我腹非冶爐。曾職應付文，同官笑其麤。自慚張伯

松不識揚雄徒。公文我獨嗜，負弩充前驅。敢學皇甫謐，佛頂強加污。乾隆己丑落燈夕，館後學蔣士銓題。

序

隨園先生古文三十卷，以駢體六卷爲外集，會英序之。英按散行文尙矣，然體裁必相題而作。常讀韓昌黎黃陵廟碑，柳子厚湘源二妃碑，索索無味，令人不得不思王楊盧駱。蓋題本俶詭，難以質言，而表啓賀謝之類，無甚意義，非徵典不文，非耦語不莊。先生于此體不多作，亦不輕作，存者若干，古藻繽紛，大氣旋轉，足冠一朝。英擬學李善注文選，以公之于天下，苦讀書不多，未敢負相妄測，乃先爲之揭其立言之旨，而箋釋之功，姑俟諸異日。常州受業門人翰林檢討李英拜撰。

小倉山房外集目錄

卷一

表

擬乞假歸娶表

爲尹太保賀平伊里表

爲莊撫軍賀平伊里表

爲黃太保賀平大金川表

代江南紳士謝萬壽恩科表

序

鴛鴦湖莊詩序

萬柘坡樂于集序

送姚次公刺史之景州序

卷二

序

許南臺悼亡詩序

贈樊生序

尤賁甫出塞詩序

紅豆村人詩序

周石帆學士西使集序

繡餘吟序

送梅循齋總憲歸宛陵序

李紅亭詩集序

岳水軒詩集序

陳古漁詩概序

王郎曲序 爲溫皆山吏部作

卷三

序

尹公七旬生日授文華殿大學士序

孫小致簪花圖序

尹似村公子詩集序

竹軒小集詩序

送尹太保從兩江入閣序

瞻園小集詩序

俞楚江詩序

瞻園兩公子送行詩序

尹文端公詩集序

熊蔗泉觀察詩集序

祭文

代渤海相公祭尹太保文

祭吳桓王廟文

公祭襄勤伯鄂公文

檄吳縣城隍神文

祭盧恭人文

卷四

書

上尹制府書

答王厚齋書

與蔣若生書

與延綏將軍書

與雨林似村兩公子書

上台觀察書

慰蔣用菴侍御失火書

與楊蓉裳兄弟書

卷五

啓

代許方伯爲高太恭人徵詩啓

謝金撫軍薦博學鴻詞啓

擅責旗廝謝岱將軍啓

謝薦擢高郵刺史啓

上尹制府乞病啓

爲黃太保賀經略傅公平大金川啓

謝蘇州太守趙文山啓

賀尹太保側室張氏封一品夫人啓

謝瞻園託大中丞賜牡丹啓

爲雲華君翠袖圖徵詩啓

謝尹太保和詩啓

謝慶侍郎贈灰鼠裘啓

代請熊滌齋先生重赴鹿鳴啓

纂修成仁菴疏

卷六

碑

任勇烈公神道碑

御祭卞忠貞公墓紀恩碑

重修于忠肅廟碑

兵部左侍郎凌公神道碑

東閣大學士蔣文恪公神道碑

六營公立兩江總督尹公去思碑

餘杭諸葛武侯廟碑

墓志

莊西麓先生墓表

誥封奉政大夫江南左營遊擊孫公墓誌銘

誥封資政大夫常德府知府張公墓誌銘

誥封奉政大夫丹陽縣知縣魏公墓誌銘

汪君楷亭墓誌銘

客吟先生墓誌銘

聰娘墓誌

卷七 補遺

代祝兩江節相渤海公七十壽序

陳涇南修禊詩序

金賢村太守詩序

梅軒先生六十壽序

謝渤海相公元旦賜鹿豕鴉鴨等物及福字啓

爲章太宜人七秩徵詩啓

郡文學呂君墓誌銘

孫薇省亡妻王孺人墓誌銘

徐君禮珍墓誌銘

陳淑蘭女子詩序

劉霞裳詩序

贈儒林郎翰林院待詔厚齋張君妣姚安人合葬

墓誌銘

贈中議大夫孝廉隱谷孫君暨范太淑人合葬

表

卷八 補遺

禮親王世子詩序

思元主人詩序

陳檢討填詞圖序

宮闈雜詠序

清娛閣合刻詩序

公祝奇巖川中丞五十壽序代

恩賜世襲雲騎尉羅漢門縣丞陳君墓誌銘

重修錢武肅王廟記代杭州李太守作

小倉山房外集卷一

擬乞假歸娶表

臣聞五算徵民，嘉禮首隆，辟合三清，論職，謁臣本屬開曹，故知納幣親迎，卿士可以入告，越境反馬，春秋不譏曠官，況乃官在婚先，妻因夫貴，釋褐結褵，並賦花釵，與爵弁齊，明長源成婚，北軍供帳，敏中來婦，金紫迎風，凡文人未有之榮，皆聖代遭逢之盛，欽惟皇帝陛下，兩儀合撰，三皇如春，雲龍德而山澤通，吹鳳管而雌雄應，雖上林鳴鳥，無不帶露雙飛，卽太液游魚，亦各銜恩，遂際同己，民無怨曠，草盡繁蕪，臣西漸黃牙，寒門白望，十二歲舉茂才，二十歲舉鴻博，樂昏未擾，卽來觀國之光，皇雅未歌，無暇房中之奏，是以十年不字，三族無虞，藉瑟琴平學道之心，懼兒女累風雲之氣，雉朝飛而有曲，雁宵翼以無聲，茲蒙皇上聖恩，選臣爲翰林，授臣

爲吉士，才非李白，登七寶華牀，學愧康成，註三商昏義，采蘋采藻，方陳太史之詩，一陰一陽，未卜家人之卦，因五夜之待漏，驚三星之在天，愧六禮之行遲，感九重之恩早，賜面藥口脂於漢臘，男子受之而不芳，考襲衣褳翟於周官，蠟生讀之而有羨，蓬山風冷，東觀宵長，簪筆則金粉飄零，早朝而衣裳顛倒，偶然割肉，無可相遺，卽賜沐，不願居外，青綬被好，孤熏郎署之香，黃紙緘封，虛貯孺人之號，僂侶疑其命隻，中涓笑作童真，如臣者，想亦媒氏所平章，相公所調變者歟，今乃故鄉冰泮，下達書來，或盼遊子以倚閭，或布几筵而筮日，鄰夸衣錦，書可還鄉，兒鬢看羨，歸當貽母，承筐無實，已歸妹之愆，期有女懷春，非吉士其誰誘，而況單鳧寡鶴，豈宜濫列鵷行，介特孤丁，未敢纂修吉禮，伏求皇上，賜臣歸田之假，成臣合卺之榮，雙鳳闌前，許借飛龍之旆，三神山

輕回弱水之船。取清俸以陪門，五兩不過；率陰臣而拜關，九十其儀。將見燭撤金蓮，光來天上；袍披蜀纈，香到人間。史筆催妝，銀管耀青廬之色；天錢撒帳，女牀聽鸞鳥之鳴。當天下有道之時，我黻子佩，趁父母俱存之日，男唯女俞。明年春水生時，屈指微臣來日，步八磚而卽至，不敢迷花歌味，且以趨朝，同聽警枕。

爲尹太保賀伊里盪平表

臣聞王者大一統之義，春秋復九世之仇，古之聖人，握金鏡，秉神機，固將亭毒入荒，盧牟六合也。然神禹導河，不過積石；秦皇立界，止於臨洮；軒轅轡野之師，高辛觸山之務，成湯三黜之伐；周王鮪水之誓，雖智竭囊底，而功止寰中，未有我武惟揚，窮天之界。如今日者，欽惟皇帝陛下，一人有慶，五嶽無塵，海水不波，問摩訶無使者，青雲干呂，知中國有聖人，固已絕地通天，瞻雲奉律矣。惟準噶爾夷，鄙僻處西陲，跳梁沙漠，稽兩朝之文化，煩列聖之天心。楛矢來庭，則許甘松之互市；赤囊報

警，則鳴琅鐸以專征，張弛異宜，德刑兼用，亦以事機有待，夷性難馴，故也。今天誘其衷，神厭其德，達爾扎與達瓦齊等，篡弑相仍，風災迭起，撐犁不識，敢倚天驕，朝定無人，自然鳥散。車楞吳巴什等，率衆投誠，阿木爾撒納等，領軍踵至。或吹蠶享使，或勢面請兵，或失鉢請除一官，或燒當願當一隊，國中牛馬，盡向南眠，天上旄頭，早看星落，五單于爭立，是匈奴降漢之年，九節度出師，正回紇尊唐之日。我皇上擴覆載之仁，不置遠方於度外，運照臨之智，早悉此虜於目中。於是牙璋先頒，金瑛獨斷，贊蔡州之伐，惟裴度一人；計烏桓之兵，屈陳湯五指。從竈上騷，除瀚海，取灰盤，指畫天山，歸漢封君，敞關者卽加顯擢，袂衣作衛，鳴鏑者俾作先驅，西北分兩道之兵，聲勢動九天之上，如太陽之沃霜雪，所過皆消；譬久旱之得雲霓，歸來恐後。蛇矛未拔，銀鶴先奔，逐窮寇而狐尾頭低，草降書而羊皮紙盡。但整六師而返，不見一虜而還，萬馬禁聲，盡解鞍而蹴鞠，諸夷無事，將買犢以耕耘。開墜門招壤奠之臣，取流沙爲附庸之國，惟聖人

之德大，斯不怒而威，亦王者之功高，故有征無戰，踐龍庭之草，露偃春風，出玉門之關，花開內地，伏念我聖祖遠滅延陀，河湟遺種，我世宗窮搜鞮鞞，黑水留州，凡祖宗累年未竟之貽謀，皆皇上一旦纂成之鴻業。金山擒車鼻，本文皇漏網之魚，渭水謁單于，慰高祖平城之憾，被我純績，戴我金犀，飲朱提者，三千人而未乾，置驛遞者，六百而更遠。從此受降城下，新來冠帶之民，都隸府中不用防秋之策，禽黎呼毒，望氣來庭，煎粟黃氐，聞風請吏，拔銅柱以掃地，取金人而祭天，化此聚爲孝子，順孫，何嫌荒服？呼中國爲僭宸帝所，都恨來遲。臣職任兩江，神馳九陞，想北闕凱旋之日，正南風解愠之時，愧滅晏之才，過數三十六國，譯朱普之句，敢增千百萬言。一曲鏡歌，聽策勳於太史，兩階干羽，願增喜於龍顏。

爲莊撫軍賀平伊犁表

臣聞時不可失，而知幾惟聖人，功有非常，而止戈惟王者。歸邪星出，國有降者，騶虞獸來，邊無烽警，是以

漢臣中西域而立幕府，唐皇取松外而置縣官，猶欲刻玉燕然，鑄金青海，況單極以外，淳維之苗，率土來歸，無思不服，求之遠古，實所希聞。欽惟皇帝陛下，八紘靜塵，十洲澄鏡，久已填廬山於赤縣，擁狼望於黃圖，惟準噶爾部落，遠恃流沙，荒驕大漠，屢稽質子，不供包茅，我聖祖萬乘親征，掃蠭蠖之絕塞，我世宗五兵暫戢，貸鳥鼠之餘魂，如後漢之與南夷，七擒七縱，比延光之於西域，三絕三通，未嘗不以丹水之師，遠期伯禹，崇墉之伐，深望姬昌也。今達爾扎自嚙焦梨，達瓦齊形同尸逐，牛羊不壯，知突厥之將亡，魚鼈無橋，識東明之不渡，坐金牀以望太歲，星拱中華，祀源乾而問大神，巫誇漢盛，是以車楞烏巴什與阿睦爾撒納等，或舞天先至，或嗅地旋來，當是時也，五幡遺孽，只用籛管，九塞旋風，但需鞭打，倘杜崇拒單于之上表，則安國必捲帳而自驚，班超還疏勒而先歸，則黎弇以遠漢而自到，懷皇仁者，雖歌磬木議國事者，爭棄珠旌。聖上以爲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先幾之務，惟斷乃成。在貞觀之拒康居，雖云量力，而建

武之辭西城，終少誰圖，乃射苑竹，以下西羌，推棋枰而決大策，饋盾一戰，龍騰十重，網設周陸，軍歌鐵拔，以黨項爲前導，故知吐谷之風沙，假北隴爲疑兵，遂抵焉耆之巢穴，周道如砥，漢將皆飛，反首芟倉而奔者，膚行如風，繩行沙度而來者，視道若咫，收黑山四百三之部落，耀朔方十八萬之旌旗，雪嶺橫天，上下搜而全無膚跡，賢王伏地，左右視而都是陪臣，築三受降城，置五屬國，府使漢家長，無北念，信中國，果有聖人，數武庫之兵，未遺一矢，計鬼方之克，何有三年，檄傳古莽，而猶驚，碑借岷崙而尚小，凡魚支之鞭，婆駝之樂，籠封三目，權扶兩頭，朱蒙爲河伯外孫，老胡號大荒樸父，靡不分頒，將士布列郊圻，圖王會於明堂，坐吾人於門外，陟牲告廟，慰列祖在天之靈，晉册承歡，加聖母深宮之膳，捷書夜至，羣臣悟怯戰之非，恩旨朝頒，天下以從軍爲榮，臣伐吳定策，既有愧於張華，平蔡刊碑，又有慚於韓愈，願譯歸義之章，隄官隄構，更歌奉聖之樂，獨鶴琴驟，庶申雀躍之忱，聊補鏡歌之闕。

爲黃太保賀平十八金川表

臣聞天地生成，溫肅並行之謂道；皇王教化，神武不殺之謂功。德至聖，則股肱之効力也；神化極隆，則宇宙之包容者大。欽惟皇帝陛下，秉神機而理百度，握金鏡以御四方，震且國中，金輪光湧，指南車上，鐵轄痕消，久已四海鶉居，八荒蟻伏，乃逆苗沙羅奔，良爾吉等，夜郎是大，印竹未供，懷駒支漏洩之謀，走饜窳蠶之路，以爲湯升師野，巢伯可以不朝，禹會塗山，防風且將後至。皇赫斯怒，我武惟揚，街亭撤馬，謾之軍巴，蜀用崇文之將，設金方一道，從枕席行師，聚米殿前，早見丸泥之狀，借籌闔內，預知沃雪之功。蓋王者之兵，原不得已而後用，非常之將，亦乘成訓而始行。則有經略臣傅恆，穆行忠衿，義心清尚，雷符星斗，光顏自有旌旗，千櫓戈矛，賀齊別爲文畫，磨劍則陸峒飛雪，彎弓而太白揚眉，金累爲之開山，黔羸爲之領路，斬皇甫文之頭，先除謀主，超張須陔之棚，多用奇兵，百尺井闌，射公孫樓上，千羣

大雉投姚襄陣中。周師之兩甄忽鳴，光弼之三麾至地，山形拔而不沒五丁之力，天網密而但求一面之開。正月初六日，逆苗縛詣大軍乞降。當是時也，雲捲天衡，日生倍堵，砂能表赤，大書北向之旗。水尚知歸，敢射南飛之雁。在諸將以爲獸將入檻，雖搖尾而法無可寬。在聖人以爲鳥已含環，既懷而情難盡殺。蓋當日之興帥也，原非貪其土地人民，而必置之於死。故此日之受降也，實不忍其悔過服罪，而姑宥之以生。於是廷光城下，馬燧披襟，回紇帳中，子儀免胄，媿徒屬至，捧牢賞以趨路。穢人兒啼，擊蒙排而泣下。俛錢寶布，爭貢包茅。淪難巴歌，長廣槃木，赤眉得不死之詔，南人無復反之心。火鼠窮郊，留將軍畫像，元蹄外境，傳露布風聲。羣豬聽飲至之文，吹蘆和管，野老齋班師之詔，鼓缶而歌。大凱來旋，重勳告廟。此皆我祖宗在天靈爽，暗靖妖氛，我聖母覆物仁慈，挽回和氣，故能有征無戰，惟斷乃成。念切顯揚，式崇徽號。宣仁家法，安邊塞於宋。明太姒徵音，贊耑征於周。宣生寶冊，喜溢彤庭。臣未列銀刀，空名節

度，願供金版，上佐秋官。羌女呵陵，曾隸韋臯之籍。夷男始艾，愧無仲郢之功。遠百辟之班聯，心知舞蹈。獻九天之春酒，花滿江南。

代江南紳士謝萬壽恩科表

蓋開聖人御世，八荒在壽域之中。王者掄才，三物重寶與之禮。是以姬王受命，蒸髦士於岐陽。漢帝祈年，辟孝廉於郡國。莫不丹魚在藻，翠鳳含綏。然而成周辭在方隅，空閭宴鎬。秦元增受神冊，但說呼嵩。未有際兩聖之昌期，遠晨並耀。展九乾之文運，洎作重書。以八千歲爲春秋，將五百年得名世。如今日者也。欽惟皇帝陛下，如日之升，慶六旬於今歲。皇太后陛下，如天之福，開九秩於明年。凡橫目豈彫者，靡不羣歌佛誕，卽巖居穴處者，久已如登春臺矣。乃皇上聖德，謙冲孝思，維則一切有司，奏行恩賞，爲而不有，統於所尊，禮也。詔庚寅之年，開甲乙之榜。黃封頒下，白首懽呼。惟大孝以天下養親，故慶典悉遵。感言惟聖人，以人才治國，故賢書首

列恩綸。澗探菁莪，不羨蟠桃之色；廷收杞梓，益增壽木之華。以多士之絃歌，代雲仙之羽奏；以文昌之奎壁，當賈物之承筐。玉載萬篔，以非簪珠；探九淵而愈耀。枝枝丹桂，飄香於王母筵前；戢戢龍魚，跋浪於老人星下。於是黃髮耆艾之士，莫不乘景運以同升；方聞綴學之儒，亦各有喜色而相告。臣等生隸江東，忝居文苑，或影纓擔爵，世受國恩；或解綬懸車，引恬鄉里；捧瓊書而感泣，率門子以觀光；祝軒鼎之長生，齊呼萬歲；喜周官之大比，不待三年。所有感忭之忱，謹以表謝。

鷺脰湖莊詩集序

夫金石之載不殊，而諷詠之情匪一。故思綺者，春榮響哀者，秋腐音和者，鳳嘯絲寡者，繭悲引氣不齊，意製相詭，各家之旨，斷可識矣。若夫遊雲無質，五色兼麗，峴竹久淹，八風齊協，徹弼羣雅，喉吟六藝，搜仇索耦，能生誰歎？丙辰歲，天子張天網以羅八絃，擐金鏡而闢四門，予正屢係履而來都下，遇王梅片，讀其詩，倜倜然，亂

費乎錦繡，影影然履綦於摠楡，研閱以窮，照含章而司契，楚豔漢侈，始其體焉。爾乃解巾吳會，弭筆燕臺，仲宣履至公卿，爲之擁簪；平子歌成，洛下於焉卷舌。且復負雞次以西嬉，歌闌體而管絃，澄神道岸，回志元祺。生死多羊舌之仁，慷慨重侯嬴之義，其所述也。如彼，其所蘊也。若此，使之吟驚陪軒，鳴蟬映鬢，隨韻賈入室，共應劉待詔，張皇發揮，元元本本，胡寧慙焉。乃昔者同登明光之殿，對食大官之餐，蒙以弱冠之問，物色賈生，遂因連牆之謁，逋好列子亡何，黍谷方吹，豐城氣掩，東陽未曙，北溟翼戢，臥龍具以忍寒，握蛇珠而匿耀，感奇律之不采，抱梯黃而莫卜。與鄭康辟者，比牒皆爲宰，相同高允徵者，連名半屬公侯，其能無撫髀而嘆，况柱而看三而乎？雖然，珠之藏也，不久不能驅重淵之深，劍之割也，易用不能致蛟龍之惜。故白露之思，兼葭之隱也，俎豆之馨，叢蘭之敗也。今梅泚內學七緯，外遇八流，其藏身也，緝入而覽居其治行也，春規而夏矩，入則流黃體素，陳焉，出則煙畢雲隰，覽焉，宜其因情生文，上符三百

之旨，緣隙奮筆，流爲千載之觀。彼夫車赫馬耀，傳呼甚寵，而寸枝不入鄧林，尺渠不登山經者，何哉？豐齋之遇殊，而大小之報異爾。或者傷國朝諸老，燦忽代謝，竹垞南淹，阮亭北逝，不如璧不並耀，駿不雙馳，根斷靈苑，秀擢江波，所謂長麗去而宛虹來，耀靈淪而望舒晷，夫固有繼之者也。而况夫大雅之運，豈偶然哉？

萬柘坡樂于集序

夫神之所至，百骸聽焉；志之所壹，萬物避焉。故臚愈審音，不聞暴雷之駭；擢人運斲，不見疾駒之馳。士有握瑾瑜，懷芬芷，絕地理，挾天庭，抗才金碧之上，引節江湖之下，恢恢元首，務諸雅奏之和，落落凌颯，詎假繁音之會，則吾友萬柘坡其人也。生而醜粹，第作其冠長多咫，聞溺苦於學，參六家之要旨，窮五際之絕業，遊目竹素，殫心忽微，故能含孕嚴徐，凌鏗崔蔡，懸黎不見，池隍耀繼起之寶，皇娥歲淹，夷光矜代出之色，惟古於茲，亘其然矣。然而憶日月之燦忽，追縞紵之伊始，時則迅秋

標爽，嚴鼓應節，石渠廣鴻生之召，郡國有文學之徵，僕與柘坡解巾之郡，削牘受辭，魚集龍門，摩游鱗而認隊，馬來西極，銜長鬣以得朋，所爲傾蓋於程生，緜闌於謝覽也。已而扶搖同志，修翮互殊，或霞舉於嘉禾，或翰飛於粵嶺，赤董未鋼，齊踊躍於洪爐，白鹿可尋，仍渺迷於蕉葉。東隅已失，南金不雙，宜乎鮑申跪石而吟，伍員兩社而走矣。而柘坡方且得不挺心，失不表色，結情禹井，延首舜梧，考元唐隆谷之瑰奇，辨封鉅大墳之原委，忘陽數之標季，扶元晉於正宗，空谷霜零，蘭性寧其隕貴，崇邱風靜，椒林於焉露芳，抒懷而貺其音，說學而振其采，詩若干卷，幾幾乎革孫許之風，變太元之氣焉。且夫瓠梁託絃，流韻痛知音之難也，師曠審鐘爲不調，嘆逃聲之易也，柘坡鄙澁散之五降，美棣通於八風，既煉滓以澄音，亦鶴金而飾貌，考之甌氏，槩曰樂于，震浦牢之砭礪，招銅山之遠聞，他日鱗鼓南郊，軒宮北敞，發揮韶覆，洪宣陰陽，則夫聲震三川，力逾九象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姚次公刺史之景州序

景州領定遠之軍，連青齊之甲，走幽冀之道，當德棊之衝。天子以唐代武功，必資姚合，漢廷黃霸，亦號次公。遂降璽書，馳龍節，命公移家建康，建牙渤海，五馬從大夫之後，一鶴與先生並行，所以簡賢俊，重神都也。夫元黃自炫者，玉之奇，匠石必顧者，木之用，故庚桑入楚，風移纒纒之鄉；張楷居雍，俗號公超之市。公以何比干之符策，楊於陵之家世，坐有揖客門，無雜賓。朔來朔來，本門子之恩蔭，郎出郎出，爲捕盜之督郵。三任繭絲，一從征伐，襄城劉令，謂之不煩；宏農桓公，稱爲長者。王修知變，魏武以之自隨；虞詡入城，朝歌因而解散。其吏清也，若彼其武功也，若此加之居，旬如矩，在約思純，比性鴻毛，方義熊掌，有公綽之廉，史魚之直焉。乾隆十六年，天子南巡，公下夫爲吏，七萃從戎，凡申明之木，壞室之事，攝淮抱機之視，候遮扞衛之儀，一切供張，罔不胥備。遂乃歌傳於薦，名記王邱，超授非因歲遷，除拜悉從中。

出蓋六緊十雄之報最，方膺薦之風馳，而三公八座之交推，已得州如斗大，將以東阿付黔夫之守，高唐覲樗子之用，豈徒黃金橫帶，邊喜邊官，白鹿夾輪，將期入相而已哉。然而使君活汝，父老哭於碑前，賢者遷官，百姓爭於境上，房君去而味變，井泉之甘，虞公歸，雲藏海石之彩，未健。持靴雪涕，輦粟連年，認馬司州，占珠浦民之情，公才德也，其已能乎。僕同鄉識面，共事知心，元武湖邊，各持手版，小倉峯下，先築瓜廬。行矣孔璋，飄然賀監，白雲飛而人遠，朱琴彈而聽者稀。嗟乎空山猿鶴，本無戀於烟雲，芳草芝蘭，終有情於臭味。送花間之車馬，絕海上之蜻蜓，謝濬此中，祇宜飲酒，茅容以外，誰與交言。所期抗手此時，班荆他日，訊雖雨絕，夢或魂交。君望孤雲，知安石之不出，我瞻紫氣，卜老子之仍來。

許南臺悼亡詩序

同爲聽鼓應官之客，夜起恆多，旁有禁寒惜爰之人，衰年忘老，一朝白髮，忽斷朱絃，女牀之鸞鳥不鳴，牧

續之朝飛有曲，此我同寅南臺悼亡之所由作也。夫人
辛氏，內綱四教，外副六珈，乘几無違，施絜有訓。秦箏齊
絡，雅善平章，樂旨潘詞，應如影響。佐夫爲善，寫安公美
政之碑，教子射科，上蘭英中，與之頌。叔姬賢著，三諸侯
爭來媵之，辭候寵多，七孺子爛其盈矣。爾乃服帝休之
草，無避夕之噴，坐銀鹿之兒，有緩帶之樂。南臺雖翠，雌
之粥粥，偏故劍之依依，神君一言，敬爲畫法，白茅三復，
奉若金箴，可謂雙棲不死之牀，永臥同功之爾者矣。何
圖疾風吹竈，竟占主婦之災，青鳥傳書，遽速上元之駕。
桃爻插首，齊俗先驚，白柰簪花，吳娘共弔。纏棉性在，纏
三盆手，而蠶尙牽絲，殖磔病成，與九萬錢，而幣難爲力。
兼之客兒佛婢，婚嫁未終，約指疆環，零星根觸，金箱宵
掩，成君之衣，補何時象，笏朝回，方領之繡，痕宛在。此在
一往情深者，尙且聞而結轡，何況三生，牀合者，能無腸
若消湯也乎？於是天錫小名，自稱獨活，子瑜庶孽，不許
長生，枕拘木以無聊，服牽機而難耐，離當是日，盆易高
歌，賦哀蟬落葉之章，寫鳳鸞鸞叱之恨，心非孤雁，照影

驚秋聲似霜鐘，因風奏曉。是知元穹倚杵，不能蕩此情
波，碧海成桑，未必乾斯，墨淚者矣。僕並轡白門，通家江
左，德操命廬，妻作黍，不辨主賓，文通爲張稷微歌，但遮
簾幔，雜佩貽來，想見斯人賢淑，入宮不見，難禁老子婆
娑，夜飛蟬在，贈社甫以無因，世子書成，向外黃而誰寄
解愁有志，分痛無方，誦金鹿之哀詞，贈玉臺之小序，公
乎自愛，休傷兒女子之情，僕也請前，聊表君夫人之德。

送尹宮保熱河陪宴西戎序

乾隆二十年，天子平伊犁，幸熱河，受昆彌之降，賜
呼韓之宴，詔曰：「江南總督尹繼善，厚重有體，來與斯
會，足壯觀瞻。」公聞命，命青關，束裝青溪，桓溫北伐，百官
祖道於南州，潘岳西征，同僚賦詩於金谷，禮也。枚伏考
唐太宗，身幸靈州，納降回紇，漢武帝親臨瀚海，獨當單
于，其時襄鄂頌佐，衛霍英賢，莫不司空奉羹，條狼警蹕，
酌留犁而共醉，歌擊木以宣威，良以倚漢如天，有班超
而後功定，望君考歲，見葉公而乃民，和非徒冠冕河山，

亦且彈壓邊釁。我宮保夫子，黃菌誕雲，紫宮執斗，神化丹青，草木知其名姓。亭毒元氣，外夷問其起居。帝愛文獻，恨不處之禁中。朕召德林，昨日祝其夜短。皇上見戎容暨暨，思黃髮皤皤，召洛邑之君陳，徵南郊之義叔，乘三皇斜谷之車，張百神帝臺之樂。皇人受戒，衢室開尊。時則神雀宵鳴，歸邪晝見。窮天俘玉，罄地呼嵩。占人虺趨，交閭鶴列。凡雋鱗之翠，壽木之華，滑國之金牀，條支之烏鞞，木熙拔河之戲，婆駝力華之曲，莫不麟羅布列。雲動雷屯，伊里者，西戎一大部落也。兩戒所未收，八埏所未困。茲乃駭瞿奔觸，賜談酣嬉，比狼臠之嗅塵，同鱗俞之飛耳。未謁天容，先望星辰之色。已瞻日角，兼看岳瀆之神。見風牧而軒鼎，非遙識。臯夔而堯眉，可想。公繡衣垂跗，探版宜躬，潤之以傳說之甘霖，溫之以趙衰之冬日。示之以周公之狼跋，耀之以尙父之鷹揚。驚狀貌於王商，真爲漢相。聽音聲於景略，無愧唐臣。洵足以顯作長城，隱若敵國。且夫防秋者無全策，綏遠者貴定謀。是以突厥人衆，魏徵諫留河南。西域使來，班勇請加都

護。或治城烏壘，或置郡朔方。食少則充國屯田，兵安則孔明撤衛。凡事後之金湯，皆先機之籌算。公三商待漏，常候色於宸慈。五日詣臺，每參謀於黼座。正可以定形方之訓，進徙戎之策。安全臯散，慰撫華離。使二庭永空，萬年無事。豈止葵調御手，人慶龍光。酒賜銀鍾，史褒風度而已哉。茲者野廬聚櫜，元戎啓行。萬里秋霜，凝照於九花虬上。三邊勅勒，收聲於一品集中。西寇折心，中國大有人在。東山翹首，袞衣早望公歸。

小倉山房外集卷二

贈樊生序

當短衣楚製之日，而獨冠夏后之母道，宮燕桃幾胎之羹，而忽捧魯人之椀，厥吾知雖負牀之孫，亦欽欽然口啜而舌纏也。況夫心古雲轡，道高龜玉，千節廉隅，秩秩見於面目，馳驅文園，駸駸欲度驪駒，如聖謨樊先生者，能無述焉。先生秉植鱗之雅容，蘊吐鳳之靈質，鉤河摘洛，浴素陶元，凡夫五木之攻，三牙之辨，十祺之策，九候之幣，旁行敷落之教，重差夕桀之術，靡不巧拇周流，精心冥造，信文學中，茂陵之唐生，九江之祝子也。爾乃年周七旬，身老三舍，捐蘭本於匹馬，閔珠光於重淵，登高作賦，不爲大夫，恢奇多聞，尚淹區里，緩爲儒，呻吟裘氏之地，王哀負戴，馨折安邱之衢，奉製錦之織手，暗敏絃之逸曲，乾乾日稷，甚矣吾衰，彼夫士聞不知

七星王平但識十字者，或且跨天下而無靳，策高足而相凌焉。墨以爲開，簡偶不忤，升沉之數，疇測之哉。今夫借隱爲顯者，節天之象也。養菴於枯者，富媪之神也。聞馬不乘，方臻彌年之壽。幽蘭當路，難保經時之芳。假使星有少微，世無處士，卦名自賁，占少幽人。齊設九賓，少稷受印，公之召堯咨四岳，許由呼負黍之車，呂尚早聘於英年，宣尼大烹於陳蔡，將何以彰聖哲之瑰奇，偉二儀之姿。闔乎先生，固其然也。自道不辱之謂貴，無求之謂富。屢絢冠鉢，駕說人天。屈後茶前，無悶巾褐。鴻文無範，相羊翰墨之場。老漁少波，稻海林霞之迹。蠟屐詭而黑矣，板牀銳而道然。寧將論語代薪，不向胡奴索米。空波白鷺絕頂，孤松未足方其高潔也。然而經師名著，貌執人欽。采薇多先輩之呼，負笈半從遊之彥。三千太學，爭奉橋康。五百門人，都尊郭瑛。雞籠山色，次宗之室。常

青槐市春風，伯起之堂斯煖無勞影質，各授恩聞；束修
 牽羊，童蒙求我，譬之霜鐘水沒，終留待扣之聲，仙桂巖
 棲，自有流香之所，於以養夷白，於以鑿丹青，於以噴道
 真，於以廣津逮。周冢宰以九兩繫邦國，其四曰儒，以道
 得民者，先生之謂也，豈非披七緱之布，華過九旒，傳一
 卷之書，榮勝千駟也哉？兼之百篇蒼雅，張竊獨善，九變
 律貫，京房尤精。長君手著神淵，仲翔口吞爰家，滿堂蠅
 斗，龍威靈寶之書，半壁金箱，沮誦佐盧之字，不必欲終
 北之神漢，著躋虛之龍襪，而早已爭年黃帝之兄，高叱
 季心為弟矣。月逢長至，瑞慶懸弧，闔應三陽，禮先一飯，
 艾歷覬胥者，徹循而來，梨額樹頷者，聚收而拜。先生在
 貧如客，著手成春，亥字親，辛盤小伯，樂可知也。僕當
 宰單之年，早知寧越，每過貧春之市，宜訪公沙，呼范雲
 讀秦望之碑，求孔晁釋安釐之簡，道尊先進，心契神淵，
 為張儀祝千秋，學趙孟作獻沃君爵，將取陵陽太
 極之泉，寫我微言，亦須黃玉綠純之冊。

尤貢甫出塞詩序

夫審八音者，以金聲冠石序百家者，以笳拍續騷。
 隋文品清商為華夏正聲，漢武置鐃歌為軍國雅樂。塞
 上之吟，由來尚矣。然而不過陰山，難歌勅勒，未通西域，
 誰解婆駝古之人未嘗奏夔吼於房中，寫邊聲於里耳，
 是以賢者好遊，詩多束髮從軍之句，男兒作健，吟到中
 華以外之天。尤生江左名士，真州少年心事，擊雲文章，
 射策獻五角五張之賦，貧類朝霞，答三桓七穆之文，博
 同平一，賜上方之文綺，遂待召於金門。康邸河間慕才，
 竟陵好學，樂賢堂上，孝綽圖形，忘憂館中，鄒陽首坐，屏
 風未賦，開升酒以何，公讌詩成，泛浮瓜而自喜，巾箱
 九案，惟陸澄之能搜，錦被十重，祇劉峻之獨數，甲戌歲
 天子親謁，三陵望祭，長白大蒐於塞外，禮也。王率八能
 之士，扈七萃之軍，贊明堂大輪之儀，領異域朝天之
 生，乃寬饒短服，摩挲徒行，子春軍衣，嫗媽並往，奉髮特
 坐寅車，望木菓山，經黃神府，斯時也，平沙萬幕，明月

起而當天，甲帳千燈，旅雁驚而墮地，自名筮却，星辰當
晝而忽明，馬被霜封，絳鬣侵宵而不見生以鞍，凡磨
盾作書，瀚袍鳴綠之波，滌研珠山之雪，彈來朱鷺，唱
新聲，擊罷黃鸞，已成樂府。鷗看作字，飛來大翻之山，馬
助長吟，噴出流沙之玉，理毫素而羊皮紙盡，飛咳唾而
真珠帳空，豈徒識鼯鼠於終軍，記隨咒於申子也哉？雖
然，豪宕者境也，佞詭者才也，才之不存，境將焉附？倘絃
玄微弱，強歌大角三章，壺哨鼓儂，自詡橫吹一曲，構雲
屋而材撓，舉周鼎而贖絕，與題不稱，蒙竊惑焉。生竟筆
張斧弩，手挾龍文，行間作金鐵之鳴，言外肅風雲之氣。
聽其音，可以躍蕤賓於水上，充其量，可以降白雪於空
天，真不愧海上之崔駰，軍中之孫楚矣！今者明曉千里，
送子還鄉，秋駕三年，遂君初，攜金鞭而示客，尙帶霜
痕，擊銅斗以高歌，恍疑羽衣。北平射虎之將，乍是故人
野廬行矣之觴，未乾殘酒，遂乃回。沙漠，飄笛江村，集
出塞之篇，付開雕之手。歌諸清夜，長城之金柝，如聞
入琵琶絕域之關山在望。

小倉山房外集 卷二

紅豆村人詩序

夫思上不序典論之書，何點不和小山之作，家庭
標舉，達者嗤焉。然而同峯聽雨，分樹看花，雖夤雅之才
難，實吾斯之能信。上珠於澤，誰能不含似蘭斯馨，願詳
所滿，豈有戶於月且，指文休而勿夸，孤對池塘，置阿連
而不夢者乎？則有張家鸞，穆氏醒，號紅豆之村人，
吾家之臨汝。采繩園宅，早有奇徵，騎鹿入胎，羣驚英
物。視愛同采蜂之事，遊善如原菽之甘，唾地而文成三
篇，擊鉢則燭留一寸。風神元定，愛齊梁之音，藻思芊綿，
追漢魏之始詩之作也。僕有感焉，當夫大阮西征，永辭
家，美遺奴落地，使伴婁徒。寄薩保以錦袍，音塵如夢，泣
叩南之竹杖，相見何年？弟匪徒秋士悲秋，兼且越人安
越矣。亡何，僕以徵士之車，折灑江之桂，鳳凰蠟下，裁抱
僧虔，熨斗襦中，更春康伯。叔也，厝席於側，兄乃見瀾而
行，從此荆樹重分，河梁再別，雙旌萬里，一面十年。覽揆
晚而郎罷先摧，免乳遲而屢救，亦老孤兒有曲，野鏗無

煙龍具爲衣，馬人作伴飛雲。似墨誰送買季之妻，擊葛
輻披霜，空抱王孫之飢渴。雖狐有首邱之想，水尚知歸
而鼓無記里之聲。地難縮短，飛奴不到，沉沉連錦之書
小子勤吟，脈脈阿千之唱。僕乃百縑遠寄，鱗鱗星馳，如
逆椒鳴，班荆楚地。白同聲伯，爲食鄭郊，起渴漿之橋州，
喪迎穆伯，走敏關之玉節。私召陽生，弟於是闕園呼車，
昌披稅駕，身猶楚服。口尙侯音，見故里之枌榆。恍疑前
世，拜祖宗之邱墓。哀感旁人，觀者疑返漢之文姬。識者
嘆承祧之趙武。當是時也，春秋書季子來歸，晉史記陶
潛隱去，靈寶之成人尙早，監河之分潤無多。款段龍東，
少游哀汝，文戰再北，鄧禹笑人。一枝筆乾，舉家鶴鵲。弟
於是重驅策，再撲輜，沂王粲遠遊，騎馬登樓之恨。元
瑜書記，殘羹冷炙之場。嘗世味之頗頷，聽河流之鬱勃。
記往事於龍華小劫，求知音於碧海青琴。身賤恩多，天
寒袖短，堂簾不御，畫燭難明。歌纂纂以星沉，唱嗚嗚而
雨泣。人之情也，其能已乎。加以天性風華，餘波綺麗，何
郎粉不離手，荀令香能染衣。長言則河女三章，開卷則

王昌十五，丹心寸意，驅煙墨以如飛。流管青絲，繞虹梁
而不落。臺沙易竭，下筆難休。金鹿詞哀，玉臺體豔。人恐
繁華流蕩，君子之所勿飲。我知比興溫柔，宣尼之所必
采。嗟乎！人不足而肝有餘，才非患少。春采華而秋落實，
學與年增。許武未成弟之名，景讓宜受母之撻。所望梓
掌自厲，指心得師，加弓之九和，俟禾之三變。形魚昌僕，
窮典語之恢奇，夷鼓青陽，表榮華之族旌。文章不妨於
逸，人品故宜謹嚴。使薦者謂敏中，酷類其兄。後世笑僧
彌難爲其弟。殿中交代，有君已是替人，海內文章，無我
當歸阿士。

周石帆西使集序

四序秋佳，白帝肅江山之色，八音金貴，霜鐘冠匏
竹之聲。考祀典以嶽瀆爲尊，稽國風則皇華先采。是以
魏帝清商，置令蕭家白變名，仲長灞岸之篇，越石扶
風之作，莫不抗絕詣於高唱。穆清風於妙音，使者陳詩，
大夫臚岱，由來久矣。然而龍山高會，誦元子之聲，雌鄴

下清流，恨仲宣之禮弱。矧復溇陽九派，華嶽三峯，氣讓風雲，何以低昂。崔蔡手非天馬，不能控駕齊梁。苟無君子之九能，難往金方之一道。石帆先生，文真學士，儒林丈人，五入東觀，三爲祭酒，曳屣步星辰之上，乘舟過日月之旁。乾隆十七年春，天子命公祭秦蜀兩省名山大川，禮也。公坐筍將，衣袴褶，借飛龍廐馬，權攝行人，出丹鳳樓門，使稱天使，船非樟木，豈畏蛟龍，身本雲仙，何愁風雨。烏樞盤羊之所，黃金子午之天，董仲綬不愧儒臬，謝康樂能爲山賊牙璋，手握鐵馬，宵鳴訪尺五之雲門，飄丈二之圭組。潼關四扇，射曉日以初開，烏桤千盤，度青天而直上，蒼蒼在髮，鬪古雪於蛾眉，脈脈有情，聽淅淅鈴於劍閣。於是移綿州之席，則嚴武留賓，吹鳳嶺之笙，則王喬倒屣，亭公負弩，驛吏占星，爭迎諭蜀之相，如其拜入關之李使，公乃酌元流於春湖，瘞封豕於秋林，築鬻焚而烟燼，登臨祭而山川，一鳥破鏡，八領占風，九河出沒於青嶺，五嶺盤旋於腕下，境無虛接，必募入於文檣，景不空披，盡雕搜於意匠，摩挲銅狄，感歲月之

滄桑，緬睇巫山，寫荒唐之雲雨，鐫姓名於崖上，恍如委宛千言，擲西海於袖中，不僅韓陵片石，復命天子，慶大禮之成，付詩史官，廣小雅之作，編西使集八卷，孔子稱誦詩三百，使於四方，先生有焉，僕也。三月過秦，曾爲賈誼一塵入蜀，未作唐蒙，恨狹路之不逢，羨我鞭之先著，同聽鈞天之樂，而師曠，獨按其笙簫共遊，福地之春，而張華能誌其風物，豈無玉笛，讓清角之聲，悲亦有珠林，避夜光之照，遠變關詠古，愈飲杜甫之豪，灤上還軍，終愧桓溫之劣，少行千里，譬如自假旌旗，朗讀百篇，悔不早焚筆硯。

繡餘吟序

繡餘吟者，女弟雲扶所作也。古歸妹之爻，生逢第四，學玉臺之體，才竟靈雙。早喪靈椿，裁鬢媿而學語，來依棠棣，遂婉憚以南征。引節桂林之巔，揚舲洞庭之渚，萬重山峯，寫入雙蛾，九曲明珠，穿成一笑。環而浣，答子貢之三挑，敷推而笑，了娘之十笑。檢絕絲，經針可

稱神，俳歌緩歌，詩將入聖。繡餘之吟，有日來矣。爾乃珠簾落葉，鏡檻啼鴛，銀蒜風涼，冰荷燈小。古懷見，成或迥姊愛，思若流波，含煙墨其何託，心如結，假宮商以代宣。探蠶簡而粉落雲，牋寫蠶眠而痕留，斂股結響則女牀鸞咽，揚華而織室星飛，使戴尺五紗，皂定呼飛將，倘設十重步障，足解長圍，可謂掃眉之才，人不櫛之進士也已。更喜留車無恙，反馬初來，姬姑耦，藁帶憐重。商却扇，磨寶鏡，以試秦嘉，五日采藍，詠盤中，爾寄伯玉。紀事則姑恩有曲，齋言則女史成箴。東廂夫婿，既媿媿以成行，魯國叔姪，每雙雙而俱至，豈非緣，性善福與慧兼者，與所望集洗，麗情，經通音義，澤髮懷，傳粉道和珠多，而首飾有光，學積而心聲作采。此時香閣助博議成書，他日蘭臺爲阿兄，續史將見吾家詩事，六宮傳大捨之名，海內女宗，十哲配宣文之享。

送梅循齋總憲歸宛陵序

曾龍負禹圖，鳳鳴舜樂，終亦潛九淵，翔八表，冥神

霧以遊，覓德輝而去，何哉？身不隱者道不全，用不藏者仁不顯也。是以鄭奚請老，子房學仙，疏氏供帳於東都，廣德懸車於沛郡，莫不謝情軒冕，畢志煙蘿，僕爵深衣，陶元浴素。若乃三休亭古，萬石風高，門無雜賓，家有令子，決獄二百，朝廷就之問春秋，對事一函，天下以爲真御史，則我總憲梅循齋先生是也。先生味道之華腴，執古之醇聽，張蒼治歷，算操夕桀之工，平子知天，手握銅輪之轉，傳學家術，揆才天庭，奪東方學士之袍，騎西第將軍之馬，王沉見召，馳鋒車者五人，渠牟對君，數漏點者六刻，試之三輔，則桴鼓靜黃圖，耀其九能，則郊天供金版，戴胄平刑，不愧爽鳩之職，勝之按吏，更馳東海之輅。天子以爲有伯夷、史魚之風，使領五墨，三仍之首，聖無二道，毀靜輪而，賊教衰，臣只一心，侍彤廷而神羊氣勇，卿於白起，尙惜官乎，隲於孔戡，知其賢矣。公亦沾沾自喜，聖聖竭思，心爲肺石之函，手如屈軼之草，周昌負氣直，應蕭曹老瑀性剛，瀆凌房杜，方將軒轅帝，載麴藥王風，而歐陽名重後生之描畫，已多元忠肉甘，獲者

之網羅無得。天子敬禮大臣，護持耆舊，允遂初志，特于原官。神武門前，許挂仙人之冠服。香山社日，教誨元老之鬚眉。然猶滯蒲輪，眷留鳩杖，表爲人望，賜毛珩以風屏，遣問星文，伺承天之顏色。殷鑒臥疾，密勅往來，賀監闕湖，宸章餞送。行有本末，恩極初終。鳳闕排筵，郿塢游公再起。江湖野服，誰知貴令三朝。先生愛鍾阜之山，樂秦淮之水，跨沈慶之小駟，乘王尼之露車，雲母自怡，金貂高皮一颺一馳，謝莊以風月名兒，半郭半郊，康詵以山池作宅，黃花香淡，知諫草之都焚，綠聖客稀，惟怪松之滿坐。今復辭白下，返宣州，式里闔，展兆域，木葉未脫，秋水已波，散盡明金，故里之粉榆拱矣。摩崖老物，見時之釣弋依然，傾耳幔亭，人間曲好，回頭營室，上界宮多。雖草屨乍歸，尚夢而爭玉室，而次宗既隱，定知車避城門，枚得接繡衣，初冠緇布，識郎君於東閣，通書七年，忝比隣於南邦，兵刑朝夕，送格天之勳，舊作平地之神仙，畫錦堂開，漸無健筆，宵征人去，聊助清風。

李紅亭詩序

夫才者，情之發，才盛則詩深，風者韻之傳，風高則韻遠。故徘徊芬芳，屈子爲之祖，葩華蕩布，建安暢其流。苟非弁雅之才，難語希聲之妙，則有紅亭主人者，雁門著姓，爲宇文大呼樂之官，柱下精苗，居建武小長安之地，見時觀下，便已別著長歲橫經，更能奪席，醉六十日，賦五千言，久已集號烟花，文成玉海矣。爾乃賣田十雙，入竹萬个，千夫爲吏，一命來南，慕白學先生，作黃車使者，以衛風之狄濫，學吳語之妖浮，宰我過朝歌，聆音欲註，子思搖銀珮，奇服自夸于焉，忍俊不禁，棄位而妓，徐吾有妹，子南超乘而來，阿君無夫，陳遵奪門而入，投幘以還，太守銜杯而勸，三騶幾幾乎迷漁父於花叢，埋繭綱於酒庫，焉然而人呼公子，天性都豪，地住中州，宮商最正，唱洛陽之小海，自記家鄉，偷大內之霓裳，繩其祖武，每至青溪晚雨，琴河曉霜，怯夜幡高，司晨鳥語，未嘗不聞，行篋，擘錦以橫箋也。更有奇女，目成癡人，相

惜記泉臺之夢，帷幕來奔；築黨氏之臺，盟公割臂。神君既憐去病，小吏肯讓蘭芝。哀旬揚徽，竟招搖而過市；法冠先引，常稱媿以同車。綺陌花飛，迎來吉期；風窗月墮，吟出雙聲。紙醉金迷，三百六日之光陰；如夢筆消，寶燧二十五郎之歌管。相隨無王事之獨賢，且人生之行樂。宜乎一州斗大，作司馬以無期；三十巖然，抱羅敷而自足也。尤可異者，與余無撫麈之交，而蒙君有知知之賞。陸機師事，只有張華；唐衢服膺，除非白傅。延之設問，希鮑昭於片詞；何遜著書，強休文之再讀。微言識五雅奏，登三感此心知。奉貽藥石，今夫遠而有光者，美人之飾；進而彌上者，學士之才。君子不重則不威，修詞不誠則不立。微之悔過，多識小碎；章章，亦緯陳言，深戒繁華流蕩。所以七子歌詩，獨讓海內；五君作賦，不取王戎者，何哉！良以行者，文之本也。廉者，德之與也。歸貼者，以無檢為宏曠；佞兌者，以有伎為謬牙。春秋譏毛伯求金，左氏貶蔡侯失位。解父狄淫，以遺赧；安丘博採，而奪侯。凡彼虞箴，皆堪殷鑒。而况狂泉難飲，當此日之時艱；古瑟空

操，問知音之誰在乎？嗟乎！性自少成，須至通而自然有節。人誰無過，替於媿而能悟何妨？僕願紅亭，抱德煬和去風，即雅榭其有理，嚴飾厥躬。守士之特招，執古之醇醴，以人意相存，使物情無疵瑕。將見三盈三虛，無礙孔門之容，再仕再化，寧知伯玉之非？窺日牖中，不愧北人學問，繡絲海內，豈徒庶子春華。

岳水軒詩序

夫高軒多嶺領之勞，處士少江山之助，天下之文章，其惟幕府乎？是以鄒枚游客，珥筆梁園，應劉才人從軍，鄴下，靡不序行役，紀星雲，奮藻含章，揚華振采。然兩戒者，天之與府也，百年者，壽之大齊也，身拘魁父之邱，何以慮牟六合，目窮蹄涔之水，亦難揮綽三雍，要惟口數青會，尻窮元圃者，方能三駕以控齊梁，七縱而擒風月哉。水軒先生，金佗後裔，鐵券家風，遠跡崇情，深中篤行，幼不好弄，三步知方，長更橫經，九變復貫。凡師春筮書，奇駭陣法，九據元理，六峯陰陽，金布令甲之文，夕桀

重差之算，鑄凝化擊之術，含光宵練之鋒，俱能遊戲人間，環流手上。於是西雍戾止，東閣欽遲，招隱者羔雁成羣，問政者千旌四至。關吏爭迎上客，諸侯齊拜下風。先生濡迹匡時，測交擇主爲常，何作奏帝問賓王爲寄奴草爾，人推齡石。陰德及物，自覺耳鳴清談于雲，聽猶齒擊。適楚國則書載一乘，見哀公而文成七篇，此固經世韜鈴，別爲一集者也。若夫分箋擊鉢，對酒當歌，揚揚四始之風，祖述三唐之法，則先生之詩，有非凡所及者。河也夫孔子西行，不入秦地，樂毅東伐，未下齊城，卞彬以青溪爲鴻溝，侃棄郟城爲遠戍，陳京賦北都，不就宏景志沙苑未詳。四海大矣，九州遙矣，方闢之士，遠到爲難。先生乃孟入西州，檀來洛下，五變漢柳兩賦，越裝別魯叟而遇齊兒，厭燕南而來趙北。望海則浮天無岸窮，河則括地成圍。過劍閣，聽鐘磬爲庸才，登廣武笑汪公爲豎子。甚至呼延外地，輒脫窮邊，中周虎落之烽，繞蠻羊頭之險。凡裴秀所編圖，賈耽所繪布，靡不馳驅煙墨，號召宮商，宜其壯采精思，加人一等也。然而一身道長，

八口星狐，彗策筭將，牛目常埋雨雪，鬢飄蓬葆，馬頭何處家鄉。海上瓠葛，蠻府參軍之恨，表中春苑，江東作奏之愁。寶館久而醴酒清，油幕舊而蓮花落。殘燭冷矣，曉角清笳，孤憤約居深懷，誰告而況髮容難待鳥。兔先馳一林之松菊，將荒半世之鍾期。已盡貧憐，微任續板存無晚，抱舒祺，盟書讀否，雙輪欲住，則藁飲誰供。百歲幾何，而勞勞未息。此又金盞傾汁，未足寫此蕭騷。紫水瀕難，以形其豪宕者矣。更可異者，宮永恆齋宮保之領王師而西也，以先生智同崔浩，廉比道生，奏興一銜，俾隨九伐。天子憐其老，故未許也。亡何遮住玉關，廣利竟非主入，牽連草索馬援，不是榮歸，幾乎玉石俱焚。池魚共禍而卒之，寒翁馬矢，合浦珠還，慟哭劉虞，尙有將軍殘客，飄零樓閣，還作城南秃翁。此非天之所以報施善人，乃卽天之所以護持詩史也。今年先生六十有八矣，落日已過回風，可悲有情於身後之名，加意於曩時之作。特交小子，嚴切編摩，欲表孤花，先芟枝葉，將彈白雪，細按微絃。燒仙丹於劫後，焚餘鑄神劍，而千辟萬灌，收

回舊刻重付新雕，庶幾字字華星，行行寶唾；四十年之珠玉，照耀人間，千萬里之風花，紛披紙上。

陳古漁詩概序

夫奏刀之伎神，而桑林之舞合，步瑟之絃妙，而瓠梁之韻流，苟循聲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隱色以考於古，足以弁雅矣。若夫冰漬無界，妃豨亂呼，稗以凋鐘，而味礙散肆，笮之分赫，其夸毗而忘重，敏經迭之辨，必致精疎殊，會通閔乖方，綴學之士，豈其然歟？陳子古漁，名毅，字直方，江寧人也。白望蜚聲，青箱積學，執禮器，隨孔子，以西行捧香爐，駐神人於白下。負雞次之典，浮螺女之江，檄奇相之神，責稷王之璧，將蒲作筆，構錦成篇，如鼓琴然，期鳴廉修營，而不侈號鍾濼隘，如協律然，務奮禾廣賁，而不矜駕辨勞商。於是烟墨受召，金絲引和，其格闊易以成削，其聲清揚而遠聞，高僧乞劉，灑爲師元，士望嘉賓入幕，別有轉運盧雅雨先生，飛耳審音，傾衿下禮，以爲出石，所以旌處士谷風，所以騰牙乃千子。

揚旌，或或束帛，其時蕪城，稱富媪之地，禹英爲翻載之鄉，三百六日，駢牢而帶，鬻者如麻，七十二鑽，烟視而媚行者成市。陳子偏笑同一映，蚩彼三招，不唱檀來，小人有母，恥居廬後，君子固窮，慶復西遊，但作北都之賦，元平入幕，大失宣武之歡，白眼睨之，黃鵠舉矣，誰知楚幕未營，趙旗已拔，雲堂說法，終非天竺之宮商，齋鷓留賓，反拒儒童之菩薩，人相媒但，路入迷陽，卜賦枯魚，趙吟窮鳥，爾乃淮陰水闊，韓王留乞食之臺，臯橋月明，梁鴻失傭書之所，辛壬婦至，庚癸山空，公房身老於塔鄉，太真裾牽於子舍，不逢狗監，姑作牛醫，從羌博士，以無聊爲里祭酒，而自得，然而軒光窺好，難治楊腹之疴，上池水清，莫解高吟之渴，元父信九州之窮地，樊衡鳴一鳥而誰聽，則又有制府尹望山相公，採奇律於歸昌，耀中黃於耳目，焚山求阮，圖影召義，肱人以爲東閣，一開溟池再奮矣，不料當其未面也，紅紗籠壁，錢王誦羅隱之詩，及其入謁也，如意帖箋，李相掩香山之卷，蓋見其骨鼻汚腐之狀，貌昌披了烏之冠巾，扈載清寒，亦相似。

難造命；朝霞貧薄，山人祇可耕烟。遂致吐握未終，而吹
噓已畢，車茵欲污，而行馬先施，兩暴龍門，空驚蕉鹿，若
陳子者，寧怪其感同抱玉，痛甚絕絃，不銜猷伯之鶴，但
哭憤王之廟乎？嗟乎！身無五技，將駕羊種米於何方？命
有三科，具梁卯梯黃而誰卜？通天臺迴，難與投筭，廣桑
山遙，從何問孔？且人驚上公之殘客，誰敢測交而召抱
高世之英聲，更難詭遇。詩窮至此，僕請狂言。今夫曉壺
伴侶，乃陽五之淫詞，得寶胡誇，亦開元之俳調。何以一
聲河滿，歌遍六宮，十首秦吟，名傳四裔，碑書修福，錫持
正以千緘，霞賦丹城，賞桓公之二婢。潭峻寺人也，而呈
元稹之詩，常何武將也，而上賓王之奏。任氏則因詩免
役，子仙則得句停刀。他若金粉名倡，綠林豪客，新羅黑
水行賈，雞林默啜，問張鷹之姓名，吐谷供子昇之文集，
莫不目澄虛鑿，鼻嗅狼荒，賞才子爲良知，極欽遲於副
墨。將今擬古，如夏思春，汝自生遲，公非可惱。所冀敬請
光采，愛護波濤，秋駕學成，冬心永抱。九天風雪，後來之
清角音悲，萬里桐花，好老之風，鳳簫。嗚呼！不將，不願

其風；
娃珍豔，寧索賴於蠻方；姪女清吟，或召歌於上帝。蒼天
與直，登方干身後之科；文章有神，設柳營生前之位。此
日滕王之序，廣信下筆欣然；他時馬融之語，康成吾道
南矣。

王郎曲序爲溫皆山吏部作

王郎者，茂苑靈狸，揚州舊鶴，小袖禿襟之漢制，闌
龜華羽之南音，流激楚於陽阿，聲希下里，散天花於小
海，人滿浮橋，則有皆山吏部，太真姓溫，樊川第五愛吹
玉尺，小謫人間，命入金星，能知音樂。王褒乞洞簫之證，
高琳是浮磬之精。一顧城傾，三生石老，瓊瑯刻其佩印，
晚寺錫以佳名，數闋新歌，換中書而莫惜；一條牙笏，立
簾外以晏如。留仙則雪夜掃門，顧曲則金貂換酒，滿裙
解帶，代繁箜篌，轉字催腔，親持春牘，惟時琴堂小謝，北
郭蒙莊，假相風之竿，測愛河之水。陽爲薄怒，瑤光作鬢
之語，詐入雲，沙叱刼姬之說。於是奚恤阿阿以謝，張

步負負而悲。宋公閉門，泣而目腫。巫臣聞信，驚而思逃。情之所鍾，僕有感矣。夫用此疎者，廟以勝青，飾圭璋者，加之判白。以茲妙伎，得遇清卿，斂桂臣衣，花驚郎目，豈非珠澄涵水，鳳葉阿房之盛事也哉。然而十年協律，不爲龔俗所知。三峽流泉，難以回過見賞。屠門琴在，秦侶莫解其音。荀草花香，惟夏姬能留其色。縱有瓊環照骨，水尺調鐘者，亦復採遺珠，失之交臂。一自神劍識於風胡，人才升於吏部，然後蘆中得月，裙下生雲。來則黍谷春回，去則歌場燭暗。衛多壯髮，鬚眉且假先生。齊有盲人，耳順亦呼娘子。由來知己，強半前緣。是以平津忤旨，過六十而寵榮。范悌盛名，失九重之目色。孫騰棄妓，專寵齊宮。翁須曳縑，稱尊漢殿。或仇催備檻，而良士目之。或哀駟弄姿，而羣衆歸之。或以舞轉西曹，或因歌封王爵。風花舛午，才命升沉。借此三思，遂觀一切。嗟乎！猷都梁而燒皂莢，別有聞根。嗜螺廬而簡木平，得毋口過。目亡虛鑿，認符拔作祥麟。耳失兜元，誤歸昌爲諛隘。豈非是者常是，是有時而不行。非者常非，非有時而必

用也乎。然而國君好艾，難尋息土之人。賢者過情，甘受妖夫之曳。幸臣半榨上，應星辰。胡媚戲倡，名傳文學。甚至何晏愛婦人之服，妹喜戴男子之冠。任谷丈夫也，而以脂夜有身。景公諸侯也，而許羽人抱背。張彫武因師愛貌，得列儒林。辛德源與友通衾，卒成名宦。誰爲雄伯，同上雌亭。此又戲引危言，堪爲乾笑者矣。今者右軍爲樂，非兒輩所知。宮體編成，須徐陵作序。主人六首，和客百章，刻劃烏絲，淋漓斑管。裝成貝冊，儼同梵夾之書。各唱回渡，寫入深情之帖。

小倉山房外集卷二

尹公七旬生辰授文華殿大學士序

夫三公爲保傅之官，非高年則不能副望。七十是從心之日，許坐論而愈覺雍容。是以尙父受璜，皤皤黃髮，叔孫突禿，秩秩大猷。龍鬻九鼎之系，試鈞石之能勝也。瓦斜太廟之風，苦陰陽之未變也。其才難，騷人刻矩以奚覓，其任稱，羲和浴日而彌光。乃若勅扶玉杖，爲君王賜燕而來，帝取金甌，作臣子稱觴之用，則我望山相公，古罕聞焉。公旄車望族，桴鼓聲名，觀書石渠，生花旗節，南瀛西陝，化洽行春，東部西曹，風澄聖嘯，陶士行八州兼督，偏江左之功深，唐休瓊萬里在胸，尤河漢之路熟。雖出入三省，綸扉久許，其參知奈遲却十年，蒼生欲問而不敢。今年公七旬生辰，奉詔先期赴闕，時則青旂引道，翠柳扶輪，一路香焚，齊獻紫霞介壽九重天笑，早

開黃閣迎公。丹禁宣麻，堂封受饌，進張蒼爲計相，兼可引年取劉瑒之曆書，不須擇日，詔補文華殿大學士，百官賀於道，黎幹減騶，四夷聞其名，契丹拱手，公到先人批勅處，記少年珥筆時，得毋有延年避位之思，劉向重來之感乎。四月八日，天子賜壽筵於第，王公以下奉勅躋堂。是日也，朱穀塵宵，華鶴錦書，當晏溫之警鼓，頽少內之鼻鼾，聽遷哲之鳴笳，張祭酒之御蓋，撤來仙樂，簫韶傳閬苑之音，捧出蟠桃，帝子拭金盃之露。三貂故吏，數亥字添籌，八座門生，赴午橋沃爵，雖蓬萊仙，難從散錄徵名，而高密兒多，正可分班應客。在昔干道之鼓吹十部，李穆之象笏百人，史册所夸，方斯萬矣。且夫祝公之相者，公論也，望公之來者，私情也。倘謂嶠內召罷，領丹陽寇恂還朝，遠辭河內，公歸太僕，民借難禁，天子知之，命仍督兩江，南巡後入關，俾作霖雨，將西道以迓

鑾輿如彼景星，日含光而照吳越。念長途之溽暑，衣賜吹綸，將比德於瓊瑤。篋頒瑞玉，都梁十合，賞黃花晚節之香。如意一枝，表魚水同心之契。枚空山耳冷，傳盛事者如麻。得信心開，觀中台之晚耀。自憐小謫，非瑤池與燕之人。且喜升堂，是絲竹傳經之客。猶記祝公大董，遠柁小舟。觴我黃樓，同吟紅藥。貞期可卜，驚逝者之如斯。靈貺自甄，信後來之居上。所願瓊鏡百職，陳揆五行。生靈協后土之功，稽古應同天之號。飲九乾之甘露，勝服丹砂。覆萬國以卿雲，都無天札。將見黃銀帶重，靈壽杖高。跨汪氏之龍魚，薄陵陽之丹溜。羅侯城下，百歲尚擁干旄。楊氏門中，四裔俱為太尉。

孫小玫簪花圖序

姑蘇采蓮女子，有孫小玫焉。牽舟作屋，家傳榜櫂之歌。以水為家，偷照龍宮之鏡。黃玉志鼻，金訶貼胸。驅環明指骨之清，瓊葉補眉痕之缺。凡紅君琴學，茂猗楷書。盧媚娘之經繡法華，張靜婉之箏彈銀甲。靡不手操

成竹，思若流波。於是名聲大喚於人，色一出其類。夷光過則金錢滿市，蓮香出而蜂蝶迷。蕩子之魂，楚尾吳頭，兩槳費中。洵嘒波之光，洛浦之莊姝也。已爾乃抽觴自愛，醉後暗黃。幾生春，早知心苦。紅蕖出水，偏惱泥污。想解佩以誰投，每留花而不發。則有韓郎者，吳中之高才生也。橫塘借問，本是同鄉。泛宅相從，竟成吉耦。奔精，夜舍交。揆以俟風，驚女采薇，看文角之警乘。解拋家之髻戴，奉聖之巾。自謂柳毅不歸，與龍同老。韓終既嫁，煉藥長年矣。亡何生受妖夫之曳，古徽纒之爻。地市錢空，天牢星逼。先是小玫嘗語生曰：「若人侈口騷頤，過顛涿視，殆非佳士。夫子覺者也，盍遠之乎？」生初允豫，至是方誓服焉。嗟乎！眼中有鐵，乃在煖光渺視之人。裙下生雲，竟為別鳳。離鸞之兆，蠶方瑟縮。繭同功鳥號，流離棲難。並翼於是小玫唾荆軻之耳中，履士會之足下，腰無一尺，淚有千行。置酒湖上，捧觴屬曰：「生也有涯，別如小死。君趣辦裝，妾敢不瑗請前乎。然而遊仙枕斷，記事珠存。他日補

春餘之墜歡，尋邊掠之晚景，盼蕩子之長信，寄仙人之短書，絳幘分明，應知此意。一取琴鼓歸風，送遠之章，擊舟竟別。當是時也，壺中紅淚，彈罷燈涼，江上青峯，曲終人去。目雖窮於楚澤，關若驚鴻，腸方繞於吳門，恍如覆鹿水波爲之於邑，飛鳥過而徘徊，韓亦無如何也。今者長卿遊倦，駟馬人歸，崔護重來，桃花門鎖，念娟娟之此牙，似隔千年，盼粥粥之羣雌，竟無一可錦裙尺六，記存笠澤書中，約指一雙，詩在繁欽集上，龍工可往，將塞裳以何從，桑姊馬歸，問遊鱗而不答，繫繁縵則繁霜入夢，驚響板而鸚鵡呼名，紉絕陰天，渺難跡矣，幸而延壽畫成，崔徽圖在，蘭葉春風之帶，著紙如飛，苔花暮雨之鋪，凌波欲活，留墨淡矣，將同鳥鰓之魚，執手奄然，頗似潛英之帳，望嫦娥於月裏，光雖遠而長圓，喚踏搖於屏風，人雖在而難下，僕也，江彼柏舟，曾窺桃葉，驚張冬日，省輕春風，序弦超匏樽之因緣，補畫壺紫英之小傳，所願識霄再續，阿軟重逢，賣卜，都便訪支機之石，吹簫吳市，仍呼瀨女之船。

尹似村公子詩集序

舉頭見日，長安爲公子之家，下馬傳書，江上遇梅花之使，擷千行珠字，有九畹蘭香，將編玉臺之詩，遠索徐陵之序。若曰陽文之姿，非秦鏡不能描也，或夏之音，惟魯鼓爲能協也。臨淄交好，祇有楊修，劉尹生平，最思元度。然則表性情之幽懷，寫煙墨之清光，舍我其誰？當仁不讓，似村居士，今望山相國之嗣君也。榮公樂府，久歌第六之郎，孔鯉門庭，夙稟二南之訓，仲舒蘊藉，夷甫鮮明。日有青睛，腰橫赤惹，腸浣西江之水，沙篆成文，夢餐一樹之花，芬芳滿齒。甲戌二月，相見於袁浦署中，蓋相公督理南河時也。通家誼重，一見心傾，對柳浪以題襟，映桃波而泛月，襄城君有手初煇，荀文若餘香尙留。亡何相公四督江南，似村竭來官舍，書聲隔竹，遙知文選之樓，帽影飄風，迎出樂賢之館。從此珠點夕露，金然曉光，早燕新鶯，斷霞殘雪，非留連於函丈，必宴賞於琴尊。而似村苦志耽吟，偷閒出稿，或片言欲下，而覽袂深

謀或一字未安而剪鑿翻出語之深急猶才語之蟬聯反脣則頽雲不飛擊節而驚雷倒下可謂善心清尚好學深思者矣雖然鄧禹之兒十三歲明經者幾輩安世之侯七代乘朱輪者數人相公玉樹連枝麒麟接趾非高寢爲郎之彥卽期門試弁之才往往半而未終一鞭遽別惟似村生而羸弱不能侍中長更溫文好遊小學端門覆試表肖子之真才玉殿揮毫取秀才之美號於是子駿得隨父任終日趨庭汲公老臥滎陽十年不召江南花落往往逢君輞川月明時時過我離風飄之道合亦香火之緣深故也所恨潘陸才竟異昔日蕭曹家世頗患清貧況復使相還朝小侯歸館未免幽臆雪滿曲突煙希紅休未封綠車待幸根同秋水而翠花之得露先開穴共丹山而一鳳之凌霄獨緩宜乎桓譚不樂平子工愁閒雲無出岫之心倚竹有生寒之感絃么徽急琴以鬱而彌悲風定潮回笛以孤而愈脆也嗟乎萬里雲程大器不妨晚就百年歲月浮生無奈情多僕也五載手分九回腸斷欲買絲而相續悵倚玉以

何年每折疏麻寄慧心於空谷恍如殘夢聽邊響於天聊借弁言小申結轡但願三徵接統九服扶輪龍泉鑄而青氣升泰華立而高呼遠此時采筆占一門宮之先他日清風繼三代芸香之後

竹軒小集詩序

水軒居士子猷愛竹宋玉悲秋封嘉樹以無聊槁梧而自得則乃滌文石召清流露籜爲茵風枝掃席此中有鳴琴焉可以移情其下設象戲焉可以坐隱惟時野王二老竹林七賢稱桑苧之翁號猗玗之子傅康小語宋玉大言談橘叟之滄桑紀羊珠之歲月能餐積葉卽是仙人雅摘蓮花都稱博士或銀鉤犯浪或岸幘頽山或唐弓楚弓爭夸射鵠或魯鼓薛鼓各賭壺臯絃而竹粉墜風布局而梧陰覆子歌成纂纂依然歷下之賓岳擊鳴鳴何必邯鄲之婦餐十七物飲一經程若落煎酥瓜橫待戰豈特湯官五熟夸屠方葉馭之書手勢三分鬪玉柱潛虬之令也哉更喜水近燈涼秋深尚

急，霜花新下，芙蓉折而更紅；山骨初呈，木葉脫而微瘦。輕波弄月，上下雙珠；長風起松，宮商一笛。此時星聚，身披三素之雲；他日圖成，影入九仙之鏡。不有簫什曷追古風？請分沈約之詩牌，更倩長康之畫筆，紅霞一口，各吐風前；青石三方，永鑄池上。

送尹太保從兩江入閣序

夫歲星周天，仍傍紫微之座；冬日可愛，終依黃道而歸。是以伯益作火正，侯釐入輔夏室，太公爲東西大伯，老相周邦，古大臣抱格天之勳，佐寒晏之化者，未有不始於旬宣，終於坐論者也。然而儒稱遭際，佛重因緣，均此山河，疇是燭龍銜照之處，同爲草木，誰是孔陵手植之枝分？一葉之濃陰，數皆前定；受半生之陶鑄，事豈偶然？今年秋，望山相公從兩江入閣，枚賦詩送行而先爲之序曰：「公之初來江南也，荀羨華年，八州兼督，姚崇應變，十事要君，戴白垂髻者，滿仲華車下，宛舌同聲者，談吉甫清風。其時人但知公覆物之高明，而不知公

成物之悠久也。爾乃牙璋四至，膏雨卅年，竹馬兒童，頭顛成雪；甘棠官舍，蔽芾參天。元武湖波，成老臣湯沐之邑；紫金山色，當兒時釣弋之鄉。官未奉魚符，而望塵便服；民但聞鶉唱，而捧轂先歡。公且盛美不居，與道大適，糠粃薄領，瀟灑烟霞，瓠子防秋，定黃河於掌上，慈湖迎駕，拔青山於地中。自本朝立國以來，駐江之久，艾初之豐，間有如公者乎？說者謂一時景運，申公雖自開吳，萬里長城，廉頗豈徒用趙？是以三秦地險，六詔天遙，金川受降，元江奏凱，公何嘗不鑄烏蠻之柱，視紅柳之營？而卒之陳湯，有五日之成功，汲黯無十年之不召，成爽鳩之席，未暖而仍賦南征，或蠟蟻之塞，方行，而忽停北轍。來如明月，徹夜常圓，去似春風，隔年又到此，非淮水所能遮留，南人所敢久借者也。然則韋臯爲諸葛後身，故享西蜀擁旄之報；朱穆有冀州遺愛，故受東都畫像之榮。古人所言，信有徵矣。至於枚之於公也，三年一盼，夢不到夫譔門，八表停雲，誰先容於細席，而乃識之於弱冠，揚之於王廷，目是銀河，別澄虛鑿，耳成荒市，不感馳

言，方辟脫未遠，而有詔命爲師傅，忽上清小謫，而改官
又隸嶺南，孫之儻，教攝五縣，孔融之表薦刺一
州，難進，仲年，早退由於自畫良苗不實，深負煙
鋤仙桂不高，有衡月伴，而不知游夏之於孔氏，重文學
不重官階也，歸還之於韓門，傳詞章不傳勸業也，陳留
小吏，但數人才，東京學堂，偏尊下半，假使枚尚頭簪白
筆，腰綰銀黃，則經總從公，未必常依函丈，文書銜袖，亦
難祖述風騷，今陶令辭官，而買山適逢歷下，潘安奉母，
而抽身得傍晨昏，此豈枚所及心儀，公所曾控攝者乎？
於是晚衙官散，高春探鼓角之聲，野徑人來，落日照麻
鞋之影，白雲入而朱簾捲，畫戟橫而彩筆飛，或花簇金
鞍，親來小住，或堂鏗玉佩，許拜夫人，或逆薪而爨，勉會
參之事親，或禱祝以求，盼商瞿之生子，月落而軍門未
掩，知燈前尚有詩人，山遊而椽屬爭看，怪車後常攜隱
者，哀絲豪竹，盡識彭宣，奧旨精文，定呼子慎，置醴則諸
郎投轄，賡歌則駮馬傳箋，凡此雅遊，都成陳迹，試問西
瘞多振鷺，而何以偏賞開鷗，桃李遍春官，而何以獨親

小草豈非廣桑山，仲山尚有前生，釋梵殿前，法和原
同香火之故哉，此枚所以徹席頻游，而拈花頓悟者也，
茲者清宵露漙，當藩侯秋請之期，遊渚鴻飛，是元聖東
歸之日，公德車卹勿，初試沙隄，假板康娛，竟辭南國，慈
雲覆久，風乍移而鳥雀皆驚，膜拜聲多，佛已過而香烟
尚裊，攝山萬丈，難刊功德之碑，秋水一江，半是軍民之
淚，枚老辭夏篆，不隨魯叟西行，采盡商芝，終出留侯門
下，遙瞻東閣，便憶孫宏，怕過午橋，長懷裴令，涼州烏翔，
何時削肺吹來，牟首清香，只有幽蘭宛在，公屢賜乾
肺，素心蘭，雖負笈有從遊之禮，而顛毛皆垂白之年，
驪歌聽唱於僕夫，秋駕絕塵於江上，倘或前緣未盡，定
重逢問字之車，如其後會難知，誓永立來生之雪。

瞻園小集詩序

山水以永趣也，詠歌以抒情也，生貴族者其性豪，
甫弱冠者其氣逸，今日瞻園公子之宴，殆其人耶？瞻園
者，中山王之故府，今方伯永公之官衙也，有平泉之富

梓澤之幽，公子春巖，晶藻萃流，主張勝地，康樂心賞，最是良知。李翰文枯，硬奏音樂，時則青春受謝，赤燦行權，雲可妒羅，風猶動絮，親書花葉，招三徑之幽人，妙選排當，勛一堂之雅奏。青山橫而簾捲，碧荷動而香生，攀崖呼鳥獸之門，臨水吐蛟魚之背，鹽形似虎，酒味稱龍，繁肴雨護，世城中，珍怪耀安成席上，范致能雲霞作麴，鄭司農狼腦爲膏，乃召嚴春，試車子，吹比竹，動交竿，仙雨濕衣，都成酒氣，美人流目，欲闔花光，曲終而紅豆盈箱，舞罷而珍珠可掃，更有犁軒幻人，木熙偃子，蠅排舞隊，風唱阿房，魚以名呼，鼠能口召，梯雲而上，出明月於懷中，覆手以藏，壓七星於甕下，有笙歌以韻之，則亭臺活矣，有雜伎以眩之，則風月新矣，然而羣公堯爾，僕獨淒其，昔習鑿齒重到襄陽，賓僚換盡，曹吉利再來，鄴下涕淚潸然，僕如公子之年，早作瞻園之客，綠波照影，幾度琴尊，黃士搏人，萬重桑海，花曾識面，石盡題名，而今日以安仁之鬢毛，攀漢南之楊柳，驚開絲竹，感極山河，嗟乎，過眼須臾，莫非陳迹，知音朋盍，總是前因，非序不足。

以傳蘭亭，非詩不可以豔金谷，郎主之音情頓挫，行矣難忘，諸公之妙手森羅，袖之可惜，請書生紙，免脫容刀，人賦角弓，僕爲嗚矢。

俞楚江詩序

夫刻削者，比肩而班，倕擅巧，詭謠者，成俗而射，稽稱工，非其人，則神爲器滯，得其道，則籟與天通，煩手淫聲，乖惻隱古詩之義，絕節高唱，在義心苦調之人，楚江山陰著姓，燕北寄公，賦幼年新月之章，如古人初日之對，其先人早異目視之，爾乃童牙五歲，離民母之懷，落索一殮，作君甥之寄，渭陽情薄，共相罄餘，荆樹心孤，誰爲銜恤，淳于齊費，仗健婦持家，魏舒鄉居，爲里人管碓，烏方返哺，樹已搖風，呼阿子以不聞，嘆遺奴之何託，雖老子生於苦縣，鷓兒遍上愁臺，未足比此孤危，方斯僂吧，於是齋油素以遨遊，犯風霜之爪甲，或齊郊晉壘，乘遽登臨，或禹穴堯峯，操觚憑弔，每至雲中月墮，天外心歸，送雁秋風，聞鐘暮雨，遂乃驅使煙墨，蕭條衆芳，彈琴

瞻園兩公子送行詩序

取絃外之聲，飲水辨江心之味。衍波精紙，書花葉以同清；密字真珠，化仙霞而欲去。倘入鍾嶸之品，不在下中；即登表聖之門，自居高品。宜乎庶士傾心，萬流仰鏡。招隱者于旄子，問字者東帛彘。樂令語言，全資潘岳；寶融章奏，半出班彪。實至名歸，猗歟卓矣。先生方且鞫錄其躬，遺蛇其貌，爲善有踐繩之迹，修業無息版之時。抄陸贄之方書，喝人必蔭，焚宋清之藥券，鹿襪必援。又何其懷淳鬯之德，而抱殷勤之心哉？至於三倉五雅之奇，雀籙雞碑之辨，捨鳳分蟲之事，朱文綠字之章，尤能奏刀投削，潤古雕今。見蒼聖於羹臠，活冰斯於腕下。此又學者之古懷，風人之餘藝也。今者當沈初明之暮年，爲徐孝穆之南返，賦工不賣，尙四壁之蕭然；詩好能飛，豈三公之可易？王尼露處，滄海橫流；管輅清談，總干山立。僕以雲霞之契，定杵臼之交，初接康成，一見而欽爲長者；再招祖約，深談而同入元中，忘其才懸，勉爲嚙引；庶幾咽庫辱官之唾，福慧俱來，韻宗少文之絃，遙山共震。

雲中笙好，方聽子晉之吹；海上琴孤，忽斷成連之曲。此師曠因之躅足，孟管倍欲沾襟者也。而况草元問字，往來揚子之亭，捧席橫綸，聲咳康成之側者乎？則有竹巖鐵崖兩公子者，江寧方伯永公之嗣君也。公敷丹青之化，表淳鬯之風，陰德耳鳴，屋漏不愧，旁人目論，後世其昌。生合浦之雙珠，比豐城之二劍，爲舒祺晚得，而少子加憐，因賈嘉不凡，而通書最廣。公子懷文抱質，潤古雕今，十二月昭明錦帶之書，八千張崔約手鈔之紙，難爲其弟，儀展誰優？酷類其兄，機雲並耀。苟卿五十始遊學，而公子萬里趨庭，酈炎十七作州書，而公子鬢年奮筆。凡大行左右，河水東西，六詔鷄關，五溪瘴雨，靡不遙山對酒，孤月題襟。加以乙乙竭思，賢賢易色，文選樓中，蘭臺客聚，江洪館上，銅鉢詩成。雖以賤子之不才，狗辱高軒之三顧，鹿銜書至，華陽十賚之文，水泛瓜涼，南皮三秋之宴，拔張德講，風扣鐘唇，震攝咫聞，花飛大口。

窺其學海，不可量而知也。擬其情膠，不可割而斷也。不圖今年七月，方伯全家入都，孔璋行矣，抗手何時？洗馬愁乎？悲風四起，滄海水合，而靈犀忽斷其流。蘭薰香交，而長纒邊分其袂。秋草尚碧，關河已霜。蕭蕭馬鳴，滔滔江水。公子方且琴尊不御，玉札頻來，廣集鈔管，錄余草稿。黃初金帛，購北海之文章；百濟樓船，索蕭雲之筆墨。人間知己，心上恩波。僕所以淚不知行，而腸爲九轉也。其業師嚴慈，堂秀才傷吾道之欲束，感青藍之小別，賦詩七首，索羣賢，悠揚彈素女之絲，悲愴極秦青之奏。嗟乎！騏驎續雲，六閩雨泣，鳳皇羽，百鳥啼烟物，且同情，人尤多感然而公等齒猶未也，風無不聚之萍，僕則鬢已蕭然，樹有孤棲之雀，探懷中之珠字，送江上之瓊枝。高惠神交，難識夢中之路，張堪前輩，豈無見託之言。所望努力如管，羽儀皇圖，他日車過二步，休忘喬太尉之生平。此時柳折一枝，共唱江文通之別賦。

尹文端公詩集序

小倉山房外集 卷三

夫無形者功德，有象者詩書，易泐者鼎鐘，不朽者竹素。是以八伯渺矣，而朱干荅落之音傳；三象亡矣，而東山零雨之篇著。上有文思之后，下有文命之臣，凡以喜起皇風，軒鑿帝載，非偶然也。我朝尹文端公，以鉤河摘洛之才，贊堯醴舜薰之化，言敷彤管，早穆清風，墨灑黃麻，便成甘雨。其功見於天下，其草焚於篋中。辰告訃謨，有國史在，非枚所敢知也。若夫四始源流，五際聲韻，心乎愛矣，情在於斯。偷三之一光陰，廣資省覽，分九霄之馨咳，潤色風花。當其卷阿從遊，柏梁應制，凌雲賦而人主驚，老風鳴而百鳥息，對天揮筆，晝日成章。方知從古羣賢，原稱才子，於今燕許，尚有風人。他若擁旄憑弔，之場三邊盡歷，駐馬謳吟之地，五嶽平看。金石流其聲，江山壯其采。讀公詩者，疑其生知敏性，不假錘鑿者乎？而不知又非也。公功高百辟，志在三餘，督八州而道然，吟七字而自喜。其精思也，如其謀國；其巽人也，如其擾氓；其綿麗也，如其潤交；其矜嚴也，如其弊吏。而且纂言則油素書之，愛士則傾衿禮之，故能宣揚八風，不差累

黍吞吐四瀆兼納細流行間息蹈厲之心言外得中和之氣較彼生尚一孤詣就論風雅已壓羣公近今以來嘆觀止矣枚卅年偶坐由也升堂一旦山頽吾將安仰猶憶鼓吹臨江之日牙旗捲雪之大張設肴燕爲賞休文之二句留裙屐夢呼王儉之三公點瑟方希牙琴又奏負牖請退刻燭重添軍門沉漏而不知燕寢橫箋而忘倦孔子白一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一其公之謂乎然而王筠喜押強韻讓天下以先楊綰戒不示人懼知音之少今者大星已隕餘光尙耿於天小子幸存斯文敢墜於地望九原之人遠慮二雅之道淹用是編集遺文都爲八卷雖問字元亭無復春風之座而琴海海上依稀流水之聲知我一生報公千古嗚呼

熊蔗泉觀察詩集序

熊蔗泉光生三生哲匠一代清才當典謁之年有成章之目取壁經置座右張霸饒爲坐羊車入市巾王澄絕倒映日則腸胃之文可見臨風而嘯嘖之狀亦佳

年十五舉京兆年十九補秋曹年二十軍機房行走三摺以俟雍容鳴玉之儀七涓有隣漚曳清嚴之地當盧鳥燭飾盡內裁扈帶鮫函時從羽獵九乾之法思令咫尺多所咨詢一時之公望公才隱然丰采然而香煙朝罷珠玉吟成潤古雕今含章奮藻未嘗一日忘其所好也已而有湖北監司之命六劍具在雙旌啓行應奉記七十四縣之囚陸續賦八百餘人之粥雉雉然萬物化焉嗚嗚然四野歌焉再權方伯益扇仁風膏雨布其恩彈雲表其瑞雖長沙地小舞袖不能回旋而襄陽壇高牽羊已至四匝帖荆日久詛楚文來爲采赤側之金遂坐王庭之獄解龜荊渚拾翠瀟湘片袂無聲三年待放當是時也漢女行歌於椒瑣巴童隕涕於持靴諸侯私阮略之碑行路喂房謨之馬先生罪經全雪年正方剛自然備陽之懸蘇而復上秦宮之鏡磨且益明矣不料川方至而潮收霜乍零而蘭瘁機名削斲拜闕難行目喪清曠瞻天何處帶淵牆而後起身豈斷菑降北渚以愁生花皆隱霧婆娑生意天折天年遽喪人琴非關風燭

嗚呼！先生爲司空之文孫，翰林之媚子，伯兄御倍百邑，婦翁僮指千人，仙桂樹，明珠性，故陳顯立宅，必容車馬，旌旗游楚，出行常帶琵琶箏笛，虹竿雉拂，地掃珍珠，月兔羊燈，光搖錦障，麗柳驕花之樂，遊華覽切，利之天，一旦火自峴，水流春去，收聲藏熟，飲藥呼醫，旁觀代覺凋荒，當局能無骨啞，而先生居幽若泰，履困如夷，家雖貧而道不貧，形雖病而神不病，王騎喪足，棄若土苴，師曠失明，倍精音樂，吹反潮之笛，閒倚雕闌，張却夜之旛，高燒絳蠟，得句則呼兒代錄，扶僮而對酒當歌，鼓譏回過，峽內驚逢王應面，看薄醉，邳州生，怒韓凌，此非乘彌戾之車，走和神之國者，而能如是乎？宜其姸雅之章，滄思窈窕，綠情之作，流響紆回，雖茂光橫珠，太冲散錦，不是過也。枚與先生，測交於佩鑠之年，卽呼小友，卜隣於挂冠以後，並賦閒居，傳六代之風凋，喜雨人之道合。一則倉山橫枕，四面烟羅；一則桃葉富窗，終年簫鼓。每至錦雨冬歇，金雲夏歸，齋罷八關，宴開三昧，及爾如貫，舉杯相於得一味之佳，同修食譜，賞半花之豔。

各走吟箋，虞松表成，鍾會代商五字，雲喬安起，休文往，伴終朝，飲中山元石之觴，三年心醉，噉白傅防風之粥，七日口香，方期范縝寡交，舉尼輒尋王亮，豈料荀郎年，少後事反託鍾君，非黃壤之埋公，實蒼天之孤我，嗚呼！曲盡當筵，人生一世，鶴來華表，少別千年，引號歸雲，誰續廣陵之散，箱餘紅豆，空存記事之珠，幾散美景良辰，依然宴集，未必虛堂幻影，再接平生，幸嗣子之不凡，取遺文而相付，杜陵衰淚，半落行間，宋玉招魂，如來紙上，虛應蜀之稿，燼取元晏之序，遞到鼓宮，勛當作龍門之小傳，編排篇什，長留鳳鳥之希聲。

代渤海相公祭尹太保文

嗚呼！五緯移宮，天上有忽墮之星象，四時成歲，人間無不去之春風，矧乃九服英名，七旬遐壽，禹甸半懸，其像箕疇，全集其身，已極哀榮，尙何僂嗚，然而葬姬公於畢，明主沾襟，聞子產之喪，路人含袂，蓋惜卿雲之易散，傷冬日之難留，故也。而况乎位繼蕭規，身經孔鑄者

乎恭惟望山相公嵩嶽分靈，元氣毓粹，受風后之金法，調阿衡之玉鉉，鉛槧隨身，楊子銅車之歲，蘭臺簪筆，仲華袞服之年，諭越乘輅，霜清荏岸，鬢河導牧，波靜龍堂。曾西隨夫剛戎，更南賦夫白賦，三貂華重，四扈推移。入作臯蘇，出膺方召，嵩陽毒地，郭公駐馬，而風和樂陵，苦泉房豹，停車而寐，民人樂見，如月初生，風聲遞聽，未春先煖，其持之故久者，則在西周分陝之邦，與禹貢揚州之域焉。是長安三老，慣說音塵，揚子一江，幾成湯沐，事練則沉，幾應智，亭毒無心，才優則開，手仰成吁，茶有道，淮南草木，知張萬福之威名，殿上車聲，識田千秋之恭謹，無人調鼎，有詔催公當其赤烏之將行，頗覺蒼生之難別，自知衰矣，攬轡潛然，然而自公入關以來，五嶽無塵，方趾圓顛，共慶六祈，轍診，別風淮雨，俱前夔，捐龍言，雍容九陞，堯趨禹步，扶持七年，分貢樹之香，同餐法酒，慮長楊之獵，尚挽強弓，方期恆仰中星，豈料離占昴日，威鳳竟翔於寥廓，虛舟長往乎夜川，皇上南內，輟朝，武宮去籥，錫衰一奠，竟勞帝子之尊，庸器千年，永

入司勳之籍。耳聞者難禁曲踴，身受者應泣重泉。某故吏情深，典型人遠，一門兩代，半隸旌麾，二水三山，常陪文譙，身非王滿，待親公旦之徵，言才愧士行，竟坐劉宏之此席，尊前風月，宛若平生，鼎底鹽梅，又傳衣鉢。撫太尉親栽之柳，當襄陽墮淚之碑，託巫咸以招魂，折疏麻而寄奠。嗚呼！官羈南服，難駕素車白馬而來，腸斷西州，敢忘斗酒隻雞之誓，哀哉尙享！

祭吳桓王廟文

余年十七，讀吳桓王傳，心感慕焉。後十年，宰江甯，過銅井廟，有美少年像，披王者冕旒，英氣弈弈，野人曰：「是桓王也。」余歎歔拜謁，奠少牢，為民祈福，而使祝讀文曰：「惟王值天地之睢刺，孤露之童牙，初亡姑蔑之旗，使射徒林之兕，先破虜將軍，玉璽方收，命棺遽掩，有功帝室，未享侯封。王收樹之遺兵，零星一旅，就渭陽之舅氏，涕淚千行。志在復讎，身先下士，神亭擲戟，立竿知太史之心，金鼓開城，解甲拜子魚之坐，鳴角以

招部曲，戎衣而習春秋。則有公瑾同年，捨道南之宅；喬公淑女，聯吉偶之歡。自覺風流，私夸二塔，有誰旗鼓，敢鬪三軍。江有霧以皆清，陣無堅而不破。待豪傑如一體，用降兵若故。遂奉佛之竿，融功高明帝，誅妖言之于吉。識過茂陵，起家曲阿，收軍牛渚，廓清吳。奄有江東，百姓以爲龍自天來，虎憑風至，勢必山傾地坼，井堙木刊矣。而乃望見兜鍪，陳平冠玉，再瞻談笑，子晉神仙。二軍無難犬之驚，千里有壺漿之獻氣，吞魏武，避獬兒之鋒，表奏漢皇，迎許田之駕。蓋不踰年而大勳集矣，不圖天意佳兵，三分已定，丹徒逐鹿，一矢相遺。劍出匣以沙埋，日東升而雲掩，大寶爲之非偶然也。夫漢家之火德方衰，妖讖之黃龍已死，王如創業，美矣君哉，然觀其絕公路之手書，宜昭大義，問劉繇之兒子，繼繼平生，雖神勇之非常，偏深情之若揭，就使請隨周室，謀鼎暉臺，必非操莽之姦邪，終見高光之磊落也。而說者謂坐竟垂堂，勇忘重閉，未免纊同項羽，死類諸樊，不知伏弩軍門，亦傷劉季，深追銅馬，幾失蕭王。成敗論人，古今同慨，彼

齊武王之沉鷲，晉悼公之雍容，俱未輕身，亦無永世，抑又何也？今者廟貌雖種，風雲自在，端坐悒悒，郎君之神采，珊瑚然；秋草茫茫，討逆之旌旗可想。三吳士女，皆王之遺民；六代雲山，皆王之陳迹。守土官袁枚，幼讀史書，掩卷生慕，來瞻祠宇，雪涕沾襟，難從隔代以執鞭，誤欲升堂而拜母，修下士天臺之表，寄將軍帳下之兒。願安秦厲之壇，永錫編氓之福，勿孤普淖，鑒此丹誠。嗚呼！千載論交，王識少年之令尹，九原若作，吾從總角之英雄。

公祭襄勤伯鄂公文

嗚呼！徹曉含芒，天星所以高上將，見危授命，人世所以重尸臣，乃有枉矢西流，赤烏夾日，班超之行萬里，韓弇之歿三邊，海內爲之指膺，天子聞而郊弔，豈非原軒直蓋，光爭鐘鼎之先；馬革殘屍，位列雲臺之上者哉！恭惟虛亭尙書，殷代巫咸，姜家呂伋，華嶽削成於前日，雷精感應於胎生，受五運之金多，太阿立斷，得九秋之氣勁，止水無波，少步花磚，三清受職，長持玉節，十部官

威。計博頭丹陽者一年，陶公極風聲於千里。天子受降，伊里命公出。雖呼韓，明知梨樹誓盟，吐蕃難信。涇州獻，醜奴可疑。祇因王者推誠，聖人無二。故使甘陳為都，護將倚頗，收如長城。公奉詔鑿行，誓心深入。戎裝別母，有淚無言。秋日從軍，多霜少露。蓋早已笑看金玦，長辭玉闕矣。亡何，豺虎起於穀下，烽煙莽若雲來。犬不左牽，讎難御突。抱九地九天之智，莫可施為。聽一頸兩甄之鳴，長圍漸逼。拳毆突，肘見骨而未休。旗偃雷回，血瀾騁而尚戰。短款困汝山之手，妖雲遮捧日之心。雖必死是期，不去教曹鼓蓋，而大臣難辱，終抽光弼靴刀。嗚呼痛哉！白草青燐，誰辨蔣侯之骨。歟！旌冷鑿，虛歸穆伯之喪。一柱西傾，九重天泣。驚聞鼙鼓，痛甚沙場。養孤兒於羽林，錫高堂以胎穀。刻木以像鮑信，碧葬風涼。臨池而痛彥，綠沉瓦墮。假使公竟維妻質子，牢箠賢王，封驃騎之狼胥，築韓公之中壘。轉不過策勳，雙闕磨崖一碑已耳。又安能氣肅三靈，而哀騰七萃也哉？今日者，旄頭宵落，龍庭晝空。鳴鏑者銷聲，沸斥者誓伏。終軍被害，卒

鼻南越之頭，來歙雖亡，終取公孫之蜀。公之目可以瞑矣。公之心可以安矣。某等曾依麾下，同沐清風，過細柳之軍營，尚思刁斗。望周南之菱舍，敢折甘棠。方期式像於凌煙，豈料招魂於絕域。雍容裘帶，涉想猶存。叱咤風雲，音塵不再。謹以牲牢之奠，聊申部曲之心。黍稷非馨，丹誠可鑒。所冀刀弓自動，即為來享之徵。殺左歸來，莫作思鄉之夢。哀哉尚享！

檄吳縣城隍神文

昔重獻上天，禁神人之雜處。夏王鑄鼎，除魍魅之不祥。故知沈有履，竈有鬻者，沴氣之偶乖也。楚人鬼，滅人禩者，弊俗之宜創也。屢宜社之肉，祇以勤民。殺太陰之弓，原為射厲。我國家齋宮澄肅，祀典清嚴。祇正官開，女嬃星耀，過科車之故氣。照白日之幽嬪，稱天而誅。燧瀆奉三章之法，惑衆者殺。軍民掃厲之壇，凡夫她營赤祓。鼠說黃祥，宋無忌之兒妖。徐阿尼之貓鬼，靡不銷聲滅迹。祥羽濛濛，豈有怪異。敢粉身以儀房，女性

同河伯，竟娶婦以長巫風。如汝吳縣，墮神者，何其妄也！
惟神血食金闈，卯翼士女，繩芟家士，宰執傷宮。有彌跖
之妖，常呼甲作食之。或鮪蠶之祟，常命方相擒之。乃元
妙觀旁，女子沈阿雲，口稱神據，病入談詒。半點半癡，非
因非想。戶構不枕，遭蹴首之驚，舛變不詞，受妖夫之曳。
花如著霧，但有啼痕；玉未成烟，漸無華色。三更吹雲，白
蜺嬰拂之風，夢行雲，紂絕陰天之所。爺娘擁髻以泣，
徧請神，戚鄰掩戶而驚，懼招鬼婿。嘻，異矣！夫五行六
氣之怪，聖人不言，四鄉九正之靈，明時効順。高高在上，
甯非有道之天，虺虺其聲，豈早無雷之國，如何非類，還
爾相干，午乃淫威，肆其靈藥，棄位而妓，明禱非野合之
場，不夫而婚，內土豈司幽之國，禁部民之娶，律有明刑，
嚴左道之誅，法宜等。或者繡衣乘傳，漢官尙有詐稱，
焉知社鼠城狐，冥府不無假託，然而既少聰明之察，終
慚黍稷之馨，欲祈神靈，焚祿廟，下官偶來吳下，居此
凶矜，怒髮植竿，雄心拔鞘，撫長劍兮，撫幼艾，雅慕騷人，
挺猛氏而，斷遊梟，敢藏賦手，女父龍官，陽爲筮室之求，

陰作鸞篋之奪，下官不忍拒也。哀渠窈窕，曉汝淫昏。彼
美人兮，焉能事鬼。我丈夫也，不愧於天。焚斗檢之斜封，
常鄴都之露布。今日者，兩行花燭，一色刀光。浪子催妝，
桃艾撒帳。磬折以待，權爲西門豹之挪揄。麝厲以須，莫
怪郭代公之鹵莽。

祭盧恭人文

嗚呼！同作寄公，悵通家之人少。遽傷嘉偶，驚少女
之風多。月方耀夫，纖阿星忽沉於織室。此鱗魚所以有
常開之目，鄰舂所以有不相之聲也。而況德重金闈，受
公宮之四教，聲留彤管，歌諍女之三章者乎。恭人本宏
農著姓，生息土名區。婉孌蘊其容，莊姝表其度。既懷文
而抱質，亦習禮而明詩。我抱經學士，以最後之絃，作煎
膠之續。初傳下達，頓起鬪言。或謂餘杭路遙，納幣何須
出境。或謂藁砧日暮，生梯已屬枯楊。苟非玉女清臚，甯
免冰人卷舌。乃恭人耳聞嚴命，手戴香纓，慕楚國之先
賢，欣然筮日，作盧家之少婦，不復疑年。蓋其神識超然，

早已加人一等。及其嬾於學士也，曲號姑恩，獲婦如歌得寶，箴修女史，執鉞間以織冠。三滌三翻，概散修屨之器；一燈一卷，蘭熏粉澤之膏。學士好直言，而恭人進伯宗之戒；學士偶入覲，而恭人爲裴澤之從。旣連襪以倚裳，亦雙心而一襪。曹大家所謂婦如影響，焉得不賞者。其恭人之謂矣。且夫黍離之什，伯奇野放之歌也；黑心之符，義方諷世之作也。從來後母，絕少慈雲；恭人撫暮鬢之髻，覩學鴈鳩之平一，爲鬢髮，治挖禿以無嫌；哺女淖糜，喚摩敦而共樂。忽傷文伯，痛甚敬。湯液扶持，冷霧清霜之際，燒瘕停結，搗膺洵涕之餘。不因異腹而損慈，翻以銜哀而致毀；其病也，乃其所以爲賢歟。兼之不侈妬下，旁求側室之嫫媿，惟恐濞宗，勸續小郎之介婦。米鹽凌雜，碩畫分明；始姆歸依，齊聲延祝。此又善心爲竊，善容爲窕之明徵也已。客秋枚山妻以鄉里之親，遣女奴作私覲之請。蒙恭人賜之敷坐，接以和顏，雖欽遲未來，大享廢夫人之禮；而餘恩逮賤，小君有竹筮之將。嗚呼！人何淑也！僕有感焉，蓋聞媒以名通，大抵華年

牌合；妻因夫貴，都夸與慶首行。是以高柔愛玩賢妻，有終焉之志；元相悲傷故劍，因晚景之榮。學士上苑探花，湘南持節，雖如春夢，已付輕雲。而恭人齒未三旬，歸纜五載，假使慶鍾於後，天假之年，安知不膝繞珠胎，班高命婦。而乃乘龍於絳帳，埋玉於青溪，三日結褵，便製諸兒之文葆；一盤苜蓿，空勞親手之羹湯。病已劇而未使郎知，身將殞而始聞醫至，宜乎莊盆憤鼓，猶迴木石之腸。況復潘鬢將衰，忍制瓊瑰之淚。然而福者邱里之德者，竹君之耀，數者偶然之遇，緣者無盡之稱。恭人寸意，不炫旌前，遠遶崇情，頗期身後。故知花釵九原非桓孟之光，青史千年，我是姬姜之壽。玉棺易墜，簡難湮，五時衣空，三生石在，學士又何必以無涯之愛，悼不駐之光陰也哉？枚愧無一束之芻，上作萎餘之薦，敢奏九歌之曲，敬招遺戶之魂靈。或有知，庶其來也。哀哉尙享！

小倉山房外集卷四

上尹制府書

六月十四日，公鳴八騶，過五柳，度墜約，相錙壇，將茸隨園之蓬茅，請變駕之臨幸。是日也，流水遊龍，冠簪朋盍，鳥欲鳴而難囀，人含意以未申。今聞孤子防秋，縉衣東指，凡諸惘素，宜早寫宣。夫傾陽者，葵藿之誠，獻曝者，野人之禮，朱鷺晨飛於漢殿，元龜夜夢於宋王。樹且爭天，雲猶捧日，而況新辭墨綬，舊綰銀黃，一椽皆饋廩之餘，五畝亦大官所賜，豈有塞門引被，不觀河洛之圖，洗耳投淵，遠拒陸峒之駕者哉？然而愛有餘者，敬不足也；心雖摯者，事或乖也。夫十匠九柯之說，千門一戶之奇，非張華所能詳，亦揚雄所未賦。猶以清陽玉葉，徒高八觚之基，銅冒金塗，未極九衢之變。故駕蒼龍而時邁，飛翠蓋以雲翔。若復降清蹕於瓜廡，屈重欄於圭竇，則

天將倚杵，奧且生群。念人捧劍而頭低，玉女投壺而臆礙，必致王商門小，雨沾從者之衣。叔子笑聞，人立背闕而語。掌舍無賁庸之設，爰闕有穿漏之憂，此其不敢者一也。說者謂周王德盛，蒿可爲宮，唐帝心清，松生於牖。是以天子書雲甯寺，聽雪靈巖，亦復片幹庸廡，棠蔭剝。滔湯與坎挺不礙，黼潔與平滲無嫌。職此類推，則又慎矣。夫半椽三瓦，得日巧於空青，開士苾芻，難引繩夫。臣子臨民，浣濯戒在公羊，密石龍諸，載於晉語。隨園者，考槃過小，陋室銘傳，比王薄之亭臺，官非師傳，學熊安之洒浩，人愧經神。張黼辰，則木屑難用爲庚牌，焚筆鬢，則草根將嗅於甲帳。雖三土爲堯，茅茨不剪，而重瞳是舜，部婁何觀。此其不敢者二也。倘賜水衡之錢，饋度支之費，亭公栽樹，扁長呈材，竹入司監，風歸令史，佻夫以爲己力，勤民而將自封，恐刻溪立舍，戴達不安，楊烈則

橋阿稱薄福。累五丈旗。復道周唐之所。高樹方明。豈十
七步長阿。連石之鄉。可賢處士。此其不敢者一也。若令
自修越時。私買吳雲。庇此匏居。媚於秦殿。恐身少清宮
之費。家無潤屋之資。九仞臺高。難繩子午。三戒土小。敢
號昆侖。徒使孟室見尤。趙椽被誚。荔艾之五旬。有愆。射
稽之四板。空調。此其不敢者四也。夫黃鸞白鶴。各有都
家。區土區廬。豈容墟。戾枚離。禹航之地。叩鍾山之英。忘
首邱之思。冒寄公之號。本非士斷。難告僕夫。雖孔愉在
郡。卽會稽以爲家。慮慙居官。愛靈昌而不返。稱周非客。
受廬皆民。然而清問忽下。於九乾。巧官有同乎三窟。此
其不敢者五也。昔春陵沛邑之幸。本是雲龍。槐眉下壁
之觀。無非仙跡。卽或宴戴公之山下。訪杜相於樊川。大
抵警蹕清塵。早張旃艾。未必天豚暮鷄。許直東廂。今者
沐鶴溪深。母妻俱在。桃源花老。雞犬相將。避則靈蹟誰
司。留則重嶺難伏。豈挹渠有九梯之穴。廣陵非六慎之
門乎。且夫曾無二上齒路馬者。有誅席設九重。過公廬
者必式。荷降義軒之鑿輅。將見堯舜於夔臚。荆棘曾枝。

都成皇樹。衆歸窮濟。盡是帝邱。紅杏進而黃袖封。御香
留而左扉闔。空抱李崧之宅券。將寄息夫之邱亭。此其
不敢者六也。且夫四千價樹。十萬買鄰。洗薤同渠。灌花
相助。鑿壁分一燈之火。綠楊爲兩家之春。久已沿彼此
鄰。無人笑拙矣。倘復路布甬道。門開劇驂。劍小人之廬。
弛文子之室。伐東鄰之棗樹。移南家之輓工。則燕雀驚
棲。將歸咎於連牆之士。池魚波及。兼抱慚於乞火之家。
未增景於邊掠。先樹怨於襟背。此其不敢者七也。抑又
聞之。鳧渚鶴洲。以小爲貴。雲巢瑞室。惟曲斯幽。倘加將
作之經營。定用考工之儀式。九蓋皆繼。四維盡參。樹剪
賓連。衢加號械。既鎮其壑。損一壑一邱之致。將懸以禁。
改半郊半郭之風。必使地上布命。池中鋪錦。藻兼睨目。
玉帶呈圖。有莊嚴界觀。無濠濮間想。此其不敢者八也。
或謂捨家奉佛。明僧紹且結緣焉。以宅易州。武陵王或
僥倖焉。又何妨借終南之捷徑。獻白雁爲詞。城乎不知
枚刺草心。殷衛雲力薄。帶瀾牆而後起。身若斷當冠蓬
累。以鑿崩形同斯賴。倘芟荷衣冷。見日先焦。竹筍風輕。

朝天使墜翻使蜘蛛讓隱臆難止談山且移文松將變色是以抽蒲筆寫蓬心獻邱里之言當華陽之表桂州刑馬願迎三皇之車谷口寒門冀免萬靈之接公謀參噴室職任咎單畜君何尤愛人以德留蕭閒之草木卽錫福於煙霞不奪箕山未必堯階之路窄許扁石戶彌彰禹甸之風清。

答王厚齋書

昔者由余入秦引節西極樂毅遊燕稅車金臺之二子者豈忍棄其鄉哉誠狃於名而憂夫世也別後稀膏棘軸衡流方羊耀靈促輪蟾目瞪轡馳原隰之繡錯睇轡獻之蔚絕凡海王所以尊地媼所以富王節所以走晉金椎所以馳秦亦既觀止低徊留之方知刑馬之郊有古阜之跡負黍之壤果隱士之居古人文藻必資遊覽倘爲鄙儒終慚都士僕學非貴誼乃蒙吳公之薦才劣孫宏竟對明廷之策猶不自諱以爲庶幾排金門進紫闥彈危議之八索調朱襄之五絃矣爾乃強臺未

上弱水邊沉知北有懷圖南無力側身徒赤壤局影非朱門梧邱哭而仲尼之車不停范蠡吠而文種之產不至我獨何能無慨然已而遇薦主金公之憂卷舌望星若盧握手或奉壺冰或操量鼓待其事竟然後拂衣甯可使兩箭貫耳讓禮震以前驅萬戟又胸救范升而早退哉僕聞亭歷委於炎夏款冬華於嚴霜窮通之靡定也呂尚使老者奮項囊使童兒矜遲速之無常也粵宛之天難卜侯龜之兆高塘之地終占射隼之功故匡衡對策不中經義益明蘇秦捭闔無功飛鉗始學僕雖摧折亦無嘗焉尙愁自苦懶樾獨前模繡範其身蘭滌謹其滿庶幾再奮溟池重亨天衢非觀書於太史亦聽役於司徒耳若夫辭君王而爲鮑焦之遁衣敝袴而爲買臣之歸則擲楮無所題橋有志歸宋見斬用趙何益揆厥下情實非所願方今木葉臥地天風隕霜候驅宵征秋河曉碧先生蒸馮琫之膏飮宵梁之酒若招搖之桂召狂屈之徒唱古寡應呼今誰聽坐無車公何必不爲樂也嗟乎朱絲未染猶隕楊朱之涕白髮曠指時動曾

參之懷。況復心旌風搖，芳訊雨絕。悶巾褐於旅巷，生縛
驅於斥苦。涸魚噓沫，而後知同池之懼。越禽孤棲，而後
知離羣之哀。夙欽德音，辱贈敢答。削札局函，恨然何已。

與蔣茗生書

昔柯亭之竹，非呈響於蔡邕；鹿盧之劍，豈矜奇於
秦女？乃過之者駐轡，佩之者超屏，何哉？美見者愔生，氣
求者聲應。人非曠眊，覩夷光而運眸；地非豐俗，奏咸韶
而傾耳。此鄭風所以歌緇衣，周易所以稱蘭臭也。若乃
惠施測交而無從，屈平獨立而增歎。游魚欲出而瑟希，
雍門思悲而琴寡。無所感之，誰爲應之。客歲稅駕廣陵，
見足下壁上詩，煙墨猶溼，素塵將掩。僕手拂口吟，色然
心駭。絃歌應節，流水可以移情；同堂異鄉，停雲因而增
慨。字尾書「茗生」二字，嘻！江上丈人，澤邊漁父，伊可
懷也。彼何人哉？僕雖識高敏夢中之路，難抱張騫鑿空
之想。縱有宜生切肺之義，更深孺悲無介之虞。於是殫
深心於搜牢，極冲襟於遐訪。西朝執訊，虛位以待；李巡

東海得書，榜道節乘孫惠。愛而不見，於今三年。幸安亭
公子紆轡白下，道足下居洪都之地，爲舍人之官。其才
藻耀，其人玉立。然後知足下國之良也，民之秀也。欽遲
者方望若歲，而馳譽者久。癩若雷，雖然九州大矣，人才
衆矣。僕螻伏江表，足下鳳鳴神都。僕知君，君甯知僕哉？
豈意銅山之鐘，地隔而霜應；晨風之鳥，樹遠而聲交。邴
原渡海，方覓孫崧；北海有心，早知劉備。於是遠蒙矜寵，
重寄篇什。開函香生，凌紙怪發。驪龍未遇，先投六寸之
明珠；師曠方驚，更轉九天之清角。識麟一趾，眸子自矜；
藏鳳半毛，門庭可賀。所冀足下北行之日，鳴騶臨況；僕
囊除敝廬，請吾子之須臾焉。昔者嵇康命駕，千里相思；
元度出都，一日九詣。心期既重，手握自殷。緬彼賢流，豈
其然矣。足下與余，豈在古人之後乎？

與延綏將軍書

枚聞遭逢者運也，經略者才也。蛟龍乘三春而起，
螭虎豹臨九關而威生。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

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林父獲鄂舒於北狄，萊子朝
委弱於東陽，莫不乘風雲，耀金石，隱敵國於雲外，鞏金
湯兮千里。若夫攬九之控制，論八鎮之規模，防秋以
全陝爲尊，入關以延綏爲要，產非西極，不號龍駒，人過
陰山，都名壯士，角聲宵奏，延陀之妖，雪驚飛，檄草朝成，
西毒之黃龍氣盡，此則河湟惟唐休環能知，而安西非
郭代公不可者矣。卓圖將軍，浙西八俊，河鼓一星，戴豹
皮之冠，纏虎尾於臂，堯廟踢壁，橫行十尋，齊市長繩，曳
馳三丈，天生躍穿，苦竹刺而如飛，黃回運刀，激水灑而
不入，爲賊習膽，騎牛讀書，故能故身，梁槍砲家，穴穴
矛丈八擒，青犢以立功，浴鐵三千，鑊白門而斷節，子陵
臺畔，來侯霸之車聲，杜甫柴門，寬嚴公之禮數，容長儒
爲揖客，喜章叔是同鄉。甲戌春二月朝天子於京師，日
乍捧而雲開，臺未投而天笑，舞羊侃之槊，樹折苑中，擊
周寶之毬，勇聞殿上，遂製梁公之金字，賜萬徹以膜皮，
一障珠邊，雙旌出塞，倥傯人武，試亞夫之治兵，青海天
驕服高皇之善將，此行也，東門介士，南國儒冠，老者頰

鳴，少者齒擊，莫不指陣圖而思丞相，歎大樹以望將軍，
僕獨不然，蓋有說矣。夫虎飛食肉之奇，豹死留皮之語，
尙屬武夫之佼佼，難語大雅之情。惟念我國家，休養
百年，欽明四代，南至於濮，北至於視粟，西至於靈，
東至於開梧，莫不候月滿，占風納，惟西戎一旅，屢
折篋箚，小醜尙存，英雄爲之氣湧，匈奴未滅，男兒何以
家爲公之聞，其心投袂欲起也久矣。今者旄頭夜落，
神雀朝飛，單于生內亂之憂，可汗有尊天之請，旗書歸
順，鳥願投明，貢牛羊稱唐帝之畜生，獻燕支作漢宮之
顏色，而且驢廬來告國難，康居願作先驅。天子哀彼，
受其楛矢，快張黃籍，編錄鳥力，愛虞謝之饑涼州，常
通石管，薄僧儒之拒悉怛，坐失生羌，將撤戊己之邊防，
增庚戌之士斷，置燭龍之州邑，懷關茸之人民，蓋渭橋
謁，而麟閣畫十一將，高昌滅，而北方靖三十年，誠綏邊
之盛事，柔遠之鴻業也。所慮者其來荒忽，非八柄所可
維，其義羈縻，非九刑所能震懾，是以不樂水土，則頡
利思略，失機宜，則梁安中變，贊普獻塞，終持銀鬪而

奔梨樹請盟，竟鑄金枷以縛。羈留質子，彼何愛於匹夫；安設屯田，或且鞠爲與草。雖依漢與依天等，而受降如受敵然。矧孟琪之室萬間，班超之國五十，豈無能稱操刺賢，號屠耆者？勢必滿月生心，推寅起事。等夜浦之射闕，學莫叔之遺天。我已垂髮，彼方鳴鏑。階將舞羽，寇且張弧。夫西域何足敵漢，而平準卒以成書。南蠻未必困唐，而徐州囚之盜甲。然則魏徵憂國之謀，江統徙戎之論，誰關鐵柱，永靖銅駝？非所能知也，不敢不告也。延綏北可控五戎，南可衛三輔。有蘆門塞砦之險，有遼遠三族之戍。願公消禍於無形，練兵於不戰。先知爲計，見小曰明。鄧訓馭燒當，恩如父子；高車畏陸倕，嚴若風霜。庶幾廷光拜城上而肅然，梅嶽識豐州而不動。——策之上者也。不然，則六韜開弓，三鑿起戒，嫖姚之兵五道，孫武之智九天。焚老上之龍庭，掃溟羅之醜脫，必使頭飛六角，面縛三門。服匿虛空，珍珠帳捲。然後鑄碑慈嶺，挂弓扶桑，乃爲大丈夫之志業耳。昔者荆漭之地，勸文命之威，桐鼓之歌，舜空奏曲。作將宜有意，然商教

民七年，先甲三日，避險尙遠，趨時貴近。銅柱蒿牆，都煩竿畫，琵琶蹴鞠，盡是兵機。或未至金陵，元圖方略，或經營玉壘，不設墜門。慮捷事而內結中涓，逞精仗而自臨武庫。緩帶之時，畫虎尾春冰之節。援抱之際，有銀銜鐵室之防。此又豪傑之善處，忠臣之葆就。蓋謀高然後陣定，主信然後權專。功雖成於臨時，道當裕於平日也。僕身別熊羆，心依鹿豕。蒼鷹當秋而先倦，老馬聞戰而不哮。至於釋歸義之三章，唱婆駝之數疊，轉歌頌漢江漢美周，則力有餘妍，心無他讓。早染毫素，勒待燕然之銘。若作馬曹，請設舊交之位。

與雨林似村兩公子書

昔東阿采庶子之春華，盧陵愛延之之淺薄。郭家駟馬，贈錦繡於李端；蕭氏畫堂，寫丹青於到漱。非關公子，定愛才人。從古青琴，最憐周調。我望山宮，保仗節觀。河折筭訓子，孝綽門內，能詩者七十。二人崔約書中，手抄者八千餘紙。丹山氣厚，離鳳爭飛；湘水波清，叢蘭並

戊。一招隱者，三宿南牙。悲涼雨林似村。公子車蓋初
傾，網馮並坐。當恢合之孟夏，均貴賤於條風。珠耀雙丸，
難分甲乙。玉森兩對，共倚兼霞。與祖約談，次日如失眠
之客。聽裴綽語，終宵聞彈瑟之聲。天士去而地士來，世
儒倦而文儒繼。寫長瑜之佳句，則手界烏絲。看太叔之
彎弓，則箭穿楊葉。可以測交，可以樹善。又豈止梨名釘
坐，酒號蘭生。梅郎主之懽懽，容雅遊之盛事也。乎亡何
竟飛緱氏，鶴去遼城。叮嚀縞紵之投，惆悵河梁之別。嗟
乎烏猶擇木，人貴知心。碌碌毛生，慕平原君之高義。惜
惜丁牧，事東平王而不歸。僕豈忘情，遽吟別賦哉。所奈
淮士無田，小人有母。桃花源好，非漁父之家庭。桂樹山
空，剩淮王之雞犬。松風耳冷，聽官鼓以驚噴。羅襪衣涼，
對簪纓而覺野。倘復棲遲幕府，容戀龍門。不爲百里之
侯，轉作將軍之客。是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辭卿而以萬
鍾受祿。有乖出處，無解蛩傳。是以唾井情深，耕煙願切。
團雪散雪，歌巾叔之離詞。大山小山，別何家之兄弟。願
言指水深，表僕心未得銜泥。長巢君屋，繩牀一掛。知來

者之人稀，雲水千重。恐夢中之路斷，幸而紫羅香在，雜
佩聲留，何處雪泥，不印飛鴻之爪。有時烏鵲，能通銀漢
之津。翠被鄂君，歡難抗手。黃衣慶忌，呼可傳書。明年菴
水蓮開，尙想同舟於王子。他日郎君官貴，莫施行馬於
門前。

上台觀察書

枚聞夏后上三嬪，而得九辨。板板非上帝之心；周
官操六計，以馭羣才。休休乃用人之道。是以情在理先，
聖人且以爲田矣。瑜不瑕掩，良工乃以觀玉矣。枚亦緊
濫膺丙丁趨走，深慮萊蕪不能關，絲灼不能清，悼耄不
能仁，強宗不能拔。故前者三肅崇階，五內震動，恐諸葛
垂問，何祇之吏事不修。曹公共談，子揚之精神未戚。不
意明公寬負子之責，入飛耳之談，怒改剽歌郎，抵觸
金布枚始而驚，繼而喜。驚者驚公於東方未明之時，容
光必照。喜者喜枚於國風好色之外，餘罪無他。不敢抵
攔，不求道地，但願陳其悃悃，請一考之。詩書昔李西平

郡將也，而營妓自隨。白太傅，司馬也，而商婦度曲。頗踰規矩，難律官箴。乃其人皆功在山河，名香竹素。枚白漉官以來，未嘗一刻忘簡書，不肯一言枉訊刺。待至五花判畢，因郊雨甘，乃敢彈箏酒歌，倚裳月坐。愛鄂君而流

連翠波，賦洛神而惆悵驚鴻。事有甚於畫眉，盜非同於掩耳。蓋以為靖節閒情，何瑕白璧。東山女妓，即是蒼生

連犴無。小德出入可耳。不圖閣內之悍妻見救，閨中之妬妾包容，而轉蒙大府搜牢，長官狙伺，嘻過矣。夫采

蘭贈芍，不見削於宜尼。閉閣尊經，翻自附於新莽。余中請禁探花，而以賊敗。傅元善言兒女，而以直開。張翰有

小史之詩，高風嶽峻。盧杞無侍兒之奉，醜迹風馳。臬卿

思臣，徵求花粉，輔國逆豎，靜學沙門。古來君子之非賢

於小人之是，布在方策，僕指難陳。枚所仰止高山，恥居下流者，蓋有在矣。然明公必以兩廡相期，一流見待，謂

破老亦為盛德，替姪何以齋心。則枚雖不迷，復於此時亦必味他。若徒鋪張令甲，震疊風聞，捨領而鋼陰私，談牀第以為惆悵，則讀河津上，不禁筆歌。志子

堂前，豈無琴瑟。而況李元忠不以飲酒易僕射，徐瑋省肯以歌曲換中書。人孰無情，士各有志。黃鶴舉矣，青天廓然。丈夫溺死，何妨而拘游哉。公幸毋以尋紉之繩，困奇侏之士也。

慰蔣用菴侍御失火書

公子來，接手書，知先生名山副墨，已為六丁所收。北闕巾車，更為五酉所尼。嘻，其酷矣。僕不獲執鐸將擲，作公孫之侍，又不能反風噴水，表郭憲之心，敬以殘客之卮言，博達人之莞爾。蓋開火也者，於水為妃，無平不陂。在夏為孝，其危乃光。是以梁燬浮圖，武帝以為道高魔盛，魯焚宣榭，何休以為黜杞新周。老物晉存，燈常青而不滅。霸圖吳就，壁雖亦以何妨。王敬則捧紗帽以呼事，須及熱。韓安國對田甲而笑，灰寧不然。先生以霜後之松，鶴作焚餘之圭璧，紅羊劫小，白撰家空。幸草雖存，勞薪已盡，未免蕭邱性冷，炎上心孤。然而淡日而遇七十二毒者，神農之嘗草也。鑄鼎而燒三十六爐者，冥司

之也。造化既人，必極之於既往。桓風汎景，當觀乎其所。將元氣視，時相爲帝。桃笙葵扇，事豈有常。子屈被賣於渠公，乘車食肉。墨子跌屣於楚國，錦衣吹笙。海三凍於慕容之朝，山一飛於身毒之國。動將靜轉，臨與明通。肝蠶之機，由來久矣。而況火原號聖，烟亦稱祥。井絮郊天，庭燎華國。管氏祓燼而作相，衛侯名燬以興邦。豈非鼎彰調燮之功，離本文明之象哉。先生內學七緯，旁通三微，千樹還能，五神開教。清談而焚，惑退舍，鑄詞則蛟龍捧爐，謝元之度履，安於必教。得所諸葛之落難，亭障雅有精思。子玉賓朋，時夸過榮。揚袍袴，都是內藏。方將耀山甫之將明，晨子培之稷行。鞭笞鮭鱗，揖讓夔龍。而乃眼熱牢盆，東壁有餘光之乞。雙生禹筮，西鄰非輪祭之心。遂致 燧乍鑽，而融風反逼。紅霞未嚼，而赤舌先燒。象無齒以身焚，魚在池而殃及。二卵之爵嚴矣，三錢之府閉矣。海內憐之，思舉旆以留賢。士林惜之，謀束縵以還婦。誰知先生三世長者，深知服食之方。半生王門，未領烟膏之藥。一旦脫鞵解纜，陰喝迎涼，還桑

梓若龍荒，笑伊呂爲筦庫。三千太學，請叔夜爲師。九萬巴箋，待羲之染翰。巡狩有典，今皆應邵文章。卜奏雖工，不署馬周名姓。笙清簧煖，撥絃愛火鳳之聲。多鶴蒸鳥，享客鬪燂人之妙。幾幾乎龍叔方寸日映皆空，許由一瓢，風吹不動矣。天以爲阮瑀不出，當焚山以求之。張昭不朝，當燒門以脅之。與其元纁作聘，不如朱鳥催裝。與其國主持鞭，不若炎官張繖。於是司烜戒令，闕伯前驅。百蟲將軍，煥然烈澤。黃車使者，爛其蓋門。絳雲起而捲雷，畢方飛而升屋。焚來諫草，都作赤章。取去易臆，將講碧落。寒山龍旆，爭彩筆之光芒。太乙青藜，搜庸成之册。斧頭孔履，武庫存無。虹鞘寬旌，安公來否。必使焦土無立錫之地，而後文星還小謫之天。譬如度尚焚營兵，裁前進，耿純燒舍，戰乃成功。蓋沉檀非燕則不香，鷹隼圍鷲而愈奮也。當此之時，先生無心炊累商。邱出入烟中，抱德場和，姚光高坐火上，亦曾憶及隨園燈宴，紙醉金迷，有个故人，爲眉火色乎。所望收回餘燼，不諱熱中。樵下楚桴，耶烘夏縵。法非東漢，龍官可入京師。壽祝南

山高爵應歌天保。皇上聖恩似海，燭照常寬。公卿知己如麻，漏杆必助金天作頌，非王融其誰能？玉牒封山，得相如而輒賞。將鬼蒸出芝菌，收之桑榆，燃石冷而重溫，蜀井窺而再餞，不必東煬齊窺西祀盤庚，而早見鐵柱彈冠，鳳池遊汝。僕與先生心期卅載，賦別三年，飲其燒蘭痛分灼艾，乃趨佗有風聞之信，謂李斯在逐客之中，不知僕雖禿炷之年，不畏赤燄之怒，突薪易徙，冰蘄難焦，能與難談不嫌鵝，傲我以石季，謂爲海鷗鳥，彼尊王延壽如魯靈光，坳三發而皆遠，許爲劍再舞而不及劉季，亦猶沃焦山大，受海水以皆消，益火九空，當刀兵而悉度，早服飛霜之散，何勞撒屋之防。生來書閭，委豹之生無，念西施之網未，則又不知陽谷將沉，趙無炊種，暉臺已暮，莊不傳薪，妖鳥空鳴，伯姬呼而不至，豔妻難煽，祇廟禱而無徵，宵明燭光，豈貧家之肯降，頹陽晚照，悵行樂之無期，惟有顏叔灰心，稱貞縮屋，高車生女，築臺配天而已。至於傳明翰之下金昌，累鼓鳴之迎境上，則頗似發臺，揮影丹穴，尋聲處處，庾冰人人元化，由欽

遲之念切，致閃揄之感深也。不然，僕學約有年，隱形無術，蘭陵非朝歌之地，何必回車稽呂，雖千里之遙，尙將命駕，豈有廢左師之短策，過華臣之門，而必奔撤三輔之長裾，當季長之室，而不入者哉？小舒結轡，折此疏風，寫成父之賀書，替君解祟，常陸渾之高詠，一笑臨風。

與楊蓉裳兄弟書

粲粲門子，方深三年之思，采采蘭訊，頻有十行之寄。想足下昆季，蒞枕圖史，自成馨逸，煙墨資其藜，餒元儒養其惠心，起居康娛，故多勝也。承示詠懷，鏡塘金陵，姑蘇各二百韻，伯歌季舞，人歌一邦，銀湧金鳴，光生玉字，鴻文無範，鳳德有朋，盛矣哉！關西華族，其有河東薛氏之風乎？夫賦啓者，審於篇，捷獵者，蓄於典，醜暗者，窮於氣，優息者，殫於力，多文爲富，邃古惟艱，而諸君極亭伯之紛醜，夸茂先之詳瞻，鱗鱗雲起，華嶽峯分，郁郁香霏，博山鼎峙，足使楚豔春席，漢侈讓坐，吳志削簡，越絕廢書，雖滅髮數三十六國，東王投千二百曉，未能抗子

良足啓子。然而寡者，衆之可也。博之所極也。照
乘有珠，何必谷景牛馬。啓國得鎗，奚須冶扇鍾爐。成王
冠，周公使祝雍爲祝詞曰：「遠而勿多也。」陸機云：「
夸目者尙奢，愜心者貴當。」劉勰云：「富於萬篇，貧於
一字。」凡茲明訓，粲若列星，良以言少則理顯，詞費則
耳聒。闕幅裁衣，何如擇布而割；雙雞供饌，不若取泊以
餐。自類書成於皇覽，而三部兩京，鮮傳抄矣。風土記於
孝侯，而郡志方言成旒，贅矣。漢廷徐樂，只載一書；晉椽
阮咸，僅傳三語。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諸君抱竹素之繁，
富圖墳笈之囂於當稚齒之英峙，對惠山之平慘，故宜
棄爾抉髓，斂志詣微。孤寫神峯，窮追道岸，不必旆晉郊，
以示衆誦秦碑，而夸博也。願鄧將軍捐棄故技，更受要
道，僕亦竊比於子桓焉。且夫擲米成丹，是麻姑少年之
戲；指心爲輔，乃邈明老來之悟。才惟放也，而後收之不
枯；氣惟雄也，而後攝之愈密。能取淡於濃，則清泉皆沆
瀣矣。果得平於險，則拳石亦華嵩矣。諸君研閱不休，必
悔少作縱橫，既壽入康衢，譬如芬芳滿林，賞心者不

過一枝之秀；元黃錯采，適體者乃在平襲之服。謝艾雖
繁詞不可芟，王濟雖略人不能益。此則學海之回瀾，文
心之進境也已。傳不云乎：龍在九子，應龍好飛，鳴吻好
望。今飛者健士，望者老夫。金子之私，聊寄一笑。二三君
子試味我言。

小倉山房外集卷五

代許方伯爲高太恭人徵詩啓

夫印印者嫫娥之臺，弈弈者甘泉之齋，不率大夏，人仰徽章，昭明有融，門標綽楔，此固與門之母範，青史之女宗也。然而三心五囑，星小則光微，寡鶴單鳧，巢孤則室毀。安得如幾如式，有守有爲，如高母丁太恭人者乎？恭人居齊女之門，爲吳娃之冠，椒花作頌，久著風華，金井微行，從無亂步。贈公磐石先生，好麗有殷勤之意，待年當娉，變之期，爲戴香纓，聘來夕室，助蘧氏之筵，誨師曹之琴，揚衡但笑于房，苛姁不聞于室。若華刻玉，莫辨姬姜，銀鹿弄兒，儼如姊妹，如此非行修于女公子之時，而誠格于君夫人之處者，其孰能與于斯乎？生觀察六年，贈公遽卒，當是時也，枚臯依母，吳市萍浮，陸賈分家，越裝星散，二升鹽菜，愁吾子之餐，多千里靈輜，苦休夫

之路遠，元昆娟孟，各自僣馳，餘子公行，半皆呂鉅，曾曾小子，八榻衣單，頊頊蕭辰，三隅煤冷，亡箸簪而欲哭，坐妻室以無言古之人，雖姜氏稱哀，蔡姬姓痛，方茲營獨，殆有同焉。恭人乃倚竹忘寒，茹荼耐苦，諱鬻庭誥，藏敕檄書，道此子也，才可受折墜之教，而無父何怙，空瞻槁木而趨，于是嚴細德之險微，延經師以程督，惡筭露紉，長捐耀首之華，象掃萑斂，時映麻衣之雪，煩攔私服，纒手三盆，經紀朝饗，川梁一笱，男錢女布，共鹽鼓以經營，鄭絡秦簪，雜書聲而上下，卒能維莫侮，甬真冷沖人，放仗塔邊，五百道小夫人之乳，武功爵上，一萬戶大呼藥之官，真足告皇辟于九泉，慰威姑而一笑也已。更可異者，谷永餘責，原有萬金，張博負人，竟無一報。在凡情必挾趙氏之孤，索秦城之璧，而恭人截髮置酒，敷衽陳詞，念先子之交情，燒下手之空券，遂使鄉傳市義，而馮驩

稱高人爭執。而宋清轉富。可謂雖享吹飭。髒之風。女
次洗金銀之氣者矣。觀察五命賜則一。歷出巡駐馬洪
都。褰帷白下。凡十部宣風之雅化。皆三遷訓子之貽謀。
雖石饗祠空。有淚尙彈。孝水而瀧岡阡表。無人不仰。慈
雲某官。共南畿姻聯家督。既聞穆行。敢闕微言。占鷄序
以先行。喜鳳毛之蔚起。當年平視。識周家絡秀之賢。此
日欽遲。拜魯國成風之廟。伏願方聞之士。奔雅之才。各
振霜毫。大書金管。斫三湘舜竹。雲委千行。探龍威禹書。
又成三策。庶幾旆檀香遠。因風力之吹揚。玉女峯高。得
坐光之照耀。補周官陰禮。憲于王宮。並張華女箴垂爲
內則。

謝金撫軍薦舉博學鴻詞啓

公奏本朝鴻博。停五十七年。廩生袁枚。擬二十一
歲。奇才應運。卓識冠時。臣所特薦。止此一人。枚聞命驚
疑。心頗罔播。伏念非常之科。盛名難副。顧問之職。童子
何知。昔王修表高柔於早歲。何點識邱遲於幼年。大抵

獎借齒牙策其上進。未必刻雕朽鈍。出於王廷。我德山
中丞西州叔子。洛下吳公。金奏議徵玉容。頃度水朝東
海。先選者定是蹄窪。星拱北辰。最前者莫如奎璧。趙文
子舉七十餘家。豈徒管庫。崔祐甫除八百餘吏。不遺親
知。栽桃李而旁及葑菲。取絲麻而不遺菅蒯。於蒼鳥羣
飛之日。作一夔已足之章。在萬人如海之中。爲國士無
雙之譽。伏念枚浙東之鄙人也。才識妃嫜。學辨蠶蠶。
駟數粟。未作州書。販鼠賣蛙。難逢郡士。坐帝後七車而
不敢。問山河兩戒以茫然。雖賜忌見。酒于偶然。三問三
答。而子晉對師曠。業已五稱五窮。當陸遜入幕之時。正
耿弇北上之歲。南朝甲族。初入銓曹。東海孝廉。裁過半
世。就使十行俱下。誦亦無多。公然三策明廷。問將何對。
愛費禱而許驂乘。蜀郡驚看薦王。乘而說華年。江東傾
耳。定使彼都人士。爭傳賤子之姓名。滿殿侯王。來問徵
君之甲子。欲辭似怯。將赴先慚。枚又聞君子之惠人也。
公薦與私財不並。儒生之交惠也。感恩與知己難兼。是
以願榮舉士。便號南金。晏子脫曉。不共天祿。公乃長府

資於河貨粟，奴星檣，計吏呼船。傲關張節度之旌，旌聚擾護行人之風。寧窮千里，不必齋糧。方朔一藥，無勞索米，豈非律吹過暖，楮刻失真者乎？茲者夫子，高長安日遠，作充庭禮，陳於方物之前。署行義年，副以尙書之表。秋風四馬，難攜三篋之書。方寸舊都，檢點五行之志。扇捉謝公之手，十萬當增人非員。傲之才五千難闢。枚惟有玉海尋涯，金天進頌。學書生紙，免脫容刀。敢云劍擲豐城，一出而四方照耀。庶免鶴牽遵祖，命舞而雙翅。穆穆公非殷翼之孫，謀致人於九天之上。我是巨鯨之戴，負重恩如五嶽之高。

擅責旗廝謝岱將軍啓

枚初離書舍，便領雷封，雖有愛民之心，未知事上之道。本月二十日，公麾下役，微李氏之租，囚周家之子，移宮抄羽，意欲何爲？寧奪母刁，志在桐喝。枚已得其情，略詰其故而升罔知尺一，任意侮張，莫教趾高，伯珪聲大，坐獄之鄉，亭盡駭，殺青之金布，安存此枚，所以

不及上聞，遺加杖決也。然而承符手力，律雖不制，而臺使軍丁罪合先爲上請，魏絳戮揚干之僕，六駟皆驚，秀實誅郭令之兵，一軍盡甲，乃明公薄怒不形，觀過於黨，始懲破柱之風，俾識堂廉之分，輒赦如絃之直，以全傳棧之材。人謂枚先有不耐一官之意，而後勤於刑，枚知公原有不屈一夫之心，而敢行其志。園丁芟主人之荆棘，方欲居功，子孫鞭祖父之家，奴自知小過，念前愆而莫贖，圖自新之有期。從此申公憲以報私恩，依然執法，而得下情，以白執事，合緩須臾，庶在野免銅拔之歌，亦爲公肅銀刀之隊。

謝薦擢高郵刺史啓

枚五年曠職，四任專城，以李蔡之下中，任尹賞之煩劇。譬諸朽木蒙大匠以包容，自笑鷲駘，篋香其而煨息。六月十一日，聞高郵州缺，以枚表薦，伏念枚一級階，九牛難挽，三刀吉夢，五夜無徵，遽加不次之遷，恐孤終之責，況刊溝孔道，甃社災區，驛過如星，鴻飛流野。

弦高之牛十二，難犒行人；子罕之菜一鍾，待餓餓者。數江南赤緊之任，豈老成用浙西估舉之儒，恐乖人望。官雖遷而意怯，職至而節多在。公抱有造之心，輪困不棄；在末東載無顏之輪，偃僕升高。攬鏡照影，公然大夫；納手捫心得無小過。倘薦禰之章，追之不及；則推袁之表，意實難安。惟望明公賜以鍾盞，寬其銜轡，頌侯君房之令序，俾有遺循。置卓子康之官僚，助其不及。雖非製錦初學，裁縫但願張弓倍加矯厲。庶幾精文善法，荒辨無訛。送往事居，窺言不起。得下以盡當官之職，而上以報知己之恩。

上尹制府乞病啓

枚歷官有年，奉職無狀。蒙明公恩勳並至，薦擢交加，雖停年之資格難回，而知己之深恩未報。人雖草木，必不謝芳華於雨露之秋；水近樓臺，益當効涓滴於高深之士。不意本月三日，故里書來，慈親臥病。枚違養之餘，已深踟躇。得信之後，二覺疑伏念枚東浙之鄙人

也。世守一經，家徒四壁。對此日琴堂之官，猶憶當年內舍之書燈授稚子之經，劃殘菘草具先生之饌。撒盡環簪餘贖能舍，斷機尚在，未嘗不指隨心痛。日與雲飛，自蒙丹陛之恩，得奉板輿之樂，春暉寸草，養志八年。然而萱愛家鄉，種河陽而不茂；筍生冬日，覺梓里之尤甘。客秋之暮，柔香時堂上之魚，駢返矣。枚欲再行迎養，則衰年有恙，難涉關河；倘遠訊平安，則隅坐無人，誰調湯藥。在親闈喜少懼多之日，實人子難逃易退之時。瞻望鄉關，何心簪笏？夫人情於日暮頽唐之際，願子孫侍側，而能益精神，儒生於方寸替亂之餘，雖星夜辦公，而必多叢脞。在朝廷無枚數百輩，未必遺少人才；在老母撫枚三十年，原爲承歡今日，情雖殷於報國，志已決於辭官。第養之一言，固須臾所難緩，而終之一字，非人子所忍言。且高堂之年齒未符，或恐事違成例；太府之遭逢難再，未免官愛江南。茲當五內焚如，忽爾三秋，疇作思歸無，得疾爲名，伏願明公念枚烏鳥情深，允其養親之素志。憐枚犬馬力薄，准以乞病之文書。實錄依戀晨昏

而求息；非敢膏盲泉石，借此鳴高，得蒙篆攝有人，當即星馳就道，或老人見子，頓減沉疴，則故吏懷恩，遠思効力，此日得歸膝下，皆仁人之曲體，願生他年重謁軍門，如嬰兒之再投慈母。

歐蘇非四六正宗也，爲公牒文字，正自不得不爾。

爲黃太保賀經略傅公平大金川啓

蓋聞射鵰無力，難彎青海之弓；洗甲有心，誰挽銀河之手。禍不妄者，不足以成大事；量不遠者，不可以語武功。故章皐度鐵嶺而南，降馬隆到涼州而樹，破叔敖甘寢乘羽，而鄧人息兵；唐叔揜兕徒林，而太甲靖亂。大抵功因將立，臣爲主生；飛龍服皇於黃靈，亦文候日於堯屋。恭惟經略忠勇公閣下，讖窮兩戒，學通四夷，爾何昂宿之精，傳說中關之祠。皇上以金川不順，前帥無功，命亞夫代灑上之軍；假王導以安東之節，當是時，天子有愛邊之色，三軍無報捷之書。公以鄧禹之英年，

抱終軍之逸氣，加柱天都部領，百保鮮卑。屢及窳皇，謂誓師之鳴牙，上下取賊之功。爾乃躡鳥角，過青岡，渡桃關，走天馬，難容車不鑿行，殷武伐荆蠻，誰能采入岳侯討楊太，除是飛來公造，鑿綱之衝車，破公孫之鐵檻，製宣王之軟履，曳朱洩之雲橋，誘彼馬人，搜其龍戶，一鼓作氣，三刻踰溝，其摧堅也如鑿汜，盡塗其奪寨也如決流，抑隊我御，未爲鵝鶴，彼軍將化蟲沙。人方疑荀彧之取偃陽，何其難；而魏舒之降鼓子，何其易也。不知黑龍噓氣，代公之草檄方成；飛鳶墮溪，伐波之毒淫難受。飲摩訶之地汁，拜井無靈；啖頰上之弓絃，量沙自壯。而且九折七王尊之馭，三更襄鄧艾之綿，奉走卒以爲師，謙能下士，射酒樽而不動，忠可忘身，肉非黃羊，不畏汝刺，金雖如粟，豈入我懷，非有動心忍性之功，其能有照天耀日之烈乎。正月初六日，金川酋詣大軍乞降，公稱詔書，許其不死，於是雪霽降旗之上，花迎衝壁之人，葉鑄多羅，手牽玉象，捧盤上表，織錦陳詩。公卽洞開重門，雍容色冑，釋蔡州之牙卒，用孟獲之軍人，頃田

不租，十妻不算。此秦王之誓也。我無備，許爾無我虞。此宋公之盟約也。界銅柱以千年，定天山於三箭。元旗返旆，白馬還朝。荀羨二十之年，威儀可想。蔡茂三公之服，士女爭看。解去兜鍪，重含雞舌。八戰八克，爲隴右所希聞。七縱七擒，實南夷所心服。昔劉方之征林邑，殺象享軍。萬歲之渡蜻蛉，仆碑應識。以彼奇功，方斯蔑矣。天子禮頒異數，恩錫非常。覆革綬以蜀縑之袍，賜房以黃銀之帶。金釵阿杜，詔餉盤龍。寶劍椎成，署頒圖定。水晶鹽好，分崔浩以同甘。鐘鼓聲希，探李晟之安否。某一官柴立，萬里鳧趨。寫孫歆慶捷之書，慚無健筆。讀魏絳和戎之奏，如接英風。祝天上之貪狼，年年斂角。願將軍之大樹，歲歲開花。

謝蘇州趙太守啓

蓋聞月犯軒轅，帷簿散於天象。宵攜衾枕，心囑於星長。歎何辜遇人不淑，猶之臆沙思水。空泣鯨箱，祇火豐緞。難尋淨域，從來錄事都知之號。頗少回黃轉

綠之期。若乃匭溥落英，仍登茂席。狼狽徂園，忽被冠裳。律吹谷以成暄，絮沾泥而起舞。洵可稱爲生佛，喚作天公。恭惟文山太守，弭節關中。班春吳下，千尋嶽峻。擎玉女之頭盆，九派江清。渡洛神之羅襪，我靜若鏡。賓至如歸。驪慶朔華堂，太守毫無目色，而維揚旅夜，相公深護才人。則有女號青琴，郎名白石，偶過長陵，小市迎來。油壁香車，純室其容。度假其性，含啼定笑。淑質豔光，玉妒坐於帳中。花羞落於庭下。目作雲瑣，飽矣情如。穆羽調矣。宿空桑，法喜維摩之戀。一枝華勝，紅綃絳樹之緣。其能無天花染衣，黃玉志昂也哉。可奈犀難驅鳥，諾不留仙。拔宅心殷，琴雲力薄。藍橋忘乞漿之路，桃源迷再訪之津。遂乃髮墜黃鄉，釵飛白鳳。單螢火，骨瘦香桃。金輪之呢無靈，玉指之環有淚。樓羅歷日，印龍子以無多。芳訊疏麻，託雁奴而莫寄。山河滿目，潘岳西征。韓繪呼舟，季鷹南返。忽以微之之小住，爲可軟之再逢。數華則星已重周，慶湖扇而字猶未滅。哀其寫窳，空視橫陳。儂已頽侵，守孔子問房之記。卿須解脫，歌獨狐散雪之

章但願蓮出污泥，珠澄濁水，桐成琴瑟，不負鳳鳥會棲劍躍龍津，何必司空自佩，於是改鴛鴦之衽，爲鴛鳥之媒，易孝綽之名，作李波之小妹，適有戴若思者，吳之振奇人也，相對陰謀，絕忘繼靈，遂乃甘爲眉匠，永結心衣，挽玉臂以教封，勸鏡臺之早定，然而華嚴劫責，難轉風輪，秦獄冤深，誰搖酒誦，說三車之法，似有前因，許二月之奔，終需陰訟，遂乃輪情白牒，獄狀黃堂，太守下蕭鹽州之符，急如星火，作李无絃之判，重若南山，浴義女於甘澗，蘭滌始滿，放蒙雙於北海，涇渭永清，從此婦夫，雙心一機，朝朝暮暮，正夢嚴妝，詩薛濤自製之箋，作庾亮媿子之案，取秦女望夫之石，刊阮公遺愛之碑。

賀尹太保側室張氏封一品夫人啓

昔成侯命婦，祥徵太傅之家，魯國成風，聘列小君之號，大抵升綠衣於翟芻，坐側室以魚餅，亦義非自今，而事隆往古矣，然而銀鑽早退，美珥誰探，宗人獻禮而無從，司馬欲舞而不敢呼，爲內子杜信，西橋之樂。

作尙書，王導僅私情之寵，豈有小星替月，親銜玉帝封章，錦瑟乘龍，傳作金堂佳話者乎？我宮保夫子，朱絃不偶，玉軫頻拋，兩江無怨曠之民，一室少相莊之色，有姬張氏，三商待漏，五夜抱衾，早朝則薰護宮袍，衝散而扶持湯沐，具百人之羹，餼絡秀延賓，衆五廟之蘋蘩，季闈尸祭，君姑道孝，民母稱賢，上天寶回文之頌，使公卿九奏，以聞，寫安公德政之碑，在金石一人而已，於是珠胎繞膝，玉樹盈庭，廣成君女入青宮，武昌侯兒通丹禁，固已推尊房老，權攝女君焉，然而吉人心小，沃盥依然，夫子宮清，織蒲如故，皇上引伏波爲外戚，呼宇文爲親家，以爲朕不正其名，何以平章吉禮，卿不牌其合，亦難變理陰陽，況定子馳名，專房已久，樊英雖老，答拜何妨，於是董振禮終，擇人勅下，命嬖嫖之采伴，列與慶之首行，當皇太后萬壽之辰，爲新夫人入朝之始，斯時也，紫極房帥，領隊嵩呼，髻髻女官，聞鐘雲集，夫人六珈未備，假戚里以成妝，九拜初嫺，詣天臺而習禮，班方排乎羣玉，彭忍下夫驚鴻，共指頰人，問是誰家命婦，卽爲尹姑，尙

疑續安元妃。鑿鑿初搖，便染香煙之氣。花鈿歸卸，猶沾
滿露之光。蠶母傾衿，齋娘額手。較之姨封少室，侯號雌
亭。餉阿杜以金釵，賜司徒以石筍。覺彼雖矜寵，此更恩
榮。昔公母徐太夫人，班亞宋子，位比叔隗，亦蒙先帝之
恩。加褒衣之賜。一則母因子貴，一則爵以夫尊。兩代偏
絃，雙彈高調。允居坤位，婦織姑恩。枚久列宮牆，與聞絲
竹。唱榮華之樂，記畫錦之堂。從此白髮彭宣，再後堂而
甘心屈膝。絳紗韋姆，將偕老而初學齊眉。祝西園老圃
之花，晚香秋滿。壯世上朝雲之色，少女風高。

謝瞻園託大中丞賜牡丹啓

中丞金枝玉葉，堯韭舜華，黃菌誕雲，帝桑捧日。心
如明月，不遺小草於胸中。氣作陽春，能速百花於天上。
凡平泉之一水一石，皆會稽之遠體。遠神是以二柰後
分，三桃綺列，青甯苦竹，白馬甜榴。莫不瑞應金香，花生
旌節。牡丹者，外所手植瞻園者也。絳幃初捲，黃蜂報與
春知。國色豈酬，奇音親爲裝束。映緋袍之色，帶露題箋。

分燕寢之香，煎酥贈客。茲者移三江甘雨，爲百粵慈雲。
滿地落英，攀行旌而不得。一叢深色，拂畫檻以啼紅。公
不忍爲節度之芟除，又不能作沉香之遠帶。未免留連
光景，倚遍闌干。枚非平慮侍郎，學惜春御史。紫雲一朶，
動杜牧之清狂。金帶十圍，想魏公之風度。願封嘉樹，永
拜甘棠。散以詩呈，拚將命乞。且喜移當春日，蝶隨香以
借來。但恐遷到貧家，花有知而必惱。乃蒙明公遠貽尺
素，別畫雙株。如嫁叔姬，贈媵侍而旁兼列國。疑降王母
吹雲，敷而廣集羣仙。教伴高人，較勝唐宮之貶。許親文
士，還同洛如之花。枚求則得之，不負夢傳采筆。心乎愛
矣，奚須雲想衣裳。愧曾子之馮蘭香，未詳鹿醢笑武羅
之種芍藥。夸說雲和平分富貴之恩深，三嗅馨香而泣
下。願爲麋鹿，銜瑤池壽木之華。看到子孫，當佛國菩提
之樹。

爲雲華君翠袖圖徵詩啓

余素慕魚薛君通家三代，題襟廿年。愛其藻繪，

發逸情雲上，時呼阿戎與語，幾下孔融之拜。客秋小病，姑蘇薛君獵纓而至，曰：「比日思一閒寫，先生其有意乎？」余笑而從焉。則有汝南碧玉，東海蘭芝，梳薄霧之髮，披頰雲之髻，靡顏膩理，目騰光以流波，翡翠垂鬢，眉橫山而起黛。始則情疎笑淡，煙視媚行，繼乃承顏接詞，華言風語，吐如蘭之氣，序小謫之由。方知貴人未出甘陵，附母先居苦縣，不覺爲之於邑也。當其千金受聘，一車塵宵，伴苕華之玉，宿令絲之帳，戴石家之釵，披湘娥之翠裙，可謂花飛席上，珠墜懷中矣。亡何李錡破，杜秋飄零，柳渾齒衰，琴客遠去，銀瓶落井，畫燭啼紅，楊枝無力以從風，蕉葉有心而捲雨，命之窮也。天竟如何，薛君以帷幕之徵，作庚桑之宿，狹斜大道，幾住香車，小市長陵，別開娃館。三妻同濫，方共浴於靈公，二子沉河，懼誓言於施氏。於是與僮作約，守口如瓶，待姆下堂，闔扉以土，取晨星而作心，抱河上逍遙，領海水以滴羅幃，盤中宛轉，印來粉爪，妝臺寶鏡之書，寫出丹青，落葉風枝之態，兩美既合，久假不歸，婦私夫，厥風古矣，論者

謂堵狗豕生，茅鴟賦作。新特使故雄讓畔，寄緘與逃嫁同辜，未免蚩傳，貽譏莊士。不知苟違而道，卽媧皇煉石之心，怨偶曰仇，豈黃帝婚姻之意，是以媧娥叛塔，許住月宮，太白竊妻，上通星象，媧盈嫁叔，方見美於公羊，宋娣置犂，竟阻攻於孔子。女華比於元聖，棄暗投明，馘首昵於重瞳，因兄背父，明珠抵雀，不如拾而藏之者之積德深也。采鳳隨鴉，不如解而離之者之爲功大也。與其伴賣絹牙郎，芝焚蕙歎，孰若與披香博士，璧合珠聯，凡人間冒禮之嫌，或彼蒼補過之事乎。不然者，狗曲談經，鱗生按律，必欲辱才人於厮養，屈燕婉以成施，石苟能言，天將何對？昔女丸與少年苟合，成仙歌曰：盜道無私，有翅不飛，其雲華之謂矣。薛君恐玉顏不再，嬌喘疑沉，命敬君乘筆，爲荆娘寫照。山花寶髻，都非倚市之妝，石竹羅衣，大有驚鴻之態。屬題綺語，遠寄倉山，疑是妝成，乍來鏡裏，恍聞珮響，如隔簾間之子，修容，卿何事痴人相惜，舍我其誰，爰以南嶽地仙之圖，爲眞眞作傳，更將河東紅淚之絹，代均均乞詩。

謝尹太保和詩啓

昔楊素官尊，酬唱有薛道衡數首香山老去，往來只裴中令一人是非吏隱爭名，青藍競色也。蓋大樂難於孤奏，偏絃不可獨張。支遁升堂，必使法虔侍講；崔延臨陣，先教僧起高歌。遂古以來，理固然矣。而况乎解髻傳珠，抽衣受寶者乎？望山相公，進則憂國，退乃樂天。答賀雪之章，五版並入；種丹青之化，兩戒無塵。起予者商，蒙知言之選；約我以禮，加狂簡之裁。每奏元霜，定開白雪。手寫天馬，傳箋之驛；遞常勞思，湧秋泉籠壁之絳紗。屢滿靈非石鼓，待扣桐魚律是黃鍾。偏應牛鐸，雖秦武鬪孟賁之力，未免絕贖；而齊桓飾石璧之裝，頗增高價。茲者平泉小葺，秋士偶來，方裏而圓缸，法瀆于之謹內。高閨而廣廈，知腹擊之安民。通瀾洑之泉，河流德水樹賓連之木，館號翹才。而且廊覆路而晴雨宜人，壁改廳而卷舒由我。昭子雖郵亭必葺，王儉以公府爲家。方之古人，真無斯德。枚半椽半牀，庸乃知音；一壑一邱，見猶

心喜。無令名而食于懸壺，感君子而食於斯宇。乃能應霜鐘，字頌雲篆，奧旨內識，精文外昭。同是燦光，兩龍膏之燭照。海均爲匏奏，而鱗皮之鼓郊。天且猶抗手雲中，希心物外。寒蟬飲水，仙人羨其無求；小鳥鳴春，老鳳聞而輒答。敢獻奇礪之石，補缺華林；請修寶墨之亭，永鐫公作。（公案假山石故及之）

謝慶侍郎贈灰鼠裘啓

僕聞火鼠出於窮郊，非太平不至；輕裘共於朋友，惟賢者爲能。侍郎奔世貂蟬，英年豹變，作防邊之都護，權司市於甘谷。洞中機宜，克宣威德；一言得體，三軍晏眠。南夷悅而寶布來，西域通而吉光獻。白狼射罷，紅爐酒濃。立天山雪中，狂歌無偶；想洛陽城下，僵臥有人。乃以一領見貽，尺書偕至。黑比純灰之潔，輕同鶴氅而溫。僕侯本陽虛，客非陰重。蟋蟀方鳴於牀下，鸚鵡忽來自雲中。問厚往之心，一毛拔否；辱先施之德，三英粲兮。從此立狐貉者而無慚，臥牛衣中而何泣。不憂不懼，輕冰

小雪之天半曳半披，古澗寒潭之釣。鑽在身而非挾，谷吹律以常暄。負曹交九尺四之身，敢云副是腰腹。遵晏子三十年之訓，直將煖過今生。

代請熊滌齋先生重赴鹿鳴啓

蓋聞地轉風輪，九千里之河清可俟；春回蕊榜，六十年之科第難逢。當京兆之秋闈，有中朝之人瑞。譬若長明燈古，借聖火以齊明；題慶輅存，先龍車而領路也。然考摭言於定保，徵雜錄於文昌，大都虎賁懷人，晨星曠逝。劉叟則麻衣猶著，希羽或白首相來。未有鳴鹿聲中，重周花甲；金鷲背上，再領仙班者。惟我滌齋先生，世守一經，門標六闕。蔡謨清流之望，賀循達禮之宗。重雲法會，戴會弁以接天顏；道遠蓬萊，乘竹馬而窺鴻寶。出入五省，經歷三臺。解組文園，休神家術。無落地不飛之雛鳳，積笏盈牀。有乘風欲路之龍魚，紅霞滿口。開尊第，揚於陵看上下。生可覓人倫，夏太初如商周法。初歲逢玉兔榜，今風當焚香撤幕之時，正賜宴簪花之

日未見之禮六，非叔向其誰知升歌之曲三，須穆子之在坐。康成孫號小同，支干恰合絳叟。手書亥字，甲子何多。且喜貢舉侍郎，是通家之子姓。青宮太保，書晚字於名箋。阮秀儒林，丈人峯峻。李琪前輩，金字牌高。月輪之老桂重開，湯餅之殘牙更健。驚羨此翁矍鑠，皓齒鹿眉。愈想當日風流，東塗西抹。黃花香晚，翻同桃李爭春。燒尾魚歸，走過龍門欲笑。倘有宮中故妓，還識公無。若看池上紅裙，久先某等伏願先生蒲輪早降，法酒同傾。細說開元，勝似白頭宮女。摩挲銅狄，爭看綠髮仙人。廷臣之仁廟詩箋，情緣存否。孫僅之金花帖子，銜押依然。將見樂聞東塔，雲見南宮。鶴立銀袍，開杖響而一齊回首。笙吹畫閣，勸公醉而三百行觴。他年玉笏班中，誰似先生福壽。明燕瓊林會上，再看老子婆娑。

募修成仁菴疏

成仁菴者，金陵南門外一寶刹也。隣方景之祠，厥名有自。近雨花之畔，勝景無涯。余記洛陽之伽藍，發楚

人之平，知其靈光造久，宜謝矣。餘金色消沉，空有祇園之號。此生震動，徒生雲巖之嗟。鑑堂上人，小住有年，大修無力，悲禪堂之穿漏，佛頂星明，墮伽葉之飄零，經幢苦綠，無花可踏，來鹿女以難行，有樹將移，呼嶽神而不動，不得已而施盂鉢，走天涯，膜手人間，自稱募者，將錢繫社，尚且稱神，徒鼎人，能無用衆，苟爲山於平地，一簣先施，則造塔於諸天，合尖有目，伏願大宰官身，諸善男子，憐其苦行，結此勝緣，以六百萬贖魏徵之故居，勝一千緡造戴逵之新宅，或頌仁粟，量鼓獨操，或餽義漿，挈瓶無倦，分八功之水，流爲大川，合千燈之光，混成一色，庶幾法鼓將沉，而以震梵，蓮已落，而重開，自見九級臺成，豈慮百人飄裂，嗟乎！鑄疑有術，佛不如仙，大會無遮，驚能助益，忍使華嚴富貴，空存十笏阿蘭，要非開士慈悲，誰助一流，當仁不讓，諸君須攜載而來，有志未成，菩薩亦倚門而望。

小倉山房外集卷六

贈提督任勇烈公神道碑

山西出將，應運生新父之才；巴蜀從軍，從古落大星之地，故知玉察之惡，其靈猛也；沉檀之貴，其香爇也。苟推轂於凶門，必立懂於天下。乃若兩軍未愾，方交河曲之綏，三鼓不上，竟募宜陽之郭，懃懃將軍，今得之勇烈公矣。公姓任，名舉，字漢冲，大同人也。毅而能授，剛而不斂，受風后之金法，作楊公之鐵星。年十七，應募爲兵，胸服振振，勇可習也；戎容暨暨，望之威如中雍。前二年進士，選陝西柏林守備，征巴里坤有功，調寧夏都司。大傀異災，編氓殲焉，公散所稟假，蠲其捐濟，無饑虐士。高築哀邱，上游之擢，固原遊擊。會提督標同文耀等作亂，半夜寥寥一軍，藉藉諸將征公者伏，僕遼者逃。公手持威械，馬束殷繯，解刀授妻，登樓發鑿。越王園土，闔

門不辱之心，子反乘墮，扞衛侯遮之義。賊有樂項上者，公斬而擲之。頭墮半空，膽落羣醜。寇來不上，我武維揚。追其奔逸，提兵巷戰。以五十健兒，當百千虓虎，立當前。疾呼彼下風，子產尸盜，成列而行。葉公赴難，免冒而進。卒能嚴關鐵社，解散銀刀。城中被掠，哭聲殷天。公下令曰：「掠民財者，許昏夜投繳，逾限者誅。」契箭一傳，革言三就。爭還趙壁，暗歸楚弓。當燒撥焚杆之餘，爲翔瀚雲。翻之取，雖地名回洛，刀號定秦，不是過也。固原平，天子召見，曰：「爾才大可用，惜朕知之晚也。」命王宮之位，與諸將離席。許摩訶之寢，置鴟尾養威。虎將名馳，龍光寵大。會金川苗反，天子詢以方略，卽擢西鳳協副將。馳驛赴營，尋遷重慶總兵。當是時，總督張廣泗，與經略訥親，不相中也。公柴立無阿，危事不商，陳運糧之累，作益兵之請。當事者銜之命，攻昔嶺，拔山而進。公望昔嶺險

絕，惟逆南一溝，可通苗卡。乃命別將，佯言攻嶺，而身率精兵，從後直入。方誓蒼兕以渡河，忽飄雲梯而下。人非蒼翅，肉是飛仙。驚柴紹之壁龍，橫行七跡。信放曹之地虎，雄入九軍。奪取其卡，賊大懼。復築色兒力城，壘石而守。公分兵從木達，不多兩山攻之。烏樞鳥絕，自羽益飛，然離賊巢刮耳崖，已三十里矣。公請以步步圍城，法蹙之不半月，苗可匡平。經略不許，剋期命進。公明知遁甲孤虛，開山有日，龍頭天竄，冒險無功。而業已卜戰，龜焦，還營路斷，遂攀梁麗而上，果受飛礮之災。乃北向叩頭曰：「臣今以死報國矣！」薨年四十有六。嗚呼！痛哉！酸漿城高，藏洪首敵。蜚弧旗拔，考叔先登。方期鏖寇，蛤蚧萬歲。仆碑而造，豈料蒼梧南越。千秋一奮而亡國，有人馬誰之咎也。然而公始則霧雲斷指，繼乃公孫洞胸。小白未僵，大黃猶射。又典韋臨危之戟，橫貫數人。張邃已出之圍，再呼殘卒。淺色黃衫，蓋棺之衣。早備元纒，新篋歸元之面。如生可以謂之勇矣，可以謂之烈矣。事聞，天子賜諡，加提督銜，祀昭忠廟，廕其子，卹其家。公之

恩禮，世盡榮之。公之苦心，人未諒之。今夫將擊車飛者，蒼鷹也。十步九計者，老將也。死綏者，箭之小活國者，忠之大不偶者，命之隻養威者，德之宏以故。或置兩驂於左，拒或帥七覆於敖前。罕羌馬馴，平遠詔。邯鄲難下，武安不行。公雖氣湧如山，亦謙垂堂有戒。肯捨不營之身，作鹵莽之報哉。而無如二檄方構，十全無術。甘凌關忿，盾舞難分。渾濬爭功，風利不泊。哥舒受逼，慟哭出關。周處無憚，孤軍殉節。古英雄之人處兀屯之地，急繕其怒，授命如毛。成仁慷慨之場，不死無名之所。直以瞑目畢見天之志，茹劍有含飴之甘。豈徒沾沾然冀高國於生前，卜鼓吹於死後而已耶。在易象曰：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勇烈公有焉。初，公以川兵，惟怯，紀律不嚴，乃變其徽章，虞招梟俊。曲轅續服，增羅闌狗，附之防。扈帶蛟，有火正壇丁之號，帶其斷作三日之狗，傳其弓作一軍之觀。故能九上九下，兵如刺豕。三途三郊，士無縮甲及公之亡也。山河子弟，猶張呂氏之旗。百保鮮，空喂房公之馬。坡驚鳳落，地慘彭亡。觀黑豬以夢將軍，騎赤牛

而思都尉，其能無秀面生哀，守陴盡哭也哉？公重仁義，辭隆就窳，校尉高官，雖屯戍已袁安故綬，不具丙丁。至於熟左氏相研之書，通呂蒙嚶語之易，執筆如上馬，磨盾卽賦詩，則又靈臣之雅懷，介夫之餘事也。長子承恩，年八歲，天子卽召見，擢侍衛，次子承緒，亦補京口守備。以某年月日，葬公於城東木坡寺之賜塋，三夫人祔焉。日中而窆，機合而封。元甲負土，黃封禱祭，固知廬山九仞難銘，上將之功，石馬千年，尙作勤王之狀。

銘曰：一人誰不死，鬼獨稱雄。一日碧血，千年白虹。任公挺生，熊姿豹狀。兩目眈眈，凌烟閣上。初掃鴟菖，長鯨息浪。再討駒支，蛟峒劍傍。坎旣入險，乾難用壯。克敵致果，輿尸歸葬。事聞於朝，電符悽愴。司勳銘功，太常繪像。幣純四狝，銘旌三丈。聖主之恩，忠臣之樣。一

御祭卞忠貞公墓紀恩碑記

乾隆十六年三月朔，天子南巡狩，至於攝山，命經筵講官刑部侍郎錢陳羣，以少牢祭，有故驃騎將軍卞

公之墓，其裔孫某，屬江寧，令袁枚紀事於碑。枚謹按：忠臣不邀賞於異代，而古節，聖人不責報於幽壤，而加恩。誠以節不可改，謂之忠禮不可廢，謂之典。死有萬端，祇疆場之功大，祝有七身，惟忠孝之道光。昔東晉壘替，強藩驛騷，鯨子冠軍，歷陽鉞履，龍錯濟大難之端，而不知爲計。徐福抱先幾之智，而不用厥謀，遂致禍起，徵書變生肘腋。其時犬戎長狄，分裂中原，尺籍伍符，半招烏合。而且雷池一步，阻外諸侯之援，白門三重，撤小丹陽之戍。祝聃之矢漸逼，騶虞之幡不靈，凡親白晝空，自矜清貴者，不能揮塵代戈，談元曉賊。王茂宏標舉海內，不提子印之節，陶士行搖動義旗，幾失桓文之勳。惟公身居輿國，志奉屏王，軍孤轉先，旗折更進，卻克中矢，援桴未停。荀偃生瘍，張目猶視金鼓，一震背創，盡裂流元黃之血。爲蒼生分痛，決突難之思，爲國家隕身。童子何知，執干戈爲嬰鬼，母氏含笑，喜兒孫作國殤。朝中瓦石生則常舍，塚內空拳死而猶握。海內痛之，朝野惜之，古有社稷臣公之謂矣。然而神仙羽化，尙戀冠巾，烈士魂歸常

後身到國此其誠，誰知國馬之諸侯，空樹霜清，尙識將軍之志。皇上以棟梁之重，首用之於天，盛特合六臣刑牲讀祭，灑九乾之雨露，直達窮泉，感兩晉之衣冠，能無流涕。日月照幽光而益大，旂幟千歲而彌整。牧守土有年，思上彥昇之表，下馬肅拜，未莫何點之屬。見周武封比干，同爲舞蹈，喜漢廷祭，感不傀犧牲。嗚呼！白骨一抔，增國內山川之色，黃封三錫，勵古今臣子之心。嗣孫某世系蟬嫣，不比熊光哭墓，君恩烏矣，應同武子銘鐘。爰勒貞珉，式彰盛典，傳諸奕葉，鑒此哀榮。

重修于忠肅廟碑

在昔玉弩驚天之際，金甌墜地之辰，必有再造元黃，重扶日月者。斷鼉足以奠三靈，挽銀河而清八表。是以少康纂統，仗有夏之靡臣；宣王中興，倚成周之方叔。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然而書於大常，祭於太烝者，國家報功之典也；畫入丹青，祀爲宗布者，後世褒忠之禮也。豈有建熙天耀日之勳，而弓藏東市；負紫纁黃靈之望，

而廟朽國泯，其何以鎮撫神祇，光昭星斗。此我茲廟，臨大中丞，所以有重修于廟之舉也。正統十四年，公爲兵部右侍郎，天子非穆王而征犬戎，聽朝恩之幸河內，賈驪山之禍。應豆田之謠，景泰加公尙書總督軍務，當是時也，三邊烽火，光照甘泉；七萃盡沙，煙消甌脫。中息之北門不啓，瑯琊之南渡諠然。選仗則武庫甲稀，勤王則紙鳶信斷。哭連鸞，難回野井之君；殿擊蒼鷹，反逼屏王之走。加以大風遺孽，麻起青邱；小醜營魂，驛騷碧海。也先以爲江上投鞭，早無建業；夢中伸脚，踏破長安矣。公乃手揮日光，泣同天語，簫勺羣屨，張皇六師。辛毘牽已起之裾，郭憲斷將馳之鞞。劉超妻子，徙入宮中；王衍車牛，獨賣都下。誅中行，說以除其姦；焚洛口，倉以絕其粟。九門列陣，持螯弧先登；八鎮開關，使老熊臥道。三郊三途，旄旗爭荼火之光；五甲五兵，號令肅風雲之氣。而且口授輜略，耳聽羽書，百函飛馳，五版並入。麻思受命，及關而郡縣皆符；劉晏運糧，臨河而舟車悉備。贊皇易三十六，令貫行桑公揮一十五將軍，寒毛惕伏。

故能東靖孫恩，南殲嚴虎，西擒雕庫，北懾呼韓。其大旨以爲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也。社稷爲重，君爲輕，惟戰止戰，澶淵所以盟契丹，喪君有君，田單所以守即墨，苟立太子，以絕秦謀，則趙王返矣。倘盟龍門，以求齊嬖，則就魁膊矣。公抱喬元捐贊之心，作鬻拳不納之狀，借斷義詭詞之說，爲瑕甥拔舍之迎，不聞四論堅昆，以求回鶻而果使暉臺鼎返，大歷鐘還日，乃再中天成廟且父老伏地，重聽故主鑿音，辭卑禁聲，送出家兄皇帝。天生李晟，原爲唐室，非爲德宗也。然而權舞雖聞於海內，勤勞不出於口中，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瓜廬一室，儉若布衣。劉宏以至尊蒙塵，撤管絃絲竹，陶侃以暮年辭寵，上羽蓋旒，公之勳子儀似之，公之讓子房愧之。亡何紫微動於中天，亦嘗生於御座，壬人行險，乙夜貪功，妖似許龍，迎海西於吳郡，忠非伊尹，返太甲於桐宮。以有功之誅，飾無名之賞，以千奴之共膽，搖一柱之擎天。非叔中改立，則鄭伯焉歸，乃衛侯還宮，而元咺先殺，何必血流三尺，心趨百回，而早已地起愁雲，天飛冤雪，及至焚

豐敗露，遣祭關西，虜馬臨江，方思道濟，嗚呼！晚矣！說者謂北征非畋遊之比，迹類宋襄，太叔有竊位之心，事同扶概而公，但佐目夷守國，不勸叔武迎兄者，何耶？不知原繁不武，乃拒厲公，忠之至也。蒙穀負書，不徇楚難，臣之則也。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英宗寵用中涓，形同欺魄，薰轅天下，雕琢大臣，縱無也先，宗社未必不亡也。景泰以元二之災年，際靖康之厄運，朝中麴索，半已披猖，左右汪黃，豈無交訐，而獨能假茂宏以安東之節，信伯紀爲其右之才，從善如轉圜，受諫如流水，禁門鎖鑰，鄴候到而後開，空紙文書，蘇綽批而卽下一則以刑餘爲周召，一則以閫外付夷吾，一則以鞏固之金湯，擲同破甑，一則以孤危之朽索，馭定飛黃，苟高禩之有靈，問神語之誰屬，且夫乘楚車而歿，許不書，謂之失位，受秦轅而夷，吾返國已辱先君。元聖西歸，苦讓忠王繼統，赤符受命，不憂成帝復生。英宗旣曳青衣，難乘黃屋，而乃齊侯似鼠，甘晝伏以宵行，衛國如棋，竟朝車而墓，龍追憐媼相，忍斷尸，巨獨不念五國冰霜，棺歸朽木，六

宮妃后，疾酒南風者，彼何人斯？獨非蒙塵之主耶？若公者，可謂德茂安劉，功參微管者矣。說者謂景泰情私，七鬯器改春坊，公竟無羽翼之扶，坐視幽懷之廢者，何耶？不知禹圖授啓，非夏后之德衰，宋禍傳嬖，是公羊之論正。賢如東海，猶因廢母而降尊，孝似李班，終爲奪宗而受禍。他若玉珎手握，乞阿叔爲奴，金翅鳥飛，食小龍無算者，固無論矣。夫手挈江表而授之仲謀者，不過子紹封侯，豈坐鎮天樞，而廟可中宗者，反使田榮奉市乎？古黃灘未著，青蒲何爭，震作長男，自按乾方而定位，星明少海，應隨帝座以移宮，倘必故劍之求，而捨吾君之子，是不諒人只，反易天明也。公屑爲之哉？說者又謂公有迎立襄王世子之謀，雖毛卵鉤鬚，事原烏有，而臆言風聽，謗豈無徵？不知大臣者，以安社稷爲容悅者也。國無與主，且熏丹穴，求君朝有元良，當抱孟侯，掩社稷使公見鼎湖之龍欲墮，大庭之壁未埋，竟欲遠奉晉安，近迎河邸，亦何嘗非社稷臣事，而況麝騰不露，輪豨無聲乎？說者又謂公身領九軍，夜司三警，可以尹亡環列，門

倉琅，使產祿遶入北軍，亮晦得窺星象，不知公能以中周虎落之感，隄防北虜，何難以擁鐸拱稽之衛，設警南宮，所以不爲者，射生五百，慮太上之馬驚，植璧三壇，禱元孫之病愈，故也不然，以景帝之雄猜，而沙邱主父，探殷無聞，貽邱雍王，摘瓜未唱，生金免頰於姑，孰藥杵停，擣於帝門，無人於穆公之側，而能如是乎？又說者謂章廖諸賢，以周昌擁衛之心，受子諒朝堂之杖，帝雖暴抗，公合維持，是則姬公蒙難，責君爽之模稜，先主西行，笑孔明之坐視，沃心匪易，騰口何難，嗟乎！非三代以下少完人，實一孔之儒多目論也。吾浙西有伍相祠，東有岳王廟，皆公隣也。枚以爲白馬銀濤，三吳竟沼，紅羊黑劫，二聖安歸，自有公而後，知魚水君臣，不須死諫，南朝天子，原可生還，使二公地下相逢，益當悲生江上之潮，而瀟灑南枝之柏矣。我滋圃大中丞，章志貞教肅禮明，禮易棟宇之摧頽，表神旗之鳥弈，將刊元石，遠命鐵生，嗚呼！與其築鬻焚椒，奠四時之俎豆，曷若崇論宏議，掃萬古之奸蜮，用是磨洗孤崖，增立表忠觀之禍，濡染火

筆，竟書謝大傅之碑。

兵部左侍郎凌公神道碑

公諱如煥，字榆山，松江上海人也。生而羸弱，若植鰭。長更矜莊，宴如覆杵，賦弈棋於七歲，辨燈盞之四聲。弱冠爲督學韓城，張公所知，舉陸遜爲茂才，置班彪於幕府。文章傳世，風行誰闕，富貴逼人，日照難避。康熙乙未，登銀榜，入玉堂，聖祖命習國書，與修三朝國史，隄官槐構，譯檠木之聲歌。元扈翠燧，紀循蜚之罽牒。公侍立不歇，隔爐獨對，答帝邱之問，辨冕旒之儀。凡朝，有大典禮，大詔誥，必召而付焉。河圖四十六事，梁甫七十二封，俱能口吐神珠，胸藏册府。雍正元年，遷侍講，督湖北學政。公古尺獨攜，靈犀孤照，楚國才拔漢江，風清舉楊可鏡爲貢生，以其曾祖誼，盡忠明代故也。辟陶潛之孫子，聽請無聞，拒李紳之私書，態臣不悅，有劾奏者，世宗特旨褒公授楊，吏部主政周武封於比干之後，晉侯賞舉卻缺之功，主理臣賢於斯爲盛。遷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八翼風采，九龍歸沃，崇高遠以鏡，因其善臨人才，歎恩語以無領，乃其心如金石，公無思不單，有得必告。議歸州之水程，論河南之關繫，請增官渡，請賑流庸，制曰可。於是浪平三峽，勝塞沙囊，土定五施，不差圭撮。還歸有開倉之便，其無後籍之征。十二年，以母憂去位。十三年，世宗宴駕，公風木方悲，龍髯遽泣，翔禽朝下，松柏爲之不春。旭日西沉，葵菴因而憔悴。蓋沈約之腰圍減，元讓之眉頭不伸，基於此矣。乾隆元年，今天子卽位，遷兵部右侍郎，典試江西。其時浙之北新，廬人斂布英蕩，不通公還朝，劾奏天子，是之建封入覲，除官市之鴟，張蕭凝愛民，平荊州之檣格。四年，充會試總裁。枚此科進士也。退之爲宣公所知，孫述得廣卿而笑馬首無噪，龍門獨高。六年，公以養親乞歸，奉旨給假，不必開缺。若需奉養，再行奏聞。虛左席以疇咨，假銀青爲誓約。一時中貴半趨下風，供帳東都，送疏仲翁而隕涕。舉頭天外，望班景情如登仙。長安之日雖遙，太行之雲已近。到家上書，乞恩解職，朝廷使候官如白鷺，翹望公

來先生以孝子爲慈烏終身乳哺。於是觀樂歌崔嵬之帽，則論澆石奮之裙。願作人兄，事親之日果永。身爲國老，月鄉之禮尤尊。然而聖意欽遲，天章屢降，寄上尊之酒，頒赤側之錢。華黍歌終，爲聞淇露；斑衣舞罷，捧到吹綸。承歡則三泖鯨波，上壽則萬釘寶帶。曾參祿厚，已看鐘鼎同甘。耿況年高，更曳金章侍疾。堂上百歲，車前八駿。畜君何尤，安親爲上。人倫之盛，海內榮之。十二年封公卽世，公當不毀之年，極靈靈之異。風吹欲倒，溢米不餐。遂患脅痛，次年八月四日，竟以不起。享年六十有八。嗚呼！痛哉！公初以匪莪之哀，思叩頭辭位，繼以曾靈之永，塾咯血，殫身能極生榮，更兼殉孝，可謂賢矣。子應蘭，乾隆進士，扶欄葬於先塋，禮也。校出大賢之門，熟長者之教，見公謙常儉身，儉不逼下，白圭無玷，赤板有光。與襄綽談，如聞古瑟，共燕瓊坐，已入青雲。魏舒先行後言，人不知其去位，蕭嵩當寵辭祿，帝自解於厭卿。老子猶龍，不見雲中之尾，望人如柱，能全物外之天。方擬攻賊，乍辭星冠重，耀而不謂月蝕東壁，鄰侯仙歸，雞冠百年。

謝公作，微亡則朕失一鑑矣。斥老而誰說三朝，宜乎四野停春，九重撤樂，而況侯苞，侍側親傳揚子之書，子貢築場，手植孔陵之樹者乎？乃爲銘曰：「華蓋一煇，文昌一星，扶我景運，揚於王廷，正色立朝，能無撲傾，雖已高年，帝方大用，公乃瞿然，審所輕重，爲子者一，爲臣者衆，周暢手驚，黔婁心動，急叩丹墀，願歸家弄，天子曰：俞，允汝南還，毋意毋必，惟汝父是觀，公拜稽首，臣不能離，左右父病難痊，職曠難久，願別簡賢，臣死不朽，嗚呼！父既委化，子亦考終，不屬不離，一年之中，風在位者，知所適從，人以爲孝，帝以爲忠。」

東閣大學士蔣文恪公神道碑

昔軒轅撫運，而感大風，伊尹乘舟，而過日月。陶子生五歲而佐禹，金提建萬福以輔義，此皆名世應期，元良合德者也。是知天地泰交，山澤通氣，鹽梅梓鼓，神化丹青，蒼牙通靈昌之成，五期有數，赤伏表黃星之兆，一柱承穹，靈璣嬰瓊，非漢唐之壤奠，雲正本岳瀆之

神祇。吾於庶主蔣文恪公，見其人矣。公諱溥，字伯甫，一字恆軒，大學士 文肅公 廷錫之長子也。翼九宗，五正，代仕，尸 臣 漢，四姓 小侯，爵歸門子。公生而泰 表 戴，眉 目 如 畫，入 市 疑 聲，吹 風 欲 仙，覆 彼 繡 絳，展 金 屏 之 四 葉，佩 其 象 帶，開 銀 函 之 九 羊 十 三 歲，世 宗 召 見，奇 之，說 文 侯 之 命，識 了 鴻 不 凡，誦 傳 說 之 言，嘆 蘇 夔 有 子 已，西 欽 賜 舉 人，庚 戌 成 進 士，殿 試 時，上 親 擢 爲 第 四，選 入 翰 林，文 肅 公 叩 頭 辭 讓。上曰：「朕從未見爾子筆迹，曠中銜鑿毋庸辭也。」以紅 休 之 封，待 綠 車 之 幸，月 昇 東 海，早 掩 星 光，雲 近 太 陽，自 然 金 色，隨 召 入 南 書 房 行 走，辨 成 王 之 舜 冠，答 牛 原 之 堯 非，釋 顯 節 陵 之 冊 文，記 乾 德 年 之 宮 鏡，俱 能 學 古 有 識，數 典 無 訛，與 文 肅 公 先 後 侍 直，諫 遷 共 事 瓊 頤 同 儔，延 年 孝 思，坐 臥 不 當 舊 處，夏 侯 績 學 算 修 能 繼 前 人，今 上 登 極 累 遷 吏 刑 兩 部 侍 郎，公 奏 乞 科 比 以 廣 擢 遷，添 司 曹 以 免 推 諉，制 曰：「可。」於是笑 顏 曠，不 呼 平 配，潘 詞 樂 旨，卽 是 刑 書 出 署 湖 南，巡 撫 五 申 統 律，十 部 宣 風，平 八 索 以 成 人 操 六 誓，而 觀 義 難

卒倉穀，裁隙地桑，盡消末子之錢，墜得舊流之法。乘輿輅以開山，治同能釋，入國門而免胄，人愛葉公。尋遷戶部尚書，軍機房行走，召義叔於南郊，爲咨亮采，使谷單爲圻父，將理陰陽，命協辦大學士，仍兼戶部尚書。當是時也，鄭 武 公 再 世 司 徒，章 元 成，一 門 宰 相，墨 車 入 殿，鈴 鼓 不 張，非 膜 受 彤 弓，卽 詩 懷 鑿 鑑，人 以 爲 人 主 之 恩 至 矣，人 臣 之 榮 極 矣，而 不 知 公 出 則 扈 蹕，乘 夏 綬，以 犯 風 霜，入 則 持 籌 掌 牢 盆，而 算 極，訐 謾 辰 告，五 夜 覃 思，排 比 天 章，萬 行 勞 目，靖 共 九 賦，無 羔 羊 之 閒，廣 唱 三 雍，有 卷 阿 之 奏，重 恩 壓 己，所 在 心 驚，大 義 滅 親，更 逢 家 難，雖 蔡 叔 不 咸，歐 刀 自 有 國 法，而 揚 於 旣 戮，跳 行 終 竟 心 隳，以致 齊 丈 悼 廬，楊 彪 羸 瘦，蓋 實 授 東 閣 大 學 士 之 命 匪 下，而 公 之 病 已 深 矣，然 皇 上 望 公 之 速 痊 也，頒 珍 藥，召 良 醫，免 償 幣 金，加 公 子 樞 侍 講，張 禹 假 歸，賜 上 尊 胎 藥，召 王 猛 有 恙，補 名 山 大 川，兩 降 鑾 輿，三 加 襪 服，扶 牀 捧 日，伏 枕 捫 天，幾 乎 墜 壁，以 窺 呂 蒙，加 紉 而 封 丙 吉，問 桓 之 病，侯 王 相 率 步 行，安 景 仁 之 心，西 州 禁 聞 車 響，飾 終

之禮，震古耀今，存薄之誦，隆天重地。亡何，馬肝之石，不
靈，東生之散無。公遺表，零涕能朝，命依前大學
士蔣廷錫例，概歸時。凡文武官在二十里內者，俱向靈
前奠酒。一切卸典，悉從優渥。設之武宮，聞訃者去籥，柳
莊書邑以納棺，投綠沈之瓜，傷彥升之逝，發元甲之卒，
治去病之塋者，雖哀榮相似，而矜寵尤深。公侍經筵者
六，讀殿試卷者八，總裁會試者三，典試浙江，分夜禮闈
者各一枚，卽公已未分校進士也。嗚呼痛哉！習鑿齒不
遇桓公，則荊州老從事耳。宮牆已遠，難築室登夫子之
場。桃李雖多，將執挺爲門生之長。親見公靖共六察，遊
戲三餘，彈指闌開，傾衿逢掖。八音濫耳，偏古樂之先知；
五色精心，必黃中之獨辨。兼之風神元定，容止詳華，雅
思淵含，清襟闔郁。袁安不肯鋼吏，張歐未嘗按人。渾濬
爭功，唐彬不至。鄧吳受賞，賈復無言。顧雍侯封三日，而
家人不知。曹參日飲亡何，而海內寧一。可謂八瓊之聖
相，三古之侯釐也已。說者疑公閣手仰成，觀察署白，弊
謀輔志，未有聞焉。不知房杜無功，蕭曹無政，問相公賢

否？視天下安危。當今神靈來而遠夷賓，豈徒見而五穀
熟，重黎氏絕天人之交，百神受職，應上公。雨暘之事，
萬物九闈，舜琴鼓黃河已清，湯鬲未升，日環盡貢，皆
主之聖也。卽公之功也。又說者疑公室多傾視，門有雜
賓，主陽服飾鮮明，劉肝用財過濫，則又不知體大者迹
疎，內詳者外略，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億兆之都，不能
平以準，日月含蟲鳥之瑕，不妨麗天之景。江河藏魚龍
之孽，方成潤物之功。蓋祿萬鍾，原爲德賞，卿備百邑，不
尙苛廉。以故陶士行僮指千人，大勳卓爾；杜黃裳賂遺
萬貫，中興赫然。公以黃散之門風，視赤側如土芥。金花
銀燭，羊公愛客之心；蒙竹哀絲，謝傅中年之感。門張鴟
尾，合表徽章，譬映貂蟬，益增華采。蓋其高掌遠躡，開國
承家，原非苦節之貞，自有甘臨之吉也。而況綺羅雖盛，
幾與夏侯之衣；束紵無多，半賈長沙之庫。身非僂帥，道
券成行，時見孺人，停欸告急。所謂清其本而華其末，豐
其外而儉其中者，公之謂也。彼太尉之府若乞兒，東閣
之餐，惟成粟者，其足當公一啜也哉！公酷愛吟詩，別無

他嗜披一品服，坐九花虬，揮金管之毫，落雲藍之紙；逸情飄發，藻思泉流，往往天子領頤，詞臣避席焉。年五十四，初娶汪氏，再娶陳氏，妾王氏，俱諧其夫人。子六人，長櫛，官兵部侍郎，賜江安櫛，道餘俱以官世其家。以某月日葬虞山賜塋，嗚呼！公琴在望，誰為復土之將軍？宰樹長青，我是種松之弟子。

銘曰：「百辟論才，三公重器，器果恢宏，才驅使大哉！夫子淵乎莫窺，地厚物載，海深水歸，贊堯光被，左舜無為，存神翊壽，成功巍巍，保合太和，率循大卞，翠鳳含綬，黃龍馭辨，福善來索，爛其盈門，金紫侍疾，賢子令孫，紅粟萬石，朱輪十人，已畢臣力，未盡君恩，哲人恒化，卿月雲藏，厥旌搖風，夷繁隕霜，祈邇家大，毫姑書亡，表茲元石，永鎮黃腸。」

六營公立兩江總督尹公去思碑

夫聖相道行，安民必用武，健兒性直，知感莫如兵。古之人庚念其軍帥者，或銘謝城之功，上鄰閭之頌，建

樂公之社，拜石相之祠，莫不夸鳧藻，奮鷹揚，在常時為詠歌，傳後世為聲譽。私況深識九變，妙察六術，義路霜肅，仁風澤宣，十年有積貯之糧，千里無拾遺之事。如今大士望山，尹公者能不思哉！公之督兩江也，以端右之才，敷塞晏之化，沉幾應智，濡迹匡時，常以活國為首謀，撫軍為餘事。丈人律重，君子營高，樹六枳以為籬，飭三嚴而聽鼓。早已師不陵，正旅不逼，師七萃帖然，兩頭顯若矣。每至霜落，演龜劉之禮，遊人有介屢之告。公則朱旗爛空，元甲耀海，募僧騰客，招曳落河，罰必當郵，賞無慮渴，訓之如子弟，敦之以詩書，辨聲鐸而琅闕無，誣教步伐而蹙踰應節，為鶴為鶴，先偏後伍之彌縫，如火如荼，八陣六花之出沒，洗洗乎被燭之帥路，細柳之軍容焉。雖然，可久者賢人之德也，可大者賢人之業也。士狹則草木不長，資淺則功德不茂，倘河東借寇，不過一年，僕射稱周，僅止三日，公亦不能蕭勺羣慝，張皇六師，爾乃開府卅年，持節四次，戎容暨暨，黃髮皤皤，警角吹鞭，半是軍門，箕帚奇材劍客，無非竹馬兒童，恩以樹

而愈深，政以節而凋肅。故劍不必試，蒲元刃不必詢。楊侯揚威，不必盡干櫓，識而不必去兜鍪。凡夫水犀陸隊，野戍村烽，革抉戎芮之防，弩父亭公之設，莫不綱渠瀾於有墜，塞境礪以夷庚。陳洗星芒，營空海霧。銅駝無恙，鐵牡常關。民之慶也，公之力也。今年天子南巡，公念毛馬而頒承華，或缺特奏，廣庾人之額，備騎士之需。天子制曰：於是吳騶走練，增渠黃山子之材，楚騎追風，馱橫水明光之甲，使饒粟燦雲霞之色，旄頭耀儀仗之形。可謂石畫無方，羅縷悉貫者矣。九月初六日，補文華殿大學士，入都抗手六軍，兩泣熊羆之士，焚香九鎮，金鑄輜略之書。召蔡茂於荊州，襁雌驥斷登仲華為太傅，部曲心孤。某等或大父黃孫，累世同依。麾下或三貂八座，起家半在轅間。每憶劉公，遙瞻大樹，感思子重，使望旌旗。爰紀五事於郭沖，書數行於孫。雖編室垂範，明知非郭丹之心，而冒禁刊碑，終難忘阮略之德。乃為頌曰：穆穆尹相，克佐隆平。秉轡作牧，久鎮金陵。一經七德，以佐三會。吁荼萬物，皋宰羣靈。常羊之雜，奉令實行。

陵水經地，威燁旁遠。智可吞身，勇常設爵。隊肅銀刀，歌騰鐵拔。組練三千，蛇矛丈八。四取隨東，而不操刺。神偉鳥奔，厥勳隆隆。王鈇臙鏑，蕭楯斂鋒。聞公聲，玆玉燭消虹。受公平章，金甲春農。冒影有慶，橫草無功。一朝枚卜，邀矣施磨。登於九乾，匪我能私。凡我同袍，含甘吮滋。彼葭又苗，甘棠生枝。公歸不復，如之何勿思。

餘杭諸葛武侯廟碑

餘杭宋村有諸葛武侯廟，或曰：「臺駘實沈，屬晉室之占。江漢沮漳，為楚邦之望。武侯功在四川，廟留南國，何也？」余曰：「子但知侯之有功於蜀，而不知侯之有德於。乎當夫本初兵敗，當塗愈張，劉表身亡，長江無主。仲謀者，鄭為亞國，本虜王聞有曹兵，驚同秦孽。張昭計將乞食，文表志在迎降。惟侯遠降，巾幗笑揮羽扇，激昂事理，裨闔談鋒，借籌定覆楚之謀，蹈海拒帝秦之想。於是東風一面，焚盡餘皇，旗蓋三分，永成鼎足。蓋聞吳以敵黨北者，公之所以忠於漢也。蜀以保

江東者，公之所以善爲吳計也。以爲漢賊在魏，而不在吳。兩國宜和，而不宜鬪。雖逆順之理應爾，亦堅瑕之勢昭然。惜乎貉奴不達，虎將自矜，子明靡登之雉，何知遠計。伯言目論之士，但貪近功。當雲長威震荊襄之時，正阿瞞議遷許下之日，不乘此連環犄角，電掃颯馳，分南北之兩朝，作東西之二帝，而乃鄙同索責，知等挈瓶，婚媾生銅斗之仇，散博夫鼻棋之智。一則稱臣納質，爐火乞憐；一則募氣忿兵，號亭撓敗，何其悲也。侯獨追懷大計，遠鑑前非，傳書則便許通和，踐祥而旋思報聘。念相唇齒，肯寄腹心；及至劍閣不支，陰平深入，絕不聞輕舟來救，驅南國之兵，卷甲疾趨，列西陵之火，視同舟爲胡越，等一室於鄉鄰者，豈不以劍閣旣沉，庸與金陵之興廢，涪江雖斷，何關建業之重輕乎。然而王濬樓船，卽用益州之衆，張華棋局，先收杜預之言。勢有類於滅虢，取虞，事竟符於并韓弱魏。然後知公之經營梁益，卽所以聯絡武昌也。締造巴渝，原勿異周旋吳會也。假使天星不動，火井長明，食少無妨，鞠躬如故，則竭司馬囊底之

智，難當木牛渭上之兵，不徒孫郎之宗社未敢覬覦，而且魏武之山河無暇篡奪矣。然則侯之廟，豈徒俎豆於吳邦，侯之功，兼可烝嘗於曹社。吳人思桓王之創業，感大帝之垂基，惜其孫子驕淫，君臣疏忽，而侯之良謀偉算，親仁善鄰，規模如是之宏也。是以歲時臙臘，霜露星河，做繼公立社之文，作朱邑桐鄉之祭，亦天良之不容泯者，尙何疑哉。尙何疑哉。余旣爲釋立廟之故，而又爲迎神之曲，使歌以祀侯，其詞曰：

一謂是侯廟兮吾民喜，謂非侯廟兮吾民悲。民亦何知侯之忠，吳與忠漢兮，而但欲奉侯以爲歸。廟前兮有桑，童童兮蟠穹蒼；廟後兮有柏，參青天兮黛色。村之氓兮鑄銅鼓，村之巫兮巴渝舞，味淡泊兮陳稷黍，侯勿蜀思兮享此土，福我民兮萬萬古。

（此吾鄉吳慶伯先生文也。勒石者嫌其過長，屬余做鄭亞改義山序一品集故事。）

莊西麓先生墓表

乾隆二十一年，莊西麓先生卒於江寧，其子經奮輿機將葬，以墓表爲請，枚謹按先生諱棟，榮字西麓，其先由金壇徙毘陵。父令輿，官翰林，公其季嗣也。備重三刑，行居四括，生而情定，長更徇適。讀父書，則每句呼諾，聞兄喚，而歸牖，整山太史愛其至性，命侍長安。花磚歸晚，手進烹雉，玉漏晨趨，門應題鳳。見長豫而輒喜，知阿忝之最真。夫人楊氏來歸，生經奮而遽卒。公裁二十六歲，下感華元，上師楊乘，室無傾視，庭有斷紘。竟使鏡檻彫春，繩牀臥雪，犢子愧朝飛之曲，伯奇絕野放之歌。已而太史假歸，公率經奮，柔色以溫，無形而視。伏虞棕於戶外，湯藥聽呼，侍文若於膝前，起居扶杖，宮錦一襲，板與廿年，孝致蒼烏，祭生福草。聞者羨海內人倫之盛，識有歎先生魚養之難。俄而經奮舉於鄉，成進士，太史椿其猶無恙也。撫范馨之硯，代有傳人，生苦越之兒，功歸石父，亡何太夫人奄逝終。七太史捐館，公悟受縫衣，詩以道，豆四方觀禮，一口稱贊。十年經奮知建德縣事，調以胎，公舍館裁暇，使聞平反，嘗憾小聞代稽荒政，卒能

布麟趾之俗，活鳧沒之民。大府於是轉平陵之薛，悲換鉅鹿之尹賞。公之教也，登西秋經奮抱欽章之痛，雖非上測，已受平鷄，而公牛盲不驚，馬失更喜。今年天子南巡，大府命經奮辦供，張事奏請復官，迎公於肝。肝之人飲水思源，登枝尋本，莫不縣僮布路，邑子刊碑，樹喬梓以當甘棠，進靈巖而佐秩膳，爲民作爹，對公居大父之行，似佛留韓，合郡有焚香之送，居白下兩月，疾終松三堂，年六十有九。嗚呼！痛哉！趙襄卿聲名方盛，所怙先亡，李日知封誥，高堂不見，服衰而登夏屋，遺命殷然。（經奮留差局守制）憑几而誦虞書，先靈開否，宜乎垂髻戴白者，舉音過喪，贈稅題棺者，名流畢集。驢鳴江左，爭號武子之靈，山折武當，齊悼文公之阼，更可異者，經奮捧檄蘇州，待信歸來，以六月二十七日解征驂，而公以六月二十八日昇淨域，訣猶生之面，於千里之遙，假半日之程，慰終天之恨，故能慕賢國恩，歲條家事，考終協吉，懼化無違。以經奮父身還，空悲插髮，黔髮心動，裁得承哀者，直不同年而語矣。公友愛尤篤，常

任官舍，嘆曰：「見吾昆季，如見吾人。」於是劉基臥內，倚羸床以俟。傅昭席中，尾衰兄而扶曳，紫芝哺姪，兩乳流瀆，緇鑿癯孤，含飯滿口。雖穿漏之屋，無多寄公之屬。甫定，即欲相士，龍於日下，就嘉祐於岐州。宰相將封刑枝，尚暖，頃罷未奏，雍露先聞。非愛結於心，義形於色者，其能與於斯乎？其行己也踐繩，其接人也用緹，傲然淵其志，皎然潔其衷。九宮賦其說，銀三族欽其方格。故經帑縮綬十年，家無賸畜。借公庫市南之宅，暫掛寶旌。受辟陽賻贈之餘，聊供溢米。此又清白傳家之明驗也。然而胸襟若海，意行似天，捧僂爵之康娛，策扶老以流憩。潘璋酒債，立滿門前；崔立書聲，驚聞松下。凡鄉里之殷，兄張丈，故人之往，子椿兒，靡不轉投井中。屢交戶外，少時射策，專精儒書。晚課諸孫，親為庭誥。揚遵彥之食，不許輕嘗。王方平之鞭，殊非易得。操之已蹙，疾乃不堪。蓋合珠屬纊之將臨，猶鐸振鐘鳴者未已。可謂有覺德行，無忝貽謀者矣。故望丈人之行，未挹龐眉，聞長者之風，長傾飛耳。抽絲萬繭，偶得片端。挹水九河，初揚一勺。

取楚國先賢之傳，刊化臺元石之文。陽卜可貞，幽光不泐。

誥封奉政大夫江南左營遊擊署城

守副將加三級孫公墓誌銘

魯諱品，字鑑倫，號之，浙之仁和東里人也。江東望族，本雲臺綴組之家。浙右人門，多天罔繚纓之客。公生而穎異，長更強。聰絳離無文，乃甘陳學武。龍泉太阿，是王彥深之知己。清風明月，為謝希逸之飲徒。凡卻穀詩書，軒轅營陣，許商算法，猿女劍篇，莫不心領元關。手嫻道器。雍正四年，宮保李敏達公，總制浙江，見而奇之。舉陸遜於茂才，不勞三辟。拔子儀為武舉，首冠一軍。愛其端右之才，為置虛左之席。桓元子蓮花幕內，惟有郝超房次律。曳落河中，誰當劉秩。俄而李公調直隸總督，攜以北行。乾隆元年，補督標千總。公佩銀刀，歌銅拔，手為天馬，舌如電光。耿豪是丞相之肩，隲朋號夷吾之目。未免神鋒難犯，顏色未鋤。遂致赤舌燒城，青蠅集鼻。

龍遠者八人，皆田單者九子，蛇矛未折，魚服先囚。公自表赤心，擲草廬而六子盡赤，再投銅鬪，訴飲章而五版並馳，卒能開九棘之門，封三錢之府，玉焚不碎，金爍彌光。後制府孫文定公，慕其通明，命爲答教，公洪鐘待扣，嗃矢當弦，策類姚崇，分捕蝗爲十道，智同韓滉，勤負米於一囊，識苟變爲五百乘之才，拔卜商於十三行之後。擢楊村守備，水大鱗舒，風高翼展，筆研財用，位置無方，略之差，甲冑弓刀，彩畫有文繡之色，十年聖駕幸五臺山，公慮從檉板動中機宜，張設艾旗，不差尺寸，練兵則如茶如，火布陣則爲鶴爲鵝，天子有雁門細柳之思，加火鑑大鑪之賜，其年朱家峪口米賊風聞，西蜀金川，妖徒草竊，公乃靖張嬰之亂於廣陵，運姚豹之糧於誰郡，楚獄無濫，卜亥氏之祚長，長社不驚，服張遼之才大，列一等功，加一級，遷督標左營都司，十四年天子南巡，兩江總督黃文襄公奏請來南，其時江淮草木慕萬福之威名，白下樓船奉士治之號令，公亦感奮五內，愛惜分陰，警枕不歇，吹鞭屢聽，執問事之杖，巡六合之城，候

啓明之星，呼七萃之士，以公爲丁都護，館於席上，橫刃以公爲陳元康，能於盾頭磨墨，以公爲太史子義，能以章奏達天，以公爲嚴尹安之，能以手板畫地，而且分甲乙而射丁侯之策，顏息志眉，呼庚癸而答申叔之求，子囊甚口景陽植表，暗合風雲，唐邕唱名不持文簿，果使皇人受穀，掌會交情，交間有光，壤奠無誤，文襄大悅，顯署督標左營遊擊，攝城守營副將，賦一鼓鐵，張六鈞弓，法同徙木之嚴，慮比煉銅之遠，嗅溫簡輿之靴，鼻威振六軍，聞甘興霸之鈴，聲風清一郡，十九年王師征伊犁，公請於襄勤伯鄂公，願執瑠戈，從征玉塞，公許之，而未果也，伏波據鞍之際，每顧盼而自雄，東河是國之心，雖未行而已壯，二十年天子再舉南巡之典，制軍尹太保以公本王筠之舊手，兼謝殿之時才，命乘餘皇，從巡瓠子，公出則覃思，入則造膝，無事不咨於心，有策必成於手，伏弢咯血，武侯抱疾以行，棄馬爭舟，廢皂短衣，而往忽遭陽侯之厄，遂覆周氏之汪，春秋四十有九，嗚呼痛哉！水關荆門，吳漢莫援於馬尾，風驚羈下，柱織竟溺於

膠船望磨訶之載沉載浮，斬蛟不起；求丑父而三入三出，援手何從？空歸襄老之尸，虞歌引路，盼斷將軍之樹。秋月飛霜，八月二日，公子成信，扶柩歸於杭州，禮也。公

銳志功名，死勤王事，易人之所難，敢人之所畏，廉可以

不知白撰，忍可以不寄青泥，智可以偃僞，豪強才可以

皋牢天下，崔陵乍到，滿坐禁聲，太初發言，疑籬避位，眼

中有鐵，常森武庫之兵，帶上無繩，自縛南山之虎，臥遽

際而作，療舞擊舟楫而聽鷄鳴，方擬八翼冲霄，一心捧

日而卒之，雄才厄於天命，薦表格於停年，壽不越五旬，

官不過三品，劉鄩十步九計，而竟少成功，鄧颺四達八

窗，而轉傷非命，三呼蒼兕，兩驂之游靡無靈，一夢黃龍

九原之丈人不救，帝方倚用，天不假年，尹太保以爲許

穆卒師，葬加侯禮，紹宗溺水，享配廟廷，請於朝，准陣亡

之例，蔭其嗣爲郎署之官，然則公之亡也，又豈止法孝

直之卒，丞相悲哀，李將軍之亡，老幼流涕而已耶！以某

年月日葬於武林門外之西山，乃爲銘曰：

「李家普濟，入粗入細，翁歸尹君，能武能文，弈弈

我公與二人同，如何不弔，滅頂嗟凶，豈龍工可往，未去
衣裳，豈持衰不謹，龍躍堂我申其故，溺人必笑，惟臣
心之似水，故表明於蒼昊。」

常德府知府張古香墓志銘

夫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賢，貴際說學之吏，毋害
慕古之儒，絕俗四者非卒而難知，賢驗之有遂，是以先
王端本於庠序，非進士不使治民，聖人莞爾於絃歌，必
讀書然後爲學，如吾友張古香者，誠其選矣！公諱開士，
字軼倫，浙之仁和人。五世曠僚，一門總行，恭同機汜，夏
日行陽，惠似黔敖，稔年施粥，此爲仁，不富世濟其美之
效也。公生而孤露，幼有異徵，應劭懸弧，神光照社，虞延
墮地，白氣升天，陸太夫人育而教之，以席爲門，編蒲作
筆，澤四經而頌學，沿八索以披圖，忘失豬羣，有承宮之
苦，不知馬足，有朱穆之專，案冥則腸胃欲流，詣微則雷
霆不入，余常同寓帝里，見攪韋編，雖屈元辰，依舊申且，
不覺嘆曰：「溺苦於學，乃至是乎！」公方以家少通書，

朋無都養，復假館於劉智海，借冊於元行冲。將瓜鏡心，把券升屋，不自覺其綿掇也。乾隆（缺三字）壬戌進士，無須覓覺，奪樊川之五名，高宴慈恩，步芳林之十哲。天子召見，授銅陵知縣。銅陵者，江南凋劫之鄉，皖上梟離之地也。公解巾赴郡，露冕班春，土辨五施，杜松蠅齋胥聚。山開九削，鬱棲陵鳥，無荒文翁入都，常餽博士。何武到郡，先詣學宮。邑人災，公請賑於巡撫范公，范有難色。公袖印再拜，願乞骸骨。范許之。蕭育是杜陵男子，言罷拂衣，汲黯非河內使臣，便宜從事。時簡親王總督兩江，聞之，獎慰，奏調桐城。邑之人著艾檐，轆轤漿，祖遺崔戎，離華合郡，持靴楊君去繁，頻年葦粟，未足方斯遺愛。匹此譚思桐城盜張六，輻誘某劫叔，轉誣爲魁。公起雪之。六輻臨刑悔曰：「毋若某之昧心以陷人也。」西市禮佛，囚就死，以心甘東海覆盆，民懽呼而天雨。不圖此日重見高風，他若察稻微芒，鞭絲見露，履田而起鬣士，披雍而窮強字，都可編作州書，垂爲縣譜。大學士張文和公——桐人也——謂鄂相國曰：「吾鄉張

明府今之嬰，爲公門下，得人賀矣。一調南陵，擢宿州知州，時黃河灌城，黑賊肆虐，竈居樹上，屋隱蘆中。公大饑，國人自程畚築，流庸廣汎，舟之役，渾糜設續命之湯。鳳敕未至，發棠已請魚符乍下，振廩先空。昇疫者於公堂，賜蔭人於樹下，不顧上池藥貴，長府錢荒。有爲後慮者，公愀然曰：「苟活民，雖破吾家，吾之願也。」一居亡何，天子發水衡百萬治河，公感激益奮，乃乘皮船，渡木罌，排梗湍淪，敵滄王尊立水三版不沉，史起穿渠，一蝓蠹稜。至今鴻陂媚帝，蟹堞宜禾，竟障浮山，無垓息壤，公有力焉。兩江總督宮傅高公，兩薦公可太守。天子授常德府知府，詔甫下而太夫人卒。公本純孝，至是毀哀。子春食旨不甘，曾無一溢。崔九風吹卽倒，何待三年終服。葬親竟以不起，年五十九。嗚呼痛哉！公以叔寶之神清，兼仲宣之體弱，幼而學也，鐵搗竹素，都爲略之。由壯而仕也，穀賊風蝗，盡是傷生之物，加以食無膏菜，衣半穿空，精久消亡，年登大耋，一旦爾咳泣血，參儀廢書，其何以取日南離，收魂北極也哉。然而九重方召，陽城半塗

捐館。峴首未迎，羊祜何處刊碑？善人云：亡海內痛之子，敬持，秀出班行，潛躬味道，有趨衰之文，少連之孝。以某月某日葬公於留下安樂山，禮也。大夫之墓樹，樂此日。我思隨會，廢邱之旁立廟，他年人祀叔孫。銘曰：「我友古香，真想在衿，少不拾遺，待人還金，義心清尚，聲震士林，及腰銀艾，公然健者，能治六雄，以終五馬。山甫將明，諸葛奇雅，曾賑姑孰，救民水火，移牧和州，公曰：不可，命重在民，爵輕，在我屢持玉尺，平章人文，捧出明珠，光於天門，有弟槃槃，毋倘好逸，代公主進，不傷折閱，有培情情，實惟我甥，先公怕化，公難為情，傷哉，死者當景收，蘭黃堂未居，白骨先寒，我為立傳，再銘華表，做佛劉寬，兩碑更好。」

誥封奉政大夫丹陽縣知縣魏公墓

誌銘

魏氏自元初從龍而南者，曰寒臘公，為內府總管，賜姓魏氏，起家鄆縣，築室金渠，弱翁之裔，初與畢萬之

宗遂大，傳至嗣多公，官虞衡司，與本朝相國文毅公為同支昆弟，門標六闕，坐列三貂，爭鵬鷲而吼靈夔，鼓吹有曲，纂方書而序勳格，班劍傳家，再傳燕貽公，生三子，公其長嗣也，諱蒼珮，字長瑜，黃齒誕野，降生不凡，白虹燭天，自他有耀，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即食廩餼，契班符之九赤，執東象之玉文，饜斥邪蒿，衣除缺衽，雍正五年，真定太守童華薦公，世宗召見，發江南以知縣用，初攝寶山，卽標異政，羔豚不飾，烏鈔無飢，泉隨邑幸，為甘鹹，蝗與督郵共來去，邑有藏真珠為奴竊者，捕急，奴縊，前令繫主於獄，公曰：「珠不得，獄難定也。」乃僞買人買珠於奴家，寃始雪，龜治獄，先辨屠刀，崔琰鞭絲，能看鐵屑，俱乎嚴棘，共此神明，居官三月，遭父憂，當是時，天子絕告甯之典，朝官有墨經之文，邑民借寇，按此牽衣，大吏留髡，爭為上疏，公薄方進之奪情，慕薛修之終服，齊衰不脫，星見猶奔，服闋來江，知丹陽事，時郡苦旱，多火災，公請天三日，甘雨自零，曠酒半巡，飄風自息，任延至而娶妻者二千戶，劉昆來而學禮者五百人，前令某

以賊敗，大府檄公鞠治。公以爲刑不上大夫也，爲具款之，盡得其實。俄而某訐於上曰：「是魏君之文致也。」代閉恥門，反開外府。鄧以救公而致怒，點乃好羯而弗知，會與秉政者有嫌，竟以讞獄非法罷官。而某卒置丹書，難逃金布。公非噤閃，乃爲善之近名。彼自崖柴，終陷文而不活。雲成翻手，幻景須臾。日出當心，慈航已覆。或勸公委蛇其道，冀復職者。公笑曰：「升沉命也，遇合時也。安有屈其身，兼貶其道者哉？」孟敏破甑，墮而勿看。王晞熱官，思之爛熟。遂先期誓墓，決志歸田。其時黽公者，襄帷感公者，繪像盤中，割耳爭鳴。張軌之冤，鼓打統如難挽。鄧侯之去，誰戴白垂髻。滿地皆依馮異，而千秋萬歲，何時再見張綱。古人乾時之戰，以收爲勝。明夷之用，處困而亨，公之謂矣。且夫不有合於人者，必有合於天。不有得於身者，必有得於子。故臧傳伯之家有後，亦隳武子之德。在人未十年，公第二子廷會，尹吳縣，刺海州。長子廷觀，官新淦，迎鑾輿來金陵。四子廷夔，尹無錫。公乃一條帶水，朝東海而暮江南。四領斑衣，別中男而逢

季子。作傳餐之陸賈，欲十日而未更。似問安之子儀，領諸孫而不識。雖薛家三鳳，爭長河東。謝氏一門，稱雄江左。未足方斯榮盛。擬此清華。二十一年春，遊姑蘇。登惠山，還舟清淮。遂卒。拔浦遺命，勿設魂衣，勿營佛事。列晏嬰居賓位，自有神交。取堯典置棺中，卽爲殉物。嗚呼！公之德也，不稱其官。公之亡也，乃薨於路。或者迎辛公彥之車駕，偶下空中。築白香山之仙龕，原在海上乎？不然，而何以勝公四馬過漆室，以悲鳴。謝傅雙輪，望高城而不入也。年六十六。子廷觀等，扶柩歸葬柏鄉。禮也。公神采月和，起居霜儉。讀鹿鳴之書，而兄弟不忍獨食。筮白冀之封，而邱園常自幽探。忘賢而賢，與心期。任性而性，與道會。善評書畫，得卽贈人。能爲文章，成輒棄稿。戚里師之，友朋敬之，莫不見子將而變服，爲楊綰而滅駟。諸子躬守義，方克稱遺愛。伏糒爲人作父，自問何如。王景以默名兒，都遵此意。枚情同分子，誼屬通家。贈我微言，常書三策。得公家語，足贖一縑。往年獨拜牀前，早荷牛心之采。今歲重逢，吳下便成金玦之傷。一束生芻，漬無

酒氣千尋元石，淚寫碑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銘曰：

「如春風起，如方輻止。魔擺極人，焦原仆己。公薄子產，不爲蠶尾。彼乃要離，蛛蟻之靡。蒼天與直，后土與理。未竟其施，以遺其子。其子振振，蘭茁其芽。集於東南，分張麴牙。公來就養，含飴玩花。一朝委化，三萬總麻。華表穹隆，龜跌辟邪。我書瓦屑，非爲公家。欲告後人，厲假不遷。彼陰德獲報，乃如是耶。」

汪君楷墓誌銘

君諱孟翊，字楷亭，一字懋園，唐越屬公後也。世居徽歙，五世祖某，揚州君有夷姤之至性，醜粹之妙德。三年，隋合咳而訖言，九歲知方，梗其有理。凡江總修心之賦，公叔崇厚之論，靡不學於古訓，祓飾厥躬。二十一歲，補博士弟子。當是時，君父與三公以介特之身，任禹莢之責，頽年綿悞，絲灼多訛。君屢試不第，笑曰：「賈山涉獵不純，儒子賈廢舉，亦稱賢士。詭時審己，安親爲上。」遂乃察數之儻終，轉勢之折閱，藉風沙之餘術，得

孔氏之雍容，與三公變醜雖盲，八旬愈樂。家中列肆，伴鬻貨以承懷，掌上徵歌，率開寶而上壽，門以內忻忻如也。友于兩弟，穆若清風，仲海季江，時聞嫉宴，侮臧雨獲，絕無鬪言。而且分漆室以餘光，貸監河以仁粟，啜汁者麻集，待炊者鶴望。陽陵君論君子之富曰：「惠人不假，不責，食人不使不役。」君庶幾焉。乾隆二十二年，天子南巡，兩江總督尹文端公命君佐其族敬亭公辦治棲霞。君準考工之古經，權將作之大匠，揆星置幣，慮事量功，發調水之符，溪生白浪，運開山之劍，樹走青牛，煩攘剔而怪峯呈，長康高而碧雲接。乘輿三至，君三供張。天子有文綺荷囊之賜，邇榮之一時從官，僂僂捧手。君能分殊事，折葦測交，僂飯佐其壺殮，膚金供其行理。李元忠絹受一匹，必烹五牛，劉賓客日答千函，竟用斗麵，人尤感其義而服其豪也。君娶余季父第四女爲繼室，伉儷甚篤。三十六年，妹以婉難亡，君神傷不已，烈火生牙，呼春年餘，頽潰而卒。嗚呼痛哉！若素無騰口之非，竟獲噬膚之慘，舌雖存而頤解，飲食若流，齒未絕而唇

亡，舍跡難殮。斯人斯疾，何罪何辜！此再耕所以有菜，昔之歌伯符，所以有摸鏡之憤也。余與君外託，設孝之感，內懷金石之誼，筮日賓壻，曾幾何時，步爵嘗羞，爲歡未澤，猶記齊諧，怪疑古寺之燈青，隋苑行春，驚大隄之花豔。白日如昨，黃鐘已遙，事斷前期，天教後死，其能無子桑一慟，秦失三號也哉！君卒年六十有二，初娶陳氏，繼袁氏。子庭萱，附貢生，女適張氏。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銘曰：

「陰陽於人，如父使子，非理相加，順受而已。君以善人而得惡疾，及吾無身，善惡如一。山耶？樹耶？宰如者，慕耶？我爲之銘，前定者數耶？」

客吟先生墓志銘

夫不測海若而滄浪之水清，不入鄢林而會稽之竹美，豈非蒼麟元豹，隱見自殊，夫不題肩，羽毛互異哉？若乃定性於灑灑之天，處神於寢波之表，霞舉千里，冰襟一生，則我客吟先生，殆其人歟！先生姓汪，名炯，字可

舟晚自號客吟居士。唐越國公後也。有小心精潔之素，篤行深中之雅。薛瑩四五之間，頗知一處。子野三十以後，不復詣人。與古爲徒，清澹若鏡。河內載虹橋之馬骨，持鳳尾之機尊，踵門而請益者，如龍魚之趨大壑也。乾隆十六年秋，見訪隨園。輔之人座，鋸屑欲飛，超宗見人，不衣自煖，相與辨題讓之新故，行元儒之異同，酒獻三巡，禮終十反，猶未知其能詩也。已而一篇跳出，八風齊鳴，金絲引和，雲霞凋色。蓋嘗游揚州，吹簫吳市，北擊燕筑，南探禹書，悠悠有感於山河，歷歷盡交於烟墨，秋竹積雪，春風搖波，未足比其遺峭也。楚江觀察黃公相與有舊，雖聘同行。先生食武昌之魚，折漢南之柳，較之他處尤數焉。人驚重客，爭挹香麈，吏散參軍，來探喜，怒而先生履朱門如蓬戶，狎貴介如海鷗，警之神羊游，行不能羈也。雲壘供筆，烏可製也。簿書筍束，游目如百，騶唱雷喧，飄風過耳，避華堂之絲竹，偷聽漁歌，泛洞庭之水雲，自尋香草，可以想其志之潔行之芳矣。晚年歸里，值揚州有禹莢之變，歲司鳩羽，不無帶鬪，家食緯蕭。

動致頽頽。先生雖履道偶乖，而遇風知退。竹有低頭之葉，梅無仰面之花。謝氏青山，不少登高之賦。鄂君翠被，

仍多緣情之作。三十五年除夕前一日，自刊江漢被而

至，曰：「一舸大不適將游武昌。」余留先生，畢正臘乃行。

偶然不可適楚，飛洪盧之劍，風雲亦驚。彈琴去張翰之

舟，家人不覺。瓊花之夢千里，湘妃之簟一牀。以九月九

日，卒於武昌。年六十有九。嗚呼！痛哉！才子不歸，空啼鸚

鵝。騷人長往，半在瀟湘。雖古迹之傳聞，亦世離之遭際。

若先生則瀟灑日月，游戲人間，可以掩衡泌而鶉居。厭

推車之蟬攫矣。而何以湯火居心，雨雪促駕。揚舲極浦，

但化頽年遠尋墮淚之碑，自走招魂之處。豈其中有不

能自克者耶？莫非命也！其奈公何！先生娶熊氏，長子大

齋，次子大宗，扶柩歸葬，請銘於余。余與先生久託知音，

敢辭不敏。故知騎歸黃鶴，還假羽客之禽。宅掩青松，卽

是幽人之冢。

銘曰：「以客吟，以客死，誰非客。君獨爾，客自去，吟自存，千萬春，知其人。」

聰娘墓志

戊辰正月，予衙大府，泊胥江，宿主人唐靜涵家，集

吳市之小星，作魯莊之天閱，招魚作媵，呼雉爲媒。於是

羅繡門排，光妓階列，車如流水，爭來銜玉之妝。枉若交

竿，絕少繫紗之臂。則有清臆窺牖，綺語跨閭者，月乍入

而室明，珠旁懸而星避。主人謂予曰：「此吾家侍婢方

聰娘也。君以爲姝乎？則渠之目色袁絲，非一日矣。夫擇

木者鳥也，而木之擇鳥尤先。憶雲者泥也，而雲之憶泥

更巧。思飛獲羽，久經鴟鳥陰諧。出手得盧，何必神叢再

博。古有遇披香之博士，識慘絲之少年者，殆其人耶？

予聞而感焉，如端木之冰抽觴，漢臯之逢解珮也。爾乃

相招以文，無相貽以鬢。頁丹心寸意，聽唱繁霜。碧海青

天，誓同白水。馳而加景，當名夜度之娘。泛可同舟，卽送

朝飛之雉，而無如事有難言者何也？一江浪闊，女膽怔

公五兩幣空，儒門淡泊。故雉尙存，施孝叔寧許。僵亡新

特將行，東郭姜詎將孤入阻之者。伊戾譟語，力遏輕車。

豔之者游飯生心，思攘中路。聽娘籌能決惑，水竟知歸。夫愛子南，詩憐李鄴，有換羽移宮之痛，八風皆平，無別子之嫌，一波不起。一則心驚法喜，小行郎初入華鬢，一則身侍征西，大將軍真爲田舍性，如和璧觸手成溫，香豈湘蘭隔簾嫌遠。林靈浮鬱，三生聯蹋臂之懽，樹得靈檀，百事慰從心之願。此 氤氳大使，坤扇能牽，亦由紅拂英雄，神光獨注，故也。自此以後，余解秣陵之組，還驚嶺之山，走函谷之關，渡黃流之水，聰娘無車不共，有漿皆雙，注昔 謬煩擲阿錫，羨調攜手便是惹漿衣。試神針部設，賀牒侍疾，則眉愁滿鏡，言離而淚落連珠。或玲瓏歌金縷之詞，或嬌寵折琉璃之筆，愛園林之春早，笑折花來，閨夜讀之更深，怒攜燈去，合宅之花姑，負母盡說柔儀，他鄉之浦媪，雅娘，翠鸞采伴，雙樓圍脫，飛沙破粉，以嬾妍並坐，餘皇自浪滿裙，而共拭，攜將家行三之妹，試華清第二之湯，沃雪雖消，凝脂尚在，亡何清邱之社未毀，繡室之星已災，巫舞宛邱，太姬無子，蟬鳴茂苑，齊女了愁，翔風有房老之雄，雲容少天師之藥，好

小倉山房外集 卷六

孕惡育，枚臯在而謀祝，官亡，弔夢歌離，充父召而靈妃步去。蓋至於陽虧靈宅，骨瘦香桃，聰娘亦自傷其終不起矣。然而更衣既久，郎性深知，嬌喘雖沉，晨妝必肅，羹湯強進，慮生大婦之愁，簪珥分頒，預作諸姬之別。倩人寫貌，肩小缺而猶噴，借女承衾，手猶扶而不捨。一枝紅葬，七夕霜飛，乾隆壬辰孟秋，卒於隨園，年四十九。嗚呼！痛哉！韋臯老矣，今生未必重逢，紫玉奄然，往事何堪追憶。二十年前之夢雨，三千里外之啼痕，譬彼瀛眠，纏綿絲在，奈如月蝕，揆搔光沉，雖籬室春多，不少賣花續命。而巫山雲散，永無絳樹專房，不能王相寵亡，造釋梵天人之寺，且學代公葬妾，勒館陶仙子之銘。以某月日，窆於倉山之西，與夫子同塋，降女君數武，禮也。所願仙雲一片，長遮弔鳳之山，黃土千年，燒作鴛鴦之瓦。

小倉山房外集卷七

代祝兩江節相渤海公七十壽序

蓋開福者備也，爲大順之統名壽者酬也，乃至德之協應。在昔金提力牧之佐，維陶方回之臣，靡不班序。顛毛榮膺大耋者何哉？良以麟鳴遊聖，鳳和歸昌，含元甲之圖，應中黃之識。中天景運，生其間者，算自長古帝耄期，際其盛者，道自合。朝廷雨露，卽臣子之丹砂也；宰輔精神，皆國家之元氣也。則有赤霄冒頂，素手擎天，蒼龍作東方之臣，汝鳩司北門之會。百神薦祉，備九德以宮陰陽；萬物棣通，先八荒而開壽域者，其惟我渤海相公乎？公以施車之世族，降河嶽之星精，繡補經機，日成銘頌，履絢冠鉞，智極人天。泗水分符，海陽轉轂，遷知幽邑，再守榆林。旣觀察於河西，遂提刑於山左。當是時也，任延年少騎小駟以巡鄉，羊續官清，衣布袍而問俗。夜

無桴鼓，舍郡安眠；路見桑麻，使君便笑。但招竹馬，呼童子之迎，不事銜參，希長官之譽。公之志，桐鄉渤海，皆可終身，若無慕乎三圭之爲重侯，九命之稱高爵也。然而虞廷三載，已多明試之功；漢詔六條，自有課最之舉。臣如明月，旣鍊魄於金門；帝有景風，自吹來於天上。遂乃戴雀弁，握牙璋，擢屏藩，兼少府，東織西織，進堯舜之衣裳；寬鄉狹鄉，察楚吳之田賦。理賑則澤鴻，換色，款關則英蕩宣風，開府皖江，軍民有喜色而相告；宣防袁浦，蛟魚聽號令而知歸；著手成春，無思不服。天子視公如龍門之砥柱，故命爲制府而仍理河渠；信公爲南國之甘棠，故官拜中丞而仍持旌節。蓋公之遭際，有得之於天者焉；公之操修，有信之於己者焉。今夫日行黃道，豈免躔度之訛；星傍紫微，尙有縮離之忒。公乃平生赤紱，纒是恩光；一路青雲，從無蹶蹶。執江南之壤奠，不以珍怪

爭長；頰北河之夫錢，翻以快台見賞。同斷獄也，獨信卑蘇同薦人也，不疑蕭葛。陳便宜之疏，朝乍上而夕行。除科比之條，奏未終而詔下。三山開府，猶攝篆於荆襄。一日登朝，便參謀於樞密。祝慈寧之萬壽，領袖班聯。庶柏梁之首章，矢晉丹陛。長子唱鏡歌而返，畫像凌煙。少君歌鹿鳴而來，策名京兆。志龍則銘鐘未盡，紀勛則列笏難書。綺歟！盛哉！古之名臣，未嘗有也。然而公抱姬旦窮窮如畏之忱，屏魏其沾沾自喜之意。耳鳴陰德，坐薦謙衷。脫帶常以腰舟，過人不肯履影。刺閩判事，高柔常寢抱文書，警枕傳聲。蘇綽必手兼朱墨，曾爲牧令，能瓠剖苛煩，肯采葑菲。自張施帖，妥置札僑於賓位，辟召英賢。圖廉藺於屏風，協和寅好。百僚禮絕，偏折節於儒生。一品集成，尙傾心於文史。四時無燕居之樂，終朝吹露冕之風。乘馬三年，不知牝牡。封侯數日，忘告妻孥。惟其乘負也誠，故其感應也速。不知者以爲隔爐獨對，李鄴侯結主之緣深；其知者以爲昏夜焚香，趙清獻格天之道大。歲逢冬仲，壽屆古稀。天子以正月十二日，爲公豫慶。

於京師，禮也。臣思述職，上計吏之封章。朕襍見卿，備錄車於日下。羹調天臘，春滿梅花。節近上元，燈排火樹。卿雲與佛雲一色，文露與武露齊濃。帝度光明，大庖早具。湯丞官肅，上頓方酣。九曲明珠，穿盡緯衣之婦。萬釘寶帶，頒來俠御之臣。帽結紅絨，似黃人之捧日。裘飄狐腋，耐青女之飛霜。王會圖成，雖馬每牛俱賜。鈞天樂奏，暫陽儀伯同歌。依龍光者一月，有奇。頌名世者五百餘歲。車回北闕，尙帶香烟。信到南邦，爭傳士女以歲星之舊地，增卿月之新輝。嘉禾望氣，以穩成。德水未霜，而波靜。凡此編氓之福，皆由仁壽之徵。而公方且雪鬢不知，冰襟如故。料量民隱，謝絕筵絃。高侍中之聰強，几杖虛設。裴晉公之風貌，海鶴同清。常攬揆之時，赴巡河之役。在元老以爲稱觴事小，乘夏篆而四牡仍驅。在蒼生以爲愛日心長，過冬至而一陽始。某等行居子姓，身隸耕轅。逢申伯之生辰，祝魯侯之燕喜。未必邳州進酒，韓稜隔千里而有醉容。且喜祝史陳詞，范武受徽言而無慚色。敬張皇邸，聊當懼鐘。義不取諛，文皆從實。此日金鵝。

十二橫陳畫錦之堂他年銀管三千再記杖朝之事。

陳涇南修禊詩序

夫芳辰不墜夫昔朝今彥豈殊乎往哲？一邱一壑，或友或羣，如鐘含霜，如水受月，是以不學子晉，而事同洛濱之游，偶冀子桓，而興同漳川之賞，皆所以追緬藝林，步趨逸軌也。涇南陳子以永和之賢，生上巳之日，陶元浴素，樹善測交，探金虎之交，志在幽履，讀蘭亭之序，心希古歡，遂乃仿鄭風，作被禊，厭賓介，藉網薦，揚鱗若流，闌水使曲，同同之鳥，葵葵之花，高堂青龍之才，張堪白馬之譽，嚴助聊蒼之學，孔晁紫宙之篇，俱足抒寫景光，自成馨逸。流黃體素，伯喈因之作書，宵練朝虹，愷之舉而入畫。縱移山陰於茂苑，起晉賢於九原，哂其笑矣，又何加焉？僕也於越鄙人，楚國殘客，偶傾於於半面，遂圖形於九仙，命作荒言，書爲小引，明知風簫偶過，未諧雅奏之音，或者木祝先鳴，亦是同聲之曲。

金賢村太守詩序

賢村先生，東晉名流西豪望族。夷吾澤四經之學，彥和標七觀而談。金心在中，早擅鴻儀之耀，銀手如斷，遂歌鹿鳴之章。以司民協孤終，以上計得課晨。牽絲江左，傾蓋金陵，驟見子皮，抒心亢度。館人竊屨之事，能教返璧山中，鮑生換馬之談，遽肯騎閭燈下，除非賈至，許見瑤英，直索紫雲，不噴杜牧。此非聆音識曲，送抱推襟者，不能若是之好余也。已而一麾出守，黃鶴樓高萬里，班春夜郎國小，可憐焦土，新宮有不戒之虞，趨以飲章，故印竟攫拏而去，捨二千石，作六一翁，在他人必且五噫歌，成四感，交作矣。而先生適然安雅，不廢嘯歌。清俸無多，但買仙眉瓊葉，歸雲有引，惟聞梵宇清聲。雖季文子之三窮三通，蘧伯玉之再仕再化，變大天士，張筠地仙，不是過也。於是飲星飯於霜潭，解慄嬰於璧浦，還洛浦，走蠓磯，寓秦淮，訪蔣徑，當七夕牽牛之夕，來詠姬墜馬之妝，聚楞嚴十種之仙，作丌跡八風之奏。時則天鋪

潭底月墮花間，雲可妬羅，風停吹雲，散靈妃之走魚婢，爭迎撥火鳳之絃，雁奴驚起，或班排阿鶯，私說兒夫，或女寄提籃，乾呼阿嬾，或珠飛縷絡，舞出前溪，或糖漿鑿榖，歌騰小海，以嚴春佐午子，使魏爵戲靈簫，雙珮響而宮徵出於簾間，千燈張而銀河落於樹上，先生則手拋紅豆，暗記樂章，耳聽回颿，遙知鼓節，兩室如一，公然張稷通家大會無遮，何必王琨避面，迨至星沉玉李，而羣雌猶屬屜其間，乳罷金詞，而稚女尚嬰媿而笑，有是哉！此樂令人忘死，至今使我移情，可謂京洛之雅遊，夷門之大會也已，可奈地隔燕吳，家分南北，孔璋行矣，公幹淒然，小別三年，空贈繞朝之策，相思數字，忽來蘇武之書，長妾先亡，說少姜而於邑，道南無宅，借公瑾以羈棲，翠羽拾來，想華餘弱環之舊影，青泥封寄，讀團雲散雪之新章，雖元晏病風，已枯半體，而安仁感舊，尙富千言，爲金海之全編，索玉臺之小序，嗟乎言者心之聲也，心不醜粹則聲浮，文者情之著也，情不蟬嫣則文敵，少登臨之境者難豪，有殷勤之意者好麗，先生心波滿漢，情

岳干霄，非制氏而記其鏗鏘，愛童蒙而拾其香草，能爲蠻語，巧擊舌人，好作晉臣，時夸耳學，加以三吳弭節，百粵觀風，湘水灑其清襟，黔山催其險句，以披香之博士，兼文陣之雄師，倘入儒林，定非谿刻，就升天界，也入華鬢，賈生養空以遊，德機常活，龍叔背明而坐，方寸皆虛，敵龍六管揚風，三英耀彩，歌離弔夢，霜天聞清角之聲，流景紆雲，燼墨掩明珠之色，鼓宮宮動，喝月月行，又何必飾混沌以蛾眉，假荒言爲前馬哉，然而蘭本願詳所，洪曉鐘強半先鳴，劉勰高才，猶獻書於休文車下，東阿貴介，乃求序於仲卿夢中，况僕與先生，笙磬同音，雲龍並駕，如驂從斬，以蚓投魚，香火因緣，喜靈山之有分，白頭期限，傷老物之無多，揜裳聯襟之遊，音塵不再，信後傳今之作，揚榘何辭，敢竭江淹將盡之才，大書巢父鳥留之卷，此日文章付我，勝託妻孥，他年泉路逢君，再同廣唱。

悔軒先生六十壽序

梅軒先生以仲冬之暢月爲花甲之良辰，擯綏山之桃而勿採，度靈飛之經而勿誦，乃肅袁枚而詔之曰：「明知壽言非古也，然而相觀局外，清臚瞭然乞言山中，切人不歸子寧視余之攪撥而嘿嘿禁聲乎？」伏思枚與先生雖吏隱之途分實淄澠之味合，臚言風聽側聞長者之徽音，奮筆纂思頗記賢人之逸事，與其傾陳於胸臆，曷若布寫於屏風，謹拜手稽首而爲序曰：「才非官也，而才高則官自尊，德非年也，而德厚則年自劬。鄧禹但期文學，竟冠通侯；顏含不信耆龜，偏登大耋。此非志願有限，休徵相逼以來，實由操執恢宏，造物因材而篤也。先生生而孤露，以席爲門，長卽橫經，將蒲作筆，煨燼殘之芋，子舍篝燈，扳慈母之髮，霜天課讀，蓋張華勵志之詩，江總修心之賦，葦於此矣。登賢書之籍，爲國子之師，擠嚙道真，翼繹元化，攝子陽之五縣，走韋丹之八州，初蒞三湘，再臨兩晉，斷絕尺一，禁止繁游，桴鼓無所發聲，澤民不敢灰僂，凡諸批牒，排比成書，枚受而讀之，不覺嘆曰：『子產爲政莫如猛也，魯莊察獄必以情

也。仁有所闕，則以術濟之；律有所窮，則以意通之。青霜紫電，常照徹於五聽之餘；惠子燭繡，必安置於萬全之地。謝太傅稱陶公用法，恆得法外意，先生殆不愧家風者乎！古人勅郭丹之事，永署黃堂，頌候爵之文，編爲令甲，良有以也！」擢守淮陰，旋遷白下，送者持靴不去，迎者挾穀爭先，先生亦復攬轡沾襟，留詩賦別。所謂賢者使人不能忘己，而已亦不能自忘於人焉。先是淮有實沈，大湫之神，作沉窳產蛙之厄，先生平其飲陷，疏厥原防，出入波濤，扶持臬散，王尊立水，奪赤子於龍宮，索魘射潮，麾黃熊於寢外，卒使城留三板，炊滿千村，召對九重，漏下六刻，百辟動容，而觀敷奏，一人前席，以問生靈。途蒙簡在之知，大有非常之用，天子不欲置汲黯於遠也，故將赴淮陽而仍留近地，又恐用馮唐之遲也，故甫遷觀察而遽轉屏藩。一歲之中，草履屢換，半里之內，官舍三遷，人但見其雲路搏風，九萬里之扶搖太速，而不知其仁心及物，二十年之積累良多，先生方且不損不加，如愧如讓，早鋤其色，有睟其容，闔門績紡，敬姜自有

家風散髮斜簪，王儉依然儒者。所到處一池之泉，古跡必復一亭之月，舊景重新。短碣豐碑，皆典秩明禋之式；三廡五宿，有義漿仁粟之供。贈刀布以教生徒，稅束薪而炙筆研。簿書勞異，不廢賓筵；呵殿聲希，卽聞吟詠。至於今雖秩居二品，車擁八隲，而往往依念桐鄉，好談京兆者，其故何哉？蓋道行於獨任，掣肘無人，效著於當年，終身慊意。古之君子，易地皆然。然而枚所怵耳，而傾心者，猶不在是也。今夫君子表微陽善，不如陰德；哲人制行襄義，卽以重仁自梟。俊風高而恢台之意少，亦莊達路失，而趨進之道乖。先生箚錄上官，頗遺繩索；迷悟下蔡，不諱風情。似若徐邈爲通，展禽非介矣。而孰知小可略而大不踰，外雖夷而中甚峻。毛仲客滿不能致者，惟宋理一人。江黉林移所必遠者，是僧眞諸輩。此非勇過夏育，行若伯夷者，而能若是哉？枚空山老矣，一個陳人野服蕭然，半屢與草。先生絕無介紹，早來雲外之車，略得公餘，便速幽人之駕。覆瓿文字，未識面而手已傳抄。造膝清談，乍脫口而心先莫逆。此又牙琴之知遇，薛劍

之遭逢也已。茲者白頭介壽，赤被斯皇。千里生祠，齊進狄公之酒；一園菜竹，爭歌衛武之詩。家居東海，瑯琊仙山最近；署有淳熙，古井聖水常春。竊自比於鶴舞猿吟，敢私獻其匏宣瓦奏。公如黃菊，勉旃晚節之彌香；我亦蒼生，願祝慈雲之永覆！

謝渤海相公元日賜鹿豕鵝鴨等物

及福字啓

天晴元日，羣歌變理之功；春滿軍門，敢忘起居之禮。歲逢甲午，律應東風，出臥雲之蓬廬，作向陽之草木。手板投棗官以後，吏隴途分；荷衣拜畫戟之前，山林人野。蒙相公溫言婉下，異貺遙傾。囊倒困傾，半是華堂之饌；色招香引，都非邱里之珍。視若嘉賓，賜之鳴鹿；憐其傲態，伴以蒼鷄。特豚饋食之牲，可以荐諸祖考；泛水呼名之鴨，兼堪寫入詩歌。鄰里叩門，爭看物來相府；妻孥動色，喧傳想到貧家。更有福字一箋，爲老母今秋九十之慶。枚伏思福也者，求之在己而降之自天者也。天子

爲九重福主，錫之以與相公。相公爲一路福星，分之以與士女。雲藍我好，光生柏葉之華；煙墨香濃，秀奪梅花之色。北堂懸而慈雲永護，白髮對而笑口常開。不特此也，公之愛士人，盡知之公之用心，誰能及之。倘南衙篋篋，竟教使者頻來；則空谷煙雲，難作村官犒勞。公慮擾山中之白鶴，特奪軍後之蒼頭，如取如攜，宛然父子家人之意。或飲式食，剛在椒盤春酒之天。如此曲體人情，纖微必到，自見平章軍國兩露，皆周物有盡而意無窮。年漸衰而恩難報，所有銜結之忱，理合肅佈謝啓。

爲章太宜人七秩徵詩啓

蓋聞甘泉畫象，金母爲昭；懷清築臺，巴婦有耀。翠孀尤厲，肇始於提壘；彤管絳紗，夸稱於漢晉。何承天夙承母教，夏侯氏尤明禮儀。皆所以觀地道之成立，女宗之式也。矧璇宮夜禮，坐步廣者七十年；天媛朝遊，獲祥騁者三四代。豈可使仙壘彩伴，競奏靈臺我輩儒林。及無法曲者乎。恭惟章母黃太宜人，系原江夏，配適河間。

年甫及笄，禮成合卺。助帥以敬，循循帥氏之箴。參和爲仁，媿媿碩人之德。產慶家五桂，剝盡氏雙高。我封翁菴菴先生，二豎方災，三珠增痛。邊社五樓之召，竟貽漆室之憂。其時堂上尊章，俱無恙也。太宜人環膏撒，學照兒之事親，慨散晨蠲，作季蘭之尸祭。外則瀝菅栽漆，園林極土化之宜；內則設鏡安橫門，戶有金環之罔少。儻訓子，機聲與夜課齊清；吉禮嫁始，束帛與偃皮不忒。爲先靈卜窀穸，禮備三虞；爲戚友饋靈輿，河潤九里。一門春滿，七族風和。慮子伶俜，受小郎臨終之託；彌甥孤露，從孀孀拔宅而歸。太宜人哺以膏膈，助其貲算，卒使阿宜阿買，都官階王悅玉筍，竟成宅相。此豈昔之分羹，麟釜別室，嗣繼者所得媿其懿範也哉。我淮樹太守，奉三遷之慈訓；宣十部之仁風。隴右姑誠，屢知赤緊；京江白下，再守黃圖。比清澗而水鏡無光，吐赤誠而朝霞失色。平章荒政，開汲長孺之倉；協濟鄰封，貸秦穰公之粟。攘瑜小規，拔出蘊符；懷璋巨濠，散歸畜牧。決獄則諸囚禮佛，一時之狴狴無冤；陳賦則橫傳延師，數郡之菁莪。

起。以故李憲三生之祀。黃昌兩日之歌。業已大府傾
衿。閩閩額手而太宜人猶欲然其求足也。進。每選一
官必申一戒。每下一獄輒加一餐。定省之餘。詢何以報
聖主含飴之報。計何以濟窮氓受蠶翟封章。而身服七
升之布。居養堂丙舍。而廚捐五鼎之牲。與臺悉庇於賢
雲。悔甬郡飲其德水。宜其壽隨年茂。慶與善俱。以丁酉
暮春。爲古稀華旦。時則花明瑞室。月在高齋。郝母常筵。
依然綠鬢。崔嵬側帽。親捧來輪。仲海季江。西世之孫會
玉立。前麟後鳳。百年之節。模風高古之人。親爲親上殿。
荀母從官象輿。魏儂于西清。寇賊竄。頽於北闕。遂其榮
寵。何以加茲。某等誼屬度季。情深邱里。目擊榮壽之則。
耳聞聖善之風。環瞻旒代。揚奇勳。願將闔閭。略舉梗
端。伏望當代之儒林丈人。文貞學士。不靳煙墨。各贈琳
琅。或宣照於五聲。或宏鋪於七體。借文昌遠耀。增寶婺
之星光。假書帶芬芳。寫歸桃之花色。庶幾垂諸方策。卽
南唐女憲之書。播入管絃。續樂府壽人之曲。

郡文學呂君墓誌銘

君呂姓。名揚廷。字對宸。江蘇常州人也。生卽風神
愜定。有顏淵度穀之仁。仲弓含澤之智。白賁沃若。黃流
瑟然。年十九。爲博士弟子。二十二。肄業成均。鄭緩爲儒
呻吟裘氏之地。仲舒好學。不窺廣川之園。凡十祺之變。
三象之音。九據之章。七調之曲。靡不穿穴名理。淵通妙
靈。應南北鄉試不售。遂佐周君某爲政陽高。王壽焚書
而舞。班超投筆以行。招我以考。視道若尺。其時有火速
軍餉。應運會城者。路苦盤險。人相愕眙。君勇任之。以三
十須臾。行七百郵遞。驚虎驚濶。攀枝登崖。卒使龍節如
期。魚符應刻。古之人雖子厚。乘壘。樂枝斷。殺。下莊子之
怒目。於菟怯威。太史慈之通章。計喪毒氣。不是過也。同
里友吳啓文。病於榆社署中。君從陽高。驟馬視之。始而
稱藥。義篤真。長繼而扶。轉送歸元。作。或勸君應秋試者。
君泫然曰。一科第命也。友朋義也。吾不以彼易此矣。其
篇行深中。兢兢類是。君閒居有綢直之心。選難無食

况之色。測交恥倚魁之行，樹善記昔席之言，蒙麗說以
極人，防焦原而跟止。以故邱里慕其風者，莫不證岑鼎
於展禽，誓要言於虞寄。兄弟五人，杜欽以小官最著，學
生一坐，庾乘以末位稱尊。傳曰：「上交下交，銀手如斷。」
其君之謂歟！乾隆四十三年卒。其子府學生星垣，
秀出班行，家傳綈裘，庶乎潘子之後。有尼夏候之學，傳
建。連寔陳詞，乞予誌墓。予思夫平子南陽之德，深刻碑
陰，康成北海之風，大書瓦屑，亦文人之職役。孝子之終
事也，乃仿南朝宗氏墓碣，牒其世系妻女年齒葬所如
左，而爲之銘曰：

「星有光，夜方起。人有名，死未已。亢其宗，更有子。
我銘幽，逝者喜。」

孫淵如亡妻王孺人墓志銘

孫微省秀才，詩才倣說，能爲昌谷玉川家數，予愛
偉之。今春二月，以其亡妻王孺人事狀及詩，索予銘幽。
予讀其樂府諸篇，哀感頑豔，丁當清逸，故知完山之鳥

無異吭之鳴，雲和之笙，有雙管之奏。宛其死矣，士山
姿形管既淹，元石斯耀。謹按孺人姓王名采，歲宜黃，令
光燮公女也。有天紹之麗姿，愜愉之修美。天女九相，靈
芸三絕。年十九，歸秀才。秀才故食貧者，賦感婚時，以帛
拜代香纓。孺人不繫於心，能鋤其也。守成湯嫁妹之戒，
捐夏禹修容之粉，調言箋巢和之器，治乾稊饋食之邊，
威姑以下，愉愉如也。每至玉女沙涼，金蟲燈小，斂橫三
鏡，髻安半蟬，孺人焚衡濕之香，展排比之卷，或抽觴以
啓顏，或論古而交謔，誦靈飛之篇，目王母心驚，成鑿鑑
之圖章。南海紙貴，秀才愛玩賢妻，有終焉之志。匪云嘉
耦，直是吟朋。且其神識，尤異儕輩，常讀王章傳曰：「牛
衣妻自賢，奈沮仲卿上書，終是恠怯女兒。」又對落英
嘆曰：「人當如渠，早謝，慮有憐者，何俟頽侵，才捨恆幹
耶？」味其言，直以形骸爲桎梏，晝夜爲一致，采雲留影，
曇花愛空，宜其拂衣行矣。便登女壘之郎，執手奄然，難
挽靈妃之步，病成解你，態失嬌妍。卒年二十有四。秀才
開華餘之故匣，見都膚之舊痕，哀思夕流，憤泉朝湧，遂

乃詣。若請神君，執鬼中，玩仙膠，知孺人，故是兜率宮。輩者，雖迹涉幽渺，莊士不言，然浴義女於甘淵，奔純狐於月窟，乃自古記之。秀才鍾情語怪，以安寒悲，當亦君子所不廢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原銘曰：

驚女鹿佑，楚客問天，緣何彼姝，以此名焉。宜其奄忽，離瑜復位，當景收蘭，臨華罷翠，情孫楚，蟹行索妃，歌離弔夢，有涕漣漣。榛娥臺高，玻璃瑰香，定有青鸞，集此華表。

徐君禮珍墓志銘

夫百卉具腓，而含芳之闕先隕；朝陽方盛，而棲鳳之桐早凋。秀齊難兼，才命兩舛。此哲人所以有沉痾之災，瞑臣所以有火色之嘆也。吾於亡友徐君，有深恫焉。君諱維行，字禮珍，一字芷泉，代爲著姓。家於浙中，遠祖諱壽者，宋乾道間，以侍御史出守平江，愛玩洞庭之幽，遂爲堂里之下。二十傳至毓菴公，生西子，君其次也。執卽已岐，束髮受經，更加個傷。本申生之小心，

精潔慕莊周之抱德煬和，如切如磋，聞詩聞禮。陸三昆而旣翁，合七族以宣仁，或立文翁之堂，親炙筆研，或捨周瑜之宅，安宿賓朋，或共建宗祠，司屬役賦功之事，或首襄荒政，竭義漿仁粟之供。凡邱里所錯，憚者能以身先之，庸流所辟，倪者必以智決之。長兄西圃，先與余交，招遊石公，小住君舍，如彼然明，一言稱善，遂爲伍舉，兩度班荆，當其作六日之留，通一家之好，時則露凝夜燭，風警晨烏，菜甲庖丁，終宵置具，仲霜季雪，排日娛賓，余心感焉，如驚戴石，而君猶殷殷，其未艾也。次年挖支，刷之小艇，補春餘之墜歡，桑娣臨波，濟尼在坐，月白勝水，人嬌常花，至今王侍中之才，語蟬嫣，孔北海之音，情頓挫，余雖老矣，何敢忘諸，不圖龍華之會未終，香火之緣已盡，明淫入戾，夢厲生災，以庚子七月病篤，召其弟心梅，屬曰：「修短數也，我無所恨，然頗貪沒世之名，必藉傳人之筆，汝其爲我持幣乞墓銘於簡齋先生乎。」語畢而逝，年三十有二。嗚呼！痛哉！人之生也，輕同聚沫，人之死也，遠甚驚鷗，昔曾頌之推移，替茵斯彌之變化，

彭獨同盡，顏冉何悲，然而元相臨終，遺文盡交白傅，荀
郎雖少，後事竟託鍾君，亦可謂神理之無差，交情之素
定者矣。以某年月葬於某，余不能躬趨馬鬣，親薦溪毛，
所冀名在月中，仍復關侯之位，書留楹下，永昌晏子之
家！

銘曰：「咸池五車，氣通具區。降此淑靈，實生士夫。
惜惜徐君，蹲循不爭，神出五寸，志入四行。可以測交，可
以樹善。語笑未終，天風吹斷。楚鐸淪響，周鼎沉沙。銜星
噴景，難掩光華。我欲攜劍，弔君之墓。不挂崆峒，挂君隴
樹。」

陳淑蘭女子詩序

蓋聞天章有七襄之製，知織女原近文昌；璇璣迴
八角之文，羨閨秀能通河洛。倘但稱針博士，而竟乏思
功；或喚作女大家，而徒知陰致，是則夜來善繡，大捨知
書，不無遺憾矣。若金陵女士陳淑蘭，則不然。爾其早辨
四聲，工傳三絕；銀缸五夜，牙管一雙。薄華論爲辱金，借

詩書作膏沐。拂來十指，春深三月花光；寫入雙蛾，秀
六朝山黛。當夫紡磚月墜，鏡檻風低，茗浮鮑氏之香，絮
散謝家之雪，往往流連光景，陶寫風情，揮毫而玉詞微
鳴，舒紙而粉痕輕落，直可做九芬於晉代，追三妹於劉
家。然而僕有感焉，尤有幸焉。從古星來天上，不患無才
仙謫人間，最愁失偶。倘或感施枉配，茵溷空投，或扇棄
秋風，或歌傷暮雨，是則心珠夜煙，不無淒緊之音；意蕊
暴飛，頓少風華之色矣。而孰知所適鄧十郎者，亦白門
之佳士也。詞標黃絹，曲譜烏絲，分涼作荀粲之憐，入室
下樊英之拜。湘蘭一朵，常攜素手同看；園竹萬枝，能使
全家盡綠。雞鳴窗而郎起，香沉水而妾歌。疊韻雙聲，吟
聞戶外；唱子和女，曲在盤中。刻燭拈題，競賭八叉之韻；
拔釵沽酒，爭爲一字之師。雖秦嘉之詠素琴，尙慙薄報；
而高柔之服賢婦，敢不終身。真可堪絲蕙淡其華，華薛
媛慕其福慧也已。且又久著繡銘，慣裁花骨，不藉研神
之記，自成手狎之文字。字字生芒，泯盡險靡之迹；絲絲入
扣，橫生彤管之輝。非白傅之什不吟，卿真知己惟士安。

之序是索，女亦門生。遺我一練，綉詩兩首，作香閣之闌。筆求駢體之擅，場僕也霜雪盈頭，久傷才盡，珠璣滿目。又覺情生，製作垂簾，出入樂簪花之拂，加添闊幅，分明當錦緞之貽報，以敷行，弁諸卷首，庶幾此日讀靈飛之篇目，王母驚心，他年獻南海之鑑，盡唐宮動色。

劉霞裳詩序

夫雲霞雕色，有踰黃工之巧；蘭蕙吐氣，能奪迷迭之芬。天所相者，人不能爭；中所無者，外不能鑠。是以杜驥早聰，勝於尚子之晚也；高鳳溺苦，不如枚臯之夙悟也。梁簡文云：「斯文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劉生霞裳，殆其人歟？霞裳者，山陰劉念臺先生之五世孫也。產自清門，羊舌之族本大，生於息土，仲容之姪無雙。楊收四聲，早辨神口；陸雲六便，舉茂才秀出班行，獨師懷抱，以虔儼之逸注，當慘綠之少年，未免粉白修容，膠青刷鬢，瑤光奪曙，弼弼爭迎，願協晚婚，綬綬求配，糜登攝去，將阿難戒體，摩挲讓測交，與孝基私情，款狎終

日，託薦於魯肆，一船橫蓋於秦淮，絕學捐書，選蘭變錦，致禮法之士，飛言如雨，而霞裳適然不顧也。以為日月含珠，鳥之瑕，不妨屬天之景，圭璋無瑾瑜之匿，斯為前席之珍。古之人，忽細德之險微，作風雲之會，闔賈遠通，健借袴便行，元年沉酣，負瓦遠走，思話自瀾，覆鼓，誼西好佩香囊。凡此儻蕩，舒張夫亦何傷於奇士乎？則有廣餘主人，張三昧之燕，騎兩家之驛，招余目色，彼此心傾。問字則甘作侯芭，遊山則願為禽夏，遂乃倚裳連襟，負笈從征。台宕訪春，匡廬觀瀑，星飯黃海，水嬉洞窟，聽仙奏於幔亭，候初曦於衡嶽，當是時也，江中潮起，似答吟聲，馬上花飛，欲催綺語，對奇峯而筆健，折芳草以情深。或弟子儂言，請更一字，先生低首為賞，數聯，道衡為文，使顏籀倚撫，仲寶搖管，招彥昇商，取聰明智慧於陸，眷口中學，柱指鈎絃，於師襄手上，五年來，油油焉，靈翼焉，其聆音識曲，授色知心，雖莊惠濠梁，鱗牙流水，無以過也。今年春，從二萬里而還，有三百書之製，清章雙委，藻思芊綿，振敬絃之逸曲，鏘鑿鑿之雅調，今勸其垢

而行之。覆裳蹙然，堅謝不敏。余曉之曰：「昔崔瞻舉世重其風，流致才華，見沒良可惜也。子以輕剽單慧之姿，加旭歷銳銀之學，余豈不知似川方至，如日在東方，將奏遙響於鈞天，何必蜚英聲於早歲哉？」然而休文慰暮才，遇王筠，元則門牆最憐。雕武趁子夜燭，助爾晨燈。好東消繩，同爲商榷。庶幾初荷出水，百卉歛華。雉鳳鳴霄，萬流傾耳。此日波瀾莫二。杜陵識所由來，他年秋夕諸篇，元相存爲少作。」

贈儒林郎翰林院待詔厚齋項君暨

姚安人合葬墓志銘

君諱庭模，字啓東，號厚齋。祖寧菴公，由徽遷杭，不受耿逆僞命，歿祀西湖。父文松公，州司馬，素襟清尚，遠迹崇情。賦江總之修心，佩朱穆之崇厚。固知兆楊環之休，衍何籌之慶矣。君生而愉定，長更徇齊。蔡謨通明，人呼朗伯。君游侗場，世號聖童。八歲時，父體不掛私詣，吳山神廟，祈以身代，病果得瘳。童子何知，至誠則動。元穹

雖遠，有聽斯卑。弱冠補弟子員，英聲揮綽，庶士傾風，見者以公輔期之。先是文松公，達人之見學，陸賈出裝，愛子之心，爲薛包分產。君道一箭分易折，枝披自傷，富在趨時，不在歲司。鳩羽金能自化，何必青收薛中。於是盡合許武所分，助以南中奩費，貿邊毳，布置牢盆。志入四行，神出五寸，遂振白圭之舊業，法孔氏之雍容焉。然而燕雀所賀，非鴻鵠所欣也。執袴所甘，非志士所願也。君以爲華身不如華國，多積尤貴多文，懷西笑之心，作北征之賦。乃以家事交其兄端友公，而已則由鄉貢入太學。崔稜一到，舉坐禁聲。太初將臨，名流拂席。或賈刺走尋，或致書結納。羣以爲蔡公儒林之亞，賀生達禮之宗，非君莫屬焉。庚午舉順天鄉試，甲戌補翰林院待詔。方領矩步，久著風規。玉府木天，更嫻掌故。以詩受知於愼郡王。東平辟士，特取吳良。梁孝廷賓，最高枚叔。於此應觀翰音之登，慶茅茹之拔矣。不意蓬山路遠，風雪易侵。長安久居，金貂就耗。丙子春，以事罷歸。公業遊宦，田園半蕪。息夫邱亭侯名空富。君以爲青蚨可去而

復。荆樹易凋而難茂，竟學繆彤之閉戶，不問馳誼之治裝。決意中興，空拳搏戰，漸看珠熟，不怯錢荒。會太夫人年衰臥病，君奉佛爲醫，因心制藥，上池飲而穀食安。咳華榮而蘭芽茁，逮至萱堂以壽終，而君年亦將老矣。遂乃路遊東粵，論著恒寬，一羣商籌出納之資，爲內府核盈虧之數。雖韓嬰精悍，公綽聽強，不是過也。已而還鄉訓子，願己尋涯，啓樊重之居，大開瑞室，傲君卿之俠。招致清流，則有杭菴浦吳、西林王述堂、汪西澗諸君，大雅扶輪升堂，接踵酒鎗宵擲，詩牒晨飛，旗鼓相當，珠璣亂灑。奉夏侯以四馬，百人之食，但覺其豪；置春申於一梟，五散之間，各行其樂。蘭臺諸彥，盡文陣雄師；金谷主人，爲騷壇領袖。余以己亥之春，掃墓聖湖，亦得送抱推襟，與分一席焉。王楊盡逝，傷李嶠之獨存；羣紀齊交，欣孔融之有幸。故鄉金蘭之薄，雲霞之交，微斯人其誰與歸？君雖身在邱樊，心存葵藿，道一小草，雖微都知向日羣峯在下，誰不尊天。一以故陳咸，思入都中，楊僕恥居關外。皇上南巡江浙，君兩祛高蹶，星夜迎鑾，湛露所

濡，龍光必照。恭逢乾隆五十年正月四日，皇上舉行度宴禮，君年逾花甲，應詔赴都，當是日也，萬壽始華。齡方旦，百神薦祉，五老來朝，散太極之飛泉，開八荒之壽域。君得與濟濟耆英，儲儲元老，屬扈其間，樂醴九韶。酒斟百末，鶴髮耀乎丹陛，鳩杖錯於彤庭。采殿香煙，歸猶未散。天家頒賜，重不能勝。皇上賞文綺雕盤，奇珍無算。欽定所呈詩冊，入萬壽盛典。昔桓榮陳車服於庭前，夸示子弟；韓嫣寫姓名於屏上，許作詩人。以古較今，於斯爲盛。君疾惡如風，赴義若熱，蔭暍人於樹下，見善必先。回寒谷於律中，惟力是視。在衢州，有孕婦不能踰嶺者，在京師，有僕人不能遠娶者，君傾囊助之。劉翊舍其車馬，不告姓名；趙憲濟及婦人，同聲稱祝。君之陰德，耳鳴皆此類也。委化之年，纔六十有八，遺命棺衾，悉從儉約。祇設伯夷之杆水，供茅君之虛位而已。嗚呼！君翬翬之思未終，槃槃之才乍展。在顯巨儒，位終邑宰，管輅絕學，官止府丞，命之所存，數難強也。然而信義孚於人，忠誠格乎物，辨岑鼎者，必取信於展禽；作誓言者，多要盟

於虞寄采采蘭，世驛地實銜銜，言聆音識曲，今雖九原不作，五噫空感，風追潮者，誰不對酒而懷公榮，臨風而思元，哉夫人姚氏，素慕族，東里名媛，凡浣石楚之中，公聯姜肱之大被，炊黔敖之粥，指子敬之困，莫不贊自闔闈，之簪珥，補班昭女誡，作顏氏家箴，有奇有倫，如幾如式，先君一年卒，子墟秀出班行，枕心聖籍，通五際微言，識六家要指，可謂潘氏之門有尼，且侯之學傳建矣，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樞合葬於某原，禮也，嗚呼武擔山上，任文公何日歸來，靈乏宮中，王平甫此時復位。

銘曰：「文饒髫齡，號張曾子，君懷至性，孩提如此，賜不受命，商可言詩，蜚聲閭苑，金躍颯颯，富而能施，學如不及，盲禿偃，皆君所活，身雖逝矣，情尙蟬嫣，其纓禁緩，其容簡連，化臺裨窳，石秀土堅，定生福草，書帶芊芊。」

贈中議大夫孝廉隱谷孫君暨范太

淑人合葬墓表

夫熱中者務進，齋神者主守墓，古者絕俗兼愛者，喪我四者殊轍，折中難焉，若不夷不惠，非仕非隱，清名尊於士林，厚澤沾乎鄉邑，所謂得天獨全，與道大適者，我隱谷孫君，真其人也，君諱宗濂，字棠忱，一字隱谷，杭州仁和人，幼而岐嶷，長多閑覽，少與兄宗溥，才名並馳，躍城兩劍，飛平輿二龍，兄既入翰林，官給諫，君亦登貴書，上春官，不第罷歸，當是時，君以蘭成射策之年，曼倩上書之歲，舉頭見日，呵氣生雲，孰不思三沐三薰，再接再厲，而君志在幽履，意薄軒朱，停計偕之車，占肥遯之卦，以為四科尚尊貨殖，三旌不換屠羊，賢遷所以厚生，推解可以樹善，何必戀此微名，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於是陳揆五行，炊累萬物，因其攢鬻，立以駢牢，范蠡能謀，秋儲善算，蓋不數年，而食實降心，研桑則目矣，雖然，能聚而不能散者，倚魁之行也，能散而不知道者，刀墨之民也，君以為萬善所先天倫之舉，百年難得孝養

之豐。於是廣鍾嶸之居，潔君魚之饌。仲江季海，擁侍無方。北雁晨鳧，應念卽得。太夫人病亟，君戕體暗室，投冀有靈，讀禮三年，毀幾滅性，幸封翁之常健也。乃聚同志，以博歡心，極宴嬉，以永愛日。凡三儒五墨之客，雕龍炙穀之賓，及冠竹皮帶，櫛具善格五，妙彈棋者，莫不倚裳連襪，酒賦琴歌。蓋所以養曾參之志，而成孟公之名者，其在斯時乎！且又義重嵩衡，財輕夔籛，骨肉稍粲，而不殊，戚里待之舉火。乙亥歲大饑，出粟千石，饑民鳧鬣，早獻，遠官雲南，君代爲治裝，資其捧檄，旋以憂歸，貧不能償，君益自喜，謂成渠廉吏，不負鮑子之金，償我素心，速焚田文之券，疎戚吳某，寄食於君，齒猶未也，而君爲營美觀，曰：「使及其身親見之，安死後之心，豫凶何害，慰老人之志，引彌長。」一僕因之有感矣。夫君子在上，則美其政，在下，則美其俗，其假人也，不德不責，其食人也，不使不役，是以同尊九莖，漢重八廚，子夏恥礪仁，齊桓畏宿義，散貨錢，郭震因之稱英雄也。犒牛酒，樊宏所以

頌盛德也。彼夫穴管之見，眠經之流，高躡台衡，修歸斷，魚魚逐隊，隨隨稱廉，何曾有益蒼生，書勛形管也哉。方知尊不在官，賢不需位，蕭育卑官，是杜陵男子，蘇純儒士，號三輔大人，君之謂矣！所嘆者，善人是富，生可無慚，造化無心，奪之偏速，君雖持梁刺肥，何嘗燒其爛簞，青芝赤箭，亦足保其谷神，乃精神淵箸，而體不能充，服散雜投，而藥終無效，疾深三縛，形敵五倉，竟以不起，嗚呼痛哉！元髮歸泉，垂髻扶柩，鄰春不相，雍露空歌，說者求其故而不得，乃疑君爲善近名，拯民所阨，得毋蓂叔遠天而有咎，伍胥逆行而生，災乎余謂君逸情雲上，陰德其鳴，生雖有涯，死而不朽，斯則壽之大者，又何必與元鶴齊年，共靈椿爭歲耶？夫人范氏，卽母太夫人姪也。鐘瑾母妻，李膺姊妹，兩重骨肉，一臆心情，洗手作羹，供張椀，歲和衣侍疾，親滌械，隴君旣歿，奉事翁，封扶笏林下，忘西河之傷，含飴花間，看諸孫之長，折筮立教，拾芥成名，奉繡佛以清齋，蕭殿若而終老，君之善哉！風志，夫人與有力焉。先是君好廣置尊倉，精排鄰架，爲松堂中

有媿、秘、笈、伯、山、漆、書。曾朝庭開四庫館，令嗣仰、曾、獻、二、百、餘、種、天、子、嘉、之、御、題、乾、道、志、原、本、還、俾、珍、藏、賞、佩、文、韻、府、全、部、以、彰、寵、眷。王、氏、兒、賢、守、江、左、青、箱、之、學、班、家、恩、重、賜、內、庭、冊、府、之、書、倘、非、燕、翼、貽、謀、安、得、龍、光、照、耀、嗚、呼、哉、君、以、覃、恩、贈、中、議、大、夫、子、三、人、仰、曾、鹽、運、司、運、同、傳、曾、甲、午、舉、人、候、補、中、書、儀、曾、國、學、生、孫、某、以、某、年、某、月、某、日、與、夫、人、合、葬、於、某。

小倉山房外集卷八

補遺

禮親王世子詩序

世子以天孫雲錦之才，兼淮南食時之敏，清襟蘭郁，逸藻雲飛。德無常師，詩兼衆體。詠物則明珠九曲，上手能穿；弔古則夏鼎千年，聞聲欲起。或題畫而烟景都生，紙上或懷人而珠璣盡落。風前豈徒河間轆絃，且使東阿却步。所謂星分少海，定有奇光。筆洗銀河，自饒仙氣。福慧所鍾，非偶然矣。乃復禮士親賢，擔謙請益。鈞天雅奏，空谷傳來。不棄衰氓，教之加墨。枚久居物外，忽聞緜嶺之笙。翹企層霄，竟聽寶雲之曲。回環雜誦，齒頰生香。已爲老子之踞觚，敢不賤臣之躅足。謹遵寵命，恭綴小言。以筵叩鐘，將蓋測海。此日觴開八秩，強作江郎才盡之文。何時夢人九重，來賦梁苑初升之月。

思元主人詩序

山中風好，天上書來。捧碧海之紅珠，珊瑚尙濕；解王孫之雜佩，漢壁猶溫。大恩歷己，以心驚；薰沐開函而下拜。方知主人爲高陽之鞠子，本帝禹之精苗。翠鳳棲桐，丹魚在藻。年裁弱冠，早登蕭氏文樓。思若流波，不數魏家典論。或慕唐宮進士，作賦千篇；或學魯國諸生，誦詩三百。詠物則絲絲入扣，歌風而飄飄凌雲。偶託卮言，以儒爲戲。時參妙諦，著手成春。無一言不深入元中，無一字肯寄人籬下。溯天潢之派，波瀾自異人間；披帝女之桑，枝葉都非凡卉。所謂義車五色，雲蓋千層。江漢水深，風雲天闊。未足方其映麗也，更復飛耳審音，傾衿禮士。以謙虛爲坐薦，兼覽百家。奉走卒爲神師，不遠千里。憐長途之老馬，索弁語於空山。伏念枚轅固齒衰僧，

筆秃，赴京米鹿鳴之宴，尚待明年。試乾元鴻博之科，已周花甲。方拖屨以終老，忽大任之相加，有若五鳳樓成，修補命編茅之匠。九天樂奏，廣歌招驪壤之氓，其能無忍愧於顏，知難而退哉。然而投瓊太重，結草無期。亂命既宣，堅辭更妄。此日聞呼必諾，敢逃聲於牙曠門前。何時著翅飛來，得隔坐於鄒枚席上。

陳檢討填詞圖序

填詞圖者，前輩其年先生遺像，其從孫望之中丞所摹刻也。先生太邱世德，岳珂原少保之孫，驚座家聲，蘇過是黨人之子。伯始少開庭訓，元方早負時名。氣得春先，思爭花發。審韻則解呼離寬，揮毫而慣賦雄風。浸淫百家，足抗班香宋。鑪五典，能兼樂旨。潘詞恭逢我聖祖仁皇帝，立賢無方，求才若渴。掩八紘而取俊，闢四門以達聰。特開博學之科，許入鴻文之館。先生彈冠拜命，簪筆登朝。折桂杏林，花皆富貴。聽鶯聲於上苑，鳥亦聰明。挾天而色，繞雲霞，擲地而聲。說金石，高文

典冊，九霄傳司馬之詞章。風語華言，舉世誦香山之樂府。未免國風好色，我輩鍾情。李翰文，便奏音樂。景文修史，旁列紅妝。或吟罷而即令傳抄，或曲終而重為按拍。流目送笑，有美一人。嚼徵含商，教其三弄。開第孝侯之里，遠山青入眉邊。浮家少伯之湖，春水綠滿鬚色。傾耳當筵，樊素一串歌喉。費他記曲，韋娘幾升紅豆。墨磨卿手，敘掛臣冠。真可謂風流人豪，自成馨逸者矣。則有技擅虎頭，巧超周昉者，為寫傾城顏色，兼傳名士風流。一則長鬚飄蕭，拈花微笑。一則雲鬢窈窕，對酒當歌。有啐其容，美矣麗矣。呼之欲活，是耶非耶。蘊藉衣帽，勝灑洲十八士之畫。玲瓏指爪，宛覓第三疊之圖。於是廣召名流，各加題品。傳諸好事，同作解人。讀駁錦摘，皆一榜登龍之彥。筆歌墨舞，聚三朝吐鳳之才。百斛珠璣，爭飛紙上。六朝金粉，半墜行間。豈非希世之丹青，傳家之墨寶也哉。中丞本高陽之後，世有通侯。生通德之門，出而開府。當燕寢凝香之際，欲賦閒情。抱芬芳悱惻之懷，難忘祖德。集羣賢之作，什述甲比。以成書，因後進之同。

科，乃郵簡而問序。枚弱齡弄翰，卽慕蘭成。老去看花，常懷騎省。當聖主登幾之日，卽蹶生入洛之年。盛典再逢，公車被召。羣公五十七載，膽黃之恩，詔重看徽士百八十八人，慘綠之少年得與。當時陳寶，渺矣晨星。此日袁宏，公然碩果。辱教弁首，卷中影照鷺鴻；竊喜華顛，紙尾偏叨附驥。嗟乎！名流何限，審言不乏替人。詞客有靈，孔璋也應識我。指點吹簫仙子，搗葦題帕神情，不憂才盡江淹，只恨生遲杜牧。欣團扇觀放翁之貌，老眼頻揩；似眉山題太白之真，老麈若接。假使操絃度曲，恐難分絳樹之雙聲；若教駢體論文，喜早竊南豐之一辯。

宮闈雜詠序

宮闈雜詠者，邵明府無恙先生所作也。先生劉與才長，姿製身短，以讀古靡今之筆，寫芬芳悱惻之懷。遠結古歡，工爲才語，拾鉛華於彤管，遞次就班，故烟墨於香奩，無微不至。上稽狐史，旁及稗官，意蕊雲飛，但願佳人再得；葩華旆布，能教逝者重生。妙手白描，隱隱呼之

欲活；音塵若夢，嫋嫋怪其來遲。較王母之從仙，已過十倍；考劉向之列傳，更極千秋。尤奇者，褒北難爲樛木，儼元妻於湘君；南子因拜聖傳名，啓母以生賢換局。哀其窈窕，輒神往而曲致纏綿；縱有過差，亦心憐而巧爲開脫。華言風語，寵柳驕花，萬古蛾眉，一齊膜拜。韓嬰曰：「和者好粉，有殷勤之意者好麗。」其作者之心，情乎揚雄云：「綠衣三百色，一如之何其編排之人，數乎一時目論者，動謂貴賤難處，貞淫奪位，蕉萃與姬姜並列，勾欄備衰，鬻齊登誓之蘇峻，與唐堯何堪對坐法，與詣江淹，定喚移床，未免擬人失倫。歌詩不類，不知宜聖采風，鄭衛與周南相繼；武梁畫象，萊妻與會母借描歡喜海中，人天同隊；虹霓屏上，姪女紛來。揆厥初生，都是媧皇苗裔；考其世系，誰非堯母門楣。五際宏開，八風並奏，此詩教之所以爲大也。至若天女摩登地，前宮媼如來之妻法喜，昂宿之竊梁清，太元賦之清要承戈，屏語篇之靈簫匏爵，娟娟此豸，全屬荒言，概用刪除，其飲卓識。兩蒙先生，遣使索我弁言，嗟哉！賜也賢乎！老夫衰矣，春豈

未死，剩有餘絲；蟾魄將沉，空留殘照。一旦深情，帖下士女圖來，恍若羅袖排門，翠笄窺牖。手披靈笈，儼金屋之裝成；目炫花牋，似仙裙之留住。因之望古遙集，忽俊不禁，雖國風之好已終，而見獵之心忽動。廣披竹素，再作搜牢。數首嫗盈等六十人，合周天之數，以多爲貴。足張娘子大軍，美不勝收。盡黜虞初小說，（凡北里志妝樓記情史豔史等書美人不下三千）恐師丹善忘，不無滄海遺珠；而束皙補亡，或者彼姝知我。

清娛閣合刻詩序

夫合璧必須雙耀，偏絃不可獨張。當天下有道之時，我絨子佩，喜家室和平之日，鼓瑟吹笙，典籍所傳，人風可愛。然而星名，不近文昌；鳥號鳴鸞，或隨啞鳳。盤中碧玉，後無嗣響之音；天壤王郎，轉有不平之歎。得毋兩美，不許齊眉；天豈無情，人偏有憾。乃余讀清娛閣合刻，而有異焉。合刻者，京江張躬齋居士與其室鮑芷香夫人所作也。一則江夏黃童，天資超絕；一則宋家若

憲，質性靈明。未納幣而戚里，才已結綰。而房中有曲，女兮窈窕，士也婆娑。或吐石舍金，共作雙聲之奏；或鉤心鬪角，爭爲一字之師。拈毫則雙管雲飛，聯句而並頭花發。既切磋於枕上，遂偕老於詩中。真可謂異曲同工，雙烟一氣者矣。雖然，言者心之聲也，詞者意之表也。倘片時自反，則眉黛難描，六鑿情乖，則宮商不應。作者俱能含章司契，抱德煬和。憐而與體分涼，婦淑而拔釵款。客親調美饌，人遊護世城。中勸散義錢，名播金蘭簿。上當其茶煙濕鬢，梨雨催妝，邀月圍棋，折花射覆。（皆詩中語）問字於掃眉才子，妻卽先生；徵文於坦腹郎君，卿真吟伴。寄遠則裝棉恐後，當歌得句爭先。（亦詩中語）若非福與慧兼，才同情擅者，其能兩集編成，三公不易也哉？僕桑榆之景暮矣，家之誼久矣。初與步江居士，韓孟聯交，繼與雅堂省郎，紀羣作友。今歲再遊天台，弭節京口，又得見蔡氏文姬，劉家快婿。雙牙並奏，孔翠羣翔，是有緣焉，何其幸也。更蒙推許，謔題詞。嗟乎文通夢中之筆，久被郭璞追遺；玉臺新詠之篇，敢

不徐賡作序。

公祝奇麗川中丞五十壽序代

蓋聞兩戒山河，江左是歲星所照；百年上壽，五旬當受爵之初。況開府之邦，三吳勝地，神明之頌，萬口同聲，則凡身受陶鈞，耳親提命者，其敢不寫畫錦於屏風，奏雲璈於燕寢也哉！恭惟麗川中丞閣下，雲在絳霄，靈鈿丹水，年裁弱冠，便簪上苑之花；官飲秋曹，屢擅辭林之譽。內辭郎省，外作監司，襄帷則劍閣雲開，揚旆而桂林風暖。江南有福，屬佳風者，將及十年，桴鼓不驚，持節鉞者，又過三載，公之雄才大略，人盡知之；公之行事居心，伊誰諒之？今夫聰明者，每失之刻；公正者，或流於迂；警敏者，待物少真；幹辦者，操心多蹙。公則容光必照，何須察察爲明；著手成春，不肯沾沾自喜。愛惡必形於色，使百僚知所從違；成見不挂於懷，故方寸毫無適莫。案牘似秋來之葉，風掃皆空；吏胥踏冰上而行，心皆自怯。猶無小大必與平章，官有賢聲，都膺特薦。憫東征運糧

之卒，給賞棉衣；坐南衙清德之堂，別張賓館。劉宏不設從事，而澄鑒如神；包公洞開重門，而關節不到。繫詞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一公之謂矣！尤奇者，今秋黃河水決，高壘堤危，公駕一臨，而風伯回輪，蛟龍避道。適有雲南運銅數巨艦，沉入波中，頃刻金精，變成銅壩，抵當風浪，得下芻蕘。公乃捐俸以祀馮夷之神，撈銅而免滇賈之累，亦可想見人天協應，福德兼隆之明效焉。且夫處脂膏而不潤，人笑者魚入寶山而空回，誰爲王烈，牢益有例，獵較何妨？公乃身署時官，不避雪嶺，秋毫無染，半菽自甘；凡在旁觀，都嫌太過。直隸淮西事發，而牛奇章簿上無名，都護隊聞而宋廣平殿前獨對。然後知公之高掌遠躡，燭照幾先。此豈中才以下所能企及者哉！然而公猶慷慨然，不自滿足也。大行不加鑄，本色書生之印，小善必錄，藏故人殘稿之詩。（謂幕友侯枕漁遺稿，交隨園入詩話。）八鷗而病，訣黃堂，聞風者皆爲泣下。（謂馮太守）閩遺孤而時遺白鑑，感恩者直到泉臺。（公待孫春臺極

恩賜世襲雲騎尉羅漢門縣丞陳君

墓志銘

軍遺孤最厚。庭誥傳家，義方垂訓。都下郎君之薪水，俱有章程。階前執事之紀綱，半通文墨。求賢若渴，布衣皆與平交。觀過知仁，**栢士**都從格外。裝輕帶緩，苛禮全除。風語華言，拈花微笑。諸葛君之張廬設竈，盡是經綸。謝征西之置履裁裙，總教得所。至於取沐鶴溪邊之箭，別必穿楊。製風輪海外之燈光，詔奪月。拈一韻而風人，搨筆餽一藥而貞疾恆瘳。此又名臣遊藝之餘情，菩薩神通之末節也。已今者嶽降台星，值趙衰可愛之冬日。添海屋，折王曾曾賦之梅花。公有和高啓梅詩九日。某等身隸旃幟，銜參鈴閣，或遠離千里，批牒常煩。以近侍崇轅，光風時接。見王丞相而人人意滿，對樂彥而個個神清。池中欲舞神魚，境內皆生福草。分大賢之仁壽，活全省之蒼生。恐傾東海之觴，難效麥邱之祝。敬陳皇邸，當作悝鐘。義不取諛，事皆從實。此日立書，立功立德，儘書十二金鵝。他年杖鄉杖國，杖朝再付三千銀管。

當靈雨會風之處，獨標碧血為國殤，以哦松射鴨之官，忽作鬼雄於海島。人斯忠矣，典亦隆焉。公陳姓，諱聖傳，浙之山陰人。曾祖理，嘉德極公號大人，有何比干之陰德。官廣西司獄，因寄籍馮祖廷，官按察使。父齊襄，官江西廣饒九江道。自幼而徇通，長尤愷定，以乾隆壬午舉人，得鹽場大使，候補福建，兩充同考官。助朱衣之點，莫濫齊竿。拔毛穎之錐，共推秦鑑。秩滿例轉知縣，忤上官意，調補順昌。承仁風不墜，中牟競說魯恭。鸞鳳偶棲蒲亭，頗開佐覽。中丞徐公，命權知樂縣事。年餘仍調台灣，丞駐劄羅漢門。檻可觀魚，方靖鯨波於碧海。簞懷寶劍，竟招殺氣於蠻貊。蓋不數月，而林逆之難作焉。時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也。公奉委守斗六門，斗六門者，臺北要區，賊攻甚力。公以枳棘一枝，固藩籬於絕域。亦奉二挺，撻戈戟於干山。聖帝傳呼，革言三就，集公免爵。

民見面而心安。子產成列，盜聞風而氣奪。我心匪石，衆志成城。十一月朔，賊大至，豺牙必厲，雪刃如林。虺毒潛吹，黑雲壓地。公本書生，慷慨作名士指揮，挺丈八之矛，鳴兩甄之鼓。惠施力小，操表繼以臨城。童子才高，變微章而誘敵。怒喝則雲中鴈落，橫揮而刀上毛生。激以義聲，空零皆爲明鑄；置之死地，烏合盡作鷹揚。蓋寇來而却走者數矣。無如短袖難舞，危條易風，以井墮木刊之餘，當蟻聚蜂屯之衆，紙鳶信絕，銅馬鳴張。正月二十一日，賊又至。公自知衆寡不敵，乃鳩村民百餘，分爲兩翼，以便夾攻。雖一個官僚，足當五百；而孤身楊僕，難召千夫。矢射營中，王霸焉能安坐；瘡生壺口，馬援不冀生歸。振臂而瘡病雖興，飲血而鼓聲忽死。或勸公退，公叱曰：「吾祖父世受國恩，此我報恩死義時也。」一與僕顧景馳二騎，直入賊營，大呼我縣丞陳某，特來諭汝降也。一賊怒，橫加矢石，遂遇害於溝。背背莊公死時，距王師平臺，又十閱月矣。嗟乎公之節，人盡知之；公之心，或未諒之。當夫矢盡道窮，勢孤援絕，棄城而走，誰能遺責張巡？

赴敵而亡，亦足追風周處。而乃頭可斷而氣尙雄，口將閉而聲更厲，不肯佞矇塞責，尙思操刃成功。當時文紀入張嬰之壘，昌黎伏廷湊之軍，皆以捐命妖巢，收功虎穴。使蛾賊稍爲天誘，狗奴不復崖柴，則醜類無迷復之凶，神聖有包荒之量。不勞天兵於萬里，全安海國之羣生。——公之功不世出矣。無如事合前人，而成敗異也。氣吞小醜，而聲勢孤也。叱馭聲高，初效霧雲斷指；致身事畢，終爲溫序銜鬚嗚呼。痛哉公嘗遊會稽山，遇道士授一古鏡，曰：「爾生平事業，可於此鑒之。」後官閩中，嘗對鏡嗟吁。及渡海，謂家人曰：「吾明年其死於難乎？」一家人駭問，終不明言。是則張悌不去軍中，前期早定。郭璞自知死日，正命爲難。春秋五十有九，賊平事聞，天子賜葬祭，世襲雲騎尉。村人張啓，感公生能愛民，死能盡節，爲石函斂公首，加碣標識。故事後得歸元焉。嗚呼！千里歸來，臬卿之髮尙動；一靈不泯，先軫之面如生。元配邵氏，繼配祝氏，例封宜人。子廣潤，以某年月日葬某。銘曰：

「茫茫海外，飄飄陳公，原圖保障，遂起兵戎。倏然神勇，絕不慄慄，鳴鞭集，投筆彎弓。微風大隧，射雉高塘。先庚未備，後甲從以死報國，含笑從容。惜哉著述，散失波中，賴有厚恩，愧與優隆。千秋綽楔，鑒此孤忠。」

重修錢武肅王廟記 代杭州李太守作

乾隆五十七年，亨特承乏紹興，敬修東府錢武肅王廟。將王子孫文穆忠懿諸王像配，我聖朝敕封賜祭諸大典，都已詳載矣。今年守杭州，是王發祥之地，而祠廟頽侵，日光穿漏，尤非所以宣國恩，慰民望也。謹葺治宏整，而爲文以記曰：「惟王抱囊括八荒之志，退守方隅，以保障兩越之功，恩留桑梓，金虎嘯而風飄動，玉虹起而雲霧消。州領十三世傳，一子南夫也。楚圍君哉，然當其時十日並出，不見太陽；八王與兵，誰爲共主？外多銅馬大槍之寇，內有貫高蒯徹之謀。王雖崛起臨安，收功宣歙，而車無兩廣，田少一成，其何以整頓山河，創垂蒸業也哉？迹其始末，有不可及者七焉。王除夕鼓琴，

戒甯長夜，深宮易帳，裁省青綰，鑿枕橫陳。一觸銅丸之響，包山排築，身甘運甓之勞，能作詩歌，斥爲餘事。善畫墨竹，不以示人，知天步之艱難，勉毫期之不倦。其勤儉有如此者！王神勇超羣，當機立斷，或入海而擒徐約，或捲袖以斬漢宏，或假八百以誅黃巢，或擁兩藩而備行密，弓張強弩，江湖避威，文祭靈山，海神借地，絕域之蠻王受册，羅平之妖鳥藏聲。至今百會亭高，奇謀可想，三峯石立，羅刹猶驚。其雄略有如此者！王館號招賢，殿名握髮，四方之士，運袂來歸，一技之能，芻蕘必采。沈嵒誇兩度月宮之到，羅隱比千年河水之清，胡岳面有銀光，驚呼奇士，何逢陣留戰馬，悲憶將軍，較之葑齒，依桓宣武於襄陽，管寧投公孫度於海外，事相仿也。禮更隆焉，其用賢有如此者！王除苛解媿，捍災恤患，纔頒春服，又與冬衣，既建石塘，還加竹籬，田撈葑草，通水利於五湖，風送珠船，富南琛於四鎮，聞誦諫而魚租，邊捐於使宅，祀遍天而飛蝗，盡墜於江中，禱寶石之山，祝羅城之水，以老夫之灌灌，作赤子之扶扶，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

且開關而修蠶織。漢番君惟效忠於主，徐偃王不忍圖其民，其下有如此者。王蓋世英雄，依然本色。少年負販，不惱挪揄。拜老嫗於車前，聽喚婆留富貴。唱吳音於酒所，教聽內苑宮商。石鏡重看王者之冕旒，真矣。金尊分散，滿村之父老醺然。厚待故人，那有影涉沉沉之歎。矜憐妃子，笑唱花開緩緩之歌。樹披錦以花，劍倚天而吐氣。其豪宕有如此者。王生有紅光空聞甲馬，幼能指羣兒爲隊伍，老猶決勝負如神明。練樓船則甲滿五千，畜海馬則廐盈三萬。假使大人虎變，尙父鷹揚，誓蒼兕以定中原，按黃圖而取天下，作翼漢尊周之舉，必梟雄斬勒而還。上司繼創業之少康，下可作專征之西伯。而王乃守老幼之知足，學子產之惠人，不填西湖，以待真主，偶得國璽，便獻中朝。雖風雲進取，非無庾亮之才。而根本深謀，自愛桓沖之計。稱臣納質，虛而與之委蛇。近交遠攻，坐以觀其成敗。惟承順得四境之安，乃專斷行一王之制。其識量有如此者。王家有寶劍，門無雜賓。孔碎孔楡，聞詩聞禮。衛青三子，襁褓皆侯。神慶一牀象。

笏皆滿夢綵繩之圍宅，兆徵弈世簪纓。張燈山以對門，尤見天家恩寵。魯無篡弑，故稱秉禮之邦。周有遺民，尙愛甘棠之樹。以小事大，本子輿氏之名。言納土如歸，得忠懿王之繼志。較之南唐兩姓，便唱檀來。西蜀十年，遽呼孟入。馬氏之衆，駒棧關歸家之九龍。帳空判若天淵，誰爲妍醜。其家法有如此者。嗟乎五朝泡影，國祚幾時。十國沙蟲，音塵若夢。惟壽享喬松，名高渤海。石床奉佛，銀鹿弄孫。天寶紀元，而當時不以爲僭。雞豚徵稅，而至今猶諒其心。三節還鄉，而恩綸大沛。二龍避道，而晚節彌謹。玉帶名馬，所好存焉。鐵券金章，榮施極矣。然而漢帝還鄉，魂猶戀沛。留侯封爵，心尙思韓。王生於臨水，里之鄉，廟在表忠觀之側。謹以某月某日興工，以某月某日告竣。較會稽棟梁，尤加於飾。嗚呼丹青式煥，何如寫手之寫生。袞冕端臨，尙觀龍神之不睡。讀蘇子瞻之文，尙嫌其簡。覽皮帶業之碣，又苦其繁。乃爲銘曰：

「唐帝祚終，大王風起。武肅桓桓，天人來矣。日角殊形，星衛異體。有能有爲，知己知彼。龍圖不道，得當便

止地建助州，河開德水鐵亦知時，鼓能記里，字淨斗牛，
田生仙米，河東寶鑑，西涼張軌，一樣忠純，九重恩禮，才
大志小，終身歡喜，寵極五朝，澤流千禩，聖主南巡，遣官
致祭，剴奉奉牲，壇非秦厲，昭示來茲，安行仁義，世世子
孫，銜恩罔替！



博

